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01n0025

起世因本經

隋 達摩笈多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 次
  - 1 閻浮洲品
  - 2 鬱多羅究留洲品
  - 3 轉輪王品
  - 4 地獄品
    - 1
    - 2
    - 3
  - 5 諸龍金翅鳥品
  - 6 阿修羅品
  - 7 四天王品
  - 8 三十三天品
    - 1
    - 2
  - 9 鬥戰品
  - 10 劫住品
  - 11 住世品
  - 12 最勝品
- 卷目 次
  - 001
  - 002
  - 003
  - 004
  - 005
  - 006
  - 007
  - 008
  - 009
  - 010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25 [No. 1(30), Nos. 23, 24]
起世因本經卷第一

隋天竺沙門達摩笈多譯

閻浮洲品第一

如是我聞：
一時，婆伽婆在舍囉婆悉帝城迦利囉窟。爾時，彼處眾多比丘飯食已，皆出來集迦利囉堂。一時坐已，各生是念，同共議言：「諸長老輩，未曾有也。今此世間，天地眾生，所居國土，云何轉合？云何轉散？云何轉散已而復還合？云何轉合已而安住也。」
是時，世尊獨在靜窟，天耳徹聽清淨過人，聞諸比丘飯食已後，皆出聚集迦利囉堂，共作如是希有語言。世尊聞已，其日晡時出於禪定，從迦利囉窟中而起，行詣堂上。到堂上已，在諸比丘大眾之前，依常敷座，儼然端坐。世尊坐已，知而故問：「汝等比丘，向者議論說何語言，聚集而坐？」
時，諸比丘同白佛言：「大德世尊！我等食後，諸比丘眾，皆共至此迦利囉堂，集聚詳議如是語言：『諸長老輩，甚奇希有。云何世間如是轉合？云何世間如是轉散？云何世間轉散已合？云何世間轉合已住。』大德世尊！我等向者有是語言，是以集議斯事。」
爾時，佛告諸比丘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諸比丘輩！汝等能爾如法信行。諸善家子！汝以信故捨家出家，若汝等輩，能作如是如法語言，共集坐者不可思議。汝等比丘集聚坐時，應修如是二種法行，各作事業，若論法義、若聖默然，不生怠慢。若能爾者，汝等當聽如來所說如是之義：世間轉合，世間轉散，世間轉散已而復還合，世間轉合已而安住。」作是語已，時，諸比丘同白佛言：「大德世尊！此是時也，修伽多此是三摩耶。若佛世尊為諸比丘說如此義，諸比丘聞世尊所說，當如是持。」
爾時，佛告諸比丘言：「汝等比丘！諦聽諦聽，善思念之，我當為汝次第而說。」時，諸比丘同白佛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願樂欲聞。」
爾時，佛告諸比丘言：「諸比丘！如一日月所行之處，照四天下，爾所四天下世界，有千日月，諸比丘！此則名為一千世界。諸比丘！千世界中，千月、千日、千須彌山王、四千小洲、四千大洲、四千小海、四千大海、四千龍種姓、四千大龍種姓、四千金翅鳥種姓、四千大金翅鳥種姓、四千惡道處種姓、四千大惡道處種姓、四千小王、四千大王、七千種種大樹、八千種種大山、十千種種大泥

犁、千閻摩羅王、千閻浮洲、千瞿陀尼、千弗婆提、千欝多囉究留、千四天王天、千三十三天、千夜摩天、千兜率陀天、千化樂天、千他化自在天、千諸摩囉天、千梵世天。諸比丘！彼梵世中有一梵主，威力最強無能降者，統攝千梵自在王領，云：『我能作、能化、能幻。』云：『我如父。』於諸事中自作如是憍大語言，即生我慢。如來不然。所以者何？一切世間各隨業力現成此世。諸比丘！如此小千世界，猶如周羅(周羅者隋言髻也，外國人頂上結少許長髮為髻)，名千世界。諸比丘！爾所周羅一千世界，是名第二中千世界。諸比丘！如一第二中千世界，爾所中千一千世界，是名三千大千世界。諸比丘！此三千大千世界，一時轉合，一時轉合已而還復散，一時轉散已而復還合，一時轉合已而安住，如是世界周匝轉燒，名為敗壞；周匝轉合，名為成就；周匝轉住，名為安立。是為無畏一佛剎土眾生所居。

「諸比丘！此大地厚四十八萬由旬，邊廣無量。諸比丘！此之大地住於水上，水住風上，風依虛空。諸比丘！此大地下所有水聚，彼水聚厚六十萬由旬，邊廣無量。彼水聚下所有風聚，彼風聚厚三十六萬由旬，邊廣無量。諸比丘！其大海水最甚深處，深八萬四千由旬，邊廣無量。諸比丘！其須彌山王，入海水中八萬四千由旬，出海水上亦八萬四千由旬。諸比丘！須彌山王，其底平正，下根連住大金輪上。諸比丘！其須彌山王，於大海中，下狹上廣，漸漸寬大，端直不曲，牢固大身，微妙最極，殊勝可觀，四寶合成，所謂金銀琉璃頗梨。生種種樹，其樹鬱茂，出種種香，其香遠熏，遍滿諸山。多眾聖賢，最大威德勝妙天神之所住止。諸比丘！須彌山王，上分之中，四方有峯，其峯傍挺角出，各高七百由旬，微妙可憙，七寶所成，所謂金銀琉璃、頗梨赤真珠、車璩馬瑙等之所莊嚴，曲臨海上。諸比丘！其須彌山下有三級，諸神住處。其最下級，縱廣六十由旬，七重牆壁、七重欄楯、七重鈴網，復有七重多羅行樹，周匝圍遶，可憙端正，其樹皆以金銀琉璃、頗梨赤真珠、車璩馬瑙等七寶所成。其諸牆壁各有四門，彼一一門有諸壘堞，具足莊嚴，重閣葦軒、却敵樓櫓、臺殿房廊、樹林苑等，并諸池沼。池出妙華眾雜香氣，有種種樹、種種莖葉、種種華果，悉皆具足，亦出種種微妙諸香。復有諸鳥，各出妙音，鳴聲間雜，和雅清徹。其中分級，縱廣四十由旬，所有莊嚴七重牆壁、欄楯、鈴網、多羅行樹，可憙齊平。周匝端正，亦為七寶金銀琉璃、頗梨赤真珠、車璩馬瑙等之所挍飾。門觀樓閣臺殿、園池果樹及以眾鳥，皆悉具足。其上分級，縱廣二十由旬，七重牆壁，乃至諸鳥，各出妙音。諸比丘！其下級中，有夜叉住，名曰鉢手；其中級中，有諸夜叉，名曰持鬘；其上級中，有諸夜叉，名曰常醉。

「諸比丘！須彌山半，四萬二千由旬中，有四大天王宮殿。諸比丘！須彌山上，有三十三諸天宮殿，帝釋所住；三十三天，向上一倍，有夜摩諸天宮殿住；其夜摩天，向上一倍，有兜率陀諸天宮殿住；其兜率天，向上一倍，有化樂諸天宮殿住；其化樂天，向上一倍，有他化自在諸天宮殿住；其他化自在天，向上一倍，有梵身諸天宮殿住；其他化上、梵身天下，於其中間，有魔波旬諸宮殿住；倍梵身上，有光音天；倍光音上，有遍淨天；倍遍淨上，有廣果天；倍廣果上，有不麤天；廣果天上、不麤天下，其間別有諸天宮住，名為無想眾生所居；倍不麤上，有不惱天；倍不惱上，有善見天；倍善見上，有善現天；倍善現上，則是阿迦尼吒諸天宮殿。諸比丘！阿迦尼吒上，更有諸天，名無邊虛空處天、無邊識處天、無所有處天、非想非非想處天，此等盡名諸天住處。諸比丘！如是之處，如是界分，眾生所住。如是眾生，若來若去，若生若滅，邊際所極。是世界中，諸眾生輩，有生老死墮在如是生道中住，至此不過。是故說言娑婆世界無畏剎土。自餘一切諸世界中，亦復如是。

「諸比丘！須彌山王北面有洲，名欝多囉究留，其地縱廣十千由旬，四方正等。而彼人面，還似地形。諸比丘！須彌山王東面有洲，名弗婆毘提訶，其地縱廣，九千由旬，圓如滿月。彼間人面，還似地形。諸比丘！須彌山王西面有洲，名瞿陀尼，其地縱廣八千由旬，形如半月。彼諸人面，還似地形。諸比丘！須彌山王南面有洲，名閻浮提，其地縱廣七千由旬，北廣南狹，狀如車箱。其中人面，還似地形。

「諸比丘！須彌山王北面，以天金所成，照彼欝多囉究留洲；東面以天銀所成，照彼弗婆毘提訶洲；西面以天頗梨所成，照彼瞿陀尼洲；南面以天青琉璃所成，照此閻浮提洲。

「諸比丘！其欝多囉究留洲，有一大樹名菴婆囉，其本縱廣七由旬，下入於地二十一由旬，出高百由旬，枝葉垂覆五十由旬。諸比丘！其弗婆毘提訶洲，有一大樹名迦曇婆，其本縱廣七由旬，下入於地二十一由旬，出高百由旬，枝葉垂覆五十由旬。諸比丘！瞿陀尼洲，有一大樹名鎮頭迦，其本縱廣七由旬，乃至枝葉覆五十由旬。而彼樹下，有一石牛，高一由旬，以此因緣故，名瞿陀尼洲。諸比丘！此閻浮洲，有一大樹名曰閻浮，其本縱廣七由旬，乃至枝葉覆五十由旬。而彼樹下，有閻浮檀金聚，高二十由旬，以金從於閻浮樹下出生，是故名為閻浮檀。閻浮檀金，因此得名。

「諸比丘！諸龍金翅所居之處，有一大樹名曰拘吒賒摩利和，其本縱廣七由旬，乃至枝葉覆五十由旬。諸比丘！阿修羅處，有一大樹名修質多囉波吒羅，其本縱廣七由旬，乃至枝葉覆五十由旬。諸比

丘！三十三天，有一大樹名波利夜多囉瞿比陀囉，其本縱廣七由旬，下入於地二十一由旬，出高百由旬，枝葉覆五十由旬。

「諸比丘！須彌山下，其次有山，名佉提羅迦，高四萬二千由旬，上廣亦然，可意端正，七寶合成，所謂金銀琉璃、頗梨赤真珠、車璩馬瑙等。諸比丘！其須彌山、佉提羅迦二山中間，廣八萬四千由旬，周匝無量。優婆羅、鉢頭摩、拘牟頭、奔荼利迦、搔揵地鷄遍覆諸水。諸比丘！次佉提羅迦外有山，名伊沙陀羅，高二萬一千由旬，上廣亦然，微妙可喜，乃至馬瑙等七寶所成。其佉提羅迦、伊沙陀羅二山中間，廣四萬二千由旬，周匝無量。優鉢羅、鉢頭摩、拘牟頭、奔荼利迦、搔揵地鷄，遍覆諸水。次伊沙陀羅外有山，名遊揵陀羅，高一萬二千由旬，上廣亦然，可意微妙，乃至馬瑙等七寶所成。其伊沙陀羅、遊揵陀羅二山中間，廣二萬一千由旬，周匝無量。優鉢羅、鉢頭摩、拘牟陀、奔荼利迦、搔揵地鷄，遍覆諸水。次遊揵陀羅外有山，名曰善見，高六千由旬，上廣亦然，可意微妙，乃至馬瑙等七寶所成。其遊揵陀羅，去於善見，二山中間，廣一萬二千由旬，周匝無量。優鉢羅、鉢頭摩、拘牟陀、奔荼利迦、搔揵地鷄，遍覆諸水。次善見外有山，名馬半頭，高三千由旬，上廣亦然，可意端正，乃至馬瑙等七寶所成。其善見及馬半頭二山中間，廣六千由旬，周匝無量。優鉢羅、鉢頭摩、拘牟陀、奔荼利迦、搔揵地鷄，遍覆諸水。次馬半頭外有山，名尼民陀羅，高一千二百由旬，上廣亦然，可意微妙，乃至馬瑙等七寶所成。馬半頭、尼民陀羅，二山中間，廣二千四百由旬，周匝無量。優鉢羅、鉢頭摩、拘牟陀、奔荼利迦、搔揵地鷄，遍覆諸水。次尼民陀羅外有山，名毘那耶迦，高六百由旬，上廣亦然，微妙可意，乃至馬瑙等七寶所成。尼民陀羅、毘那耶迦，二山中間，廣一千二百由旬，周匝無量。種種雜華，乃至搔揵地鷄，遍覆諸水。次毘那耶迦外有山，名斫迦羅(隋言輪也)，高三百由旬，上廣亦然，微妙可意，乃至馬瑙等七寶所成。其毗那耶迦及斫迦羅，二山中間，廣六百由旬，周匝無量。四種雜華，及搔揵地雞，遍覆諸水。

「去輪圓山其間不遠，邊有空地，青草遍布，即有大海。其大海北有大樹王，名曰閻浮樹，身周圍有七由旬，根下入地二十一由旬，高百由旬，乃至枝葉四面垂覆五十由旬，其邊空地，青草遍布。次有菴婆羅樹林、閻浮樹林、多羅樹林、那多樹林，各皆縱廣五十由旬，間有空地，生諸青草。次有男名樹林、女名樹林、刪陀那林、真陀那林，各皆縱廣五十由旬，其邊空地，青草彌覆。次有呵梨勒果林、鞞醯勒果林、阿摩勒果林，菴婆羅多迦果林，各皆縱廣五十由旬。次有可殊羅樹林、毗羅果樹林、婆那婆果林、石榴果林，各各縱廣五十由旬。次有烏勃林、榛林、甘蔗林、細竹林、大竹林，

各廣五十由旬。次有荻林、葦林、割羅林、大割羅林、迦奢文陀林，各廣五十由旬。次有阿提目 多迦華林、瞻婆華林、波吒羅華林、薔薇華林，各廣五十由旬，其邊空地，青草遍覆。復有諸池，優鉢羅華、鉢頭摩花、拘牟陀華、奔荼利迦華等彌覆。復有諸池，毒蛇充滿，各廣五十由旬，其間空地，青草遍覆。

「其次有海，名烏禪那迦，廣十二由旬，其水清冷，味甚甘甜，輕軟澄淨，七重塼壘、七重間錯、七重欄楯、七重鈴網，外有七重多羅行樹，周匝圍遶，微妙端正，七寶莊飾，乃至馬瑙等七寶所成。周遍四方，有諸階道，可憙端正，亦是七寶金銀琉璃、頗梨赤真珠、車璩馬瑙等所成。復有優鉢羅、鉢頭摩、拘牟陀、奔荼利迦華。其華火色，即現火形；有金色者，即現金形；有青色者，即現青形；有赤色者，即現赤形；有白色者，即現白形；婆無陀色，現婆無陀形。華如車輪，根如車軸。華根出汁，色白如乳，味甘若蜜。

「諸比丘！烏禪那迦海中，有諸轉輪聖王行道，上廣十二由旬。諸比丘！閻浮提中，轉輪聖王，出現世時，彼諸海道，自然湧現，共水齊平。諸比丘！烏禪那迦海，其次有山，名烏禪伽羅。諸比丘！其烏禪伽羅山，可憙端正，微妙可觀。所有諸樹、諸葉諸華、諸果諸香，及諸異草、種種鳥獸，但是世間所出之物，於彼烏禪伽羅山中，無不悉有。諸比丘！其烏禪伽羅山，如是可憙，端正可觀，汝等應當如是善持。

「諸比丘！次烏禪伽羅有山，名曰金脇。諸比丘！金脇山中，有八萬窟。彼諸窟中，有八萬龍象在中居住，皆悉白色，猶如拘牟頭華；七枝拄地，並有神通，乘空而行；其頂赤色，猶如因陀羅瞿波迦蟲；皆悉六牙，其牙纖利，雜色金填。

「諸比丘！過金脇山有山，名曰雪山，高五百由旬，廣厚亦爾，其山微妙，四寶所成，金銀琉璃及頗梨等。彼山四角，有四金峯挺出，各高二十由旬。於中復有眾寶雜峯，高百由旬。彼山頂中，有阿耨達池，阿耨達多龍王在中居住。其池縱廣五十由旬，其水涼冷，味甘輕美，清淨不濁，七重塼壘、七重板砌、七重欄楯、七重鈴網，周匝圍遶，可憙端正，乃至馬瑙七寶所成。復有諸花，優鉢羅、鉢頭摩、拘牟陀、奔荼利迦華，其華雜色，青黃赤白，華如車輪。復有藕根，大如車軸，汁白如乳，其味如蜜。

「諸比丘！其阿耨達多池中，有阿耨達多龍王宮，其殿五柱，微妙可憙。阿耨達多龍王，與其眷屬，在中遊戲，受天五欲，具足快樂。諸比丘！阿耨達池東有恒河，從象口出，共五百河，流入東海；阿耨達池南有辛頭河，從牛口出，共五百河，流入南海；阿耨

達池西有博叉河，從馬口出，共五百河，流入西海；阿耨達池北有斯陀河，從師子口出，共五百河，流入北海。

「諸比丘！以何因緣，此龍名為阿耨達多耶？諸比丘！有三因緣。何等為三？諸比丘！閻浮洲中，有諸龍住，唯除阿耨達多龍王，其餘諸龍，受快樂時，即有熱沙，墮其身上，彼等諸龍，皆失天形色，現蛇形色，彼等諸龍，時受斯苦；阿耨達多龍王，無如此事，是名第一因緣。諸比丘！閻浮洲中，唯除阿耨達多龍王，其餘諸龍，遊戲樂時，有熱風來，吹彼等身，即失天色，現蛇形色，有如是苦；阿耨達多龍王，無如此事，是名第二因緣。諸比丘！閻浮洲中，所有諸龍，遊戲樂時，金翅鳥王，飛入其宮，彼等既見金翅鳥王，心生恐怖，以恐怖故，即失天色，現蛇形色，具受彼苦；阿耨達多龍王不爾，若金翅鳥，生如是心：『我今欲入阿耨達多龍王宮殿。』時彼金翅，以報劣故即自受苦，不能得入阿耨達多龍王宮殿。諸比丘！此是第三因緣，是故稱言阿耨達多。

「諸比丘！雪山南面不遠，有城名毘舍離。毘舍離北有七黑山，七黑山北又有香山。其香山中，無量諸緊那羅，常有歌舞音樂之聲。其山多有種種諸樹，其樹各出種種香熏，大威德神之所居住。諸比丘！彼香山中，有二寶窟：一名雜色、二名善雜色。微妙可憙，乃至瑪瑙七寶所成，各皆縱廣五十由旬，柔軟滑澤，觸之猶若迦栴連提迦衣。諸比丘！其雜色、善雜色二窟之中，有一乾闥婆王，名無比喻，共五百緊那羅女，在中居住，具受五欲，娛樂遊戲，行住坐臥。

「諸比丘！雜色、善雜色二窟之北，有大娑羅樹王，名為善住，其彼善住娑羅樹王，別有八千娑羅樹林，周匝圍遶。時，彼善住娑羅林下，有一龍象居住其中，亦名善住。其色純白，如拘牟陀花；七枝拄地，騰空而行；頂骨隆高，如因陀羅瞿波迦蟲；其頭赤色；具足六牙，其牙纖利，復有金沙點於牙上。復有八千諸餘龍象，以為眷屬，其色悉白，如拘牟陀華，七枝拄地，乃至悉以金莊挍牙。其彼善住娑羅樹王林之正北，為於善住大龍象王出生一池，名曼陀吉尼，縱廣正等五十由旬。其水涼冷甘美，澄清無諸濁穢，乃至藕根，大如車軸，破之汁出，色白如乳，味甘若蜜。諸比丘！其曼陀吉尼池，周匝更有八千諸池，而自圍遶，一一皆如曼陀吉尼池。彼八千池，亦復如是。

「諸比丘！其善住龍象王意中，若欲入曼陀吉尼池遊戲樂時，爾時即念八千眷屬諸龍象輩。時，彼八千諸龍象等，亦起是心：『我之善住龍象王，心念我等。我等今者當往善住王邊。』諸龍象到已，即在善住龍象王前，低頭而住。

「爾時，善住大龍象王，即便詣向曼陀吉尼池。時，彼八千諸龍象等，前後圍遶。彼善住王，安庠而行，諸龍象輩，有持白蓋覆其上者；又有龍象，以鼻持白摩尼珠拂，拂其上者；其前又有諸音樂神，歌舞作倡，在前導者。爾時，善住大龍象王到已，即入彼曼陀吉尼池中，出沒歡娛，遊戲洗浴，縱心適意，受樂而行。中有龍象洗其鼻者；或有龍象摩其牙者；或有龍象揩其耳者；或有龍象灌其頭者；或有龍象淋其背者；或有龍象摩其脇者；或有龍象洗其脞者；或有龍象洗其足者；或有龍象浴其尾者；或有龍象鼻拔藕根清淨洗已，內於善住龍象口者；或有龍象以鼻拔取優鉢羅、鉢頭摩、拘牟陀、奔荼利迦華等，繫著善住龍象王頭上者。

「爾時，善住大龍象王，於彼曼陀吉尼池中，恣意隨心，洗浴遊戲，歡娛自在，受快樂已，噉諸龍象所與藕根，頭上挍飾優鉢羅等種種雜華。莊嚴訖已，從彼池出，上岸傍住。時，彼八千諸龍象等，即各散入彼八千池，隨意洗浴，遊戲自在，受歡樂已，各皆噉食池內藕根，食已頭上即以優鉢羅等種種雜華，而自嚴飾。既繫華已，皆悉聚會，集在善住龍象王邊，到已周匝四面圍遶。爾時，善住大龍象王，與彼八千諸龍象等，前後導從，意欲還向善住娑羅樹王之林。善住行時，諸龍象輩，或擎白蓋，或有執持白摩尼拂，又有諸神，作諸音樂，引前而行。

「爾時，善住大龍象王，到於善住娑羅大林樹王下住，隨意臥起。時，彼八千諸龍象等，亦各到彼八千娑羅樹林之下，行住臥起自在安樂。時，彼林中有娑羅樹，其本或有周圍六尋；有娑羅樹，其本復有周圍七尋八尋，或九或十；有娑羅樹，其本周圍十二尋者，其彼善住娑羅樹王，其本周圍有十六尋。於彼八千娑羅樹林，所有萎黃墮落葉者，即有風來吹令外出，不穢其林。彼等八千諸龍象輩，所有便利穢汙之時，有諸夜叉，掃除擲却。

「諸比丘！若閻浮提，有轉輪王出現世時，而彼八千諸龍象中，有最小龍象，晨旦日日，來至轉輪王前，供給承奉，因爾得名調善象王。又其善住龍象大王，或十五日旦起，詣向天帝釋邊，天前住立，承奉駈使。諸比丘！其彼善住龍象大王，有是神通，有是威德。雖復生於畜生之中，是龍輩類，乃有如是大威神力。汝等應當如是念持。

起世經欝多羅究留洲品第二上

「諸比丘！其欝多羅究留洲，有無量山。彼等眾山，有種種樹；其樹欝茂，出種種香；其香普熏，遍滿彼處。生種種草，皆青紺色，右旋宛轉如孔雀毛，香氣猶如婆梨師迦華，觸之柔軟如迦旃連提，

長可四指，下足則偃舉脚還起。有種種樹，樹出種種莖葉華果，種種香熏，種種諸鳥，各各自鳴，和雅微妙。彼等諸山，種種河流，諸道四散，平順向下，漸漸安流，無有波浪，又不速疾；其岸不深，平淺易度；其水清淨，眾花覆上，廣半由旬，遍滿而流。彼等諸河兩岸，皆有種種樹林，隨水映覆，種種香花，青草彌布，多諸雜果，眾鳥皆鳴。又彼諸河兩岸，悉有諸妙好船，雜色可意，並是金銀琉璃、頗梨赤真珠、車璩馬瑙等七寶所成。

「諸比丘！其欝多羅究留洲，土地平正，無諸荊棘坑坎稠林，亦無屏廁糞穢不淨，及以礓石瓦礫等物，純是金銀。不寒不熱，時節調和。又其地中，恒常潤澤，青草彌覆，諸雜林樹，葉常敷榮，華果成就。諸比丘！其欝多囉究留洲中，有諸樹林，名曰安住，其樹皆高六拘盧舍，葉密重疊，雨滴不漏，次第相接，如草覆舍，彼諸人等，在樹下住。又諸香樹，亦高六拘盧舍，或復有高五拘盧舍四三二一拘盧舍者，其最小者，猶高半拘盧舍，悉有種種葉花與果。彼等諸樹，隨心所出種種香氣。復有劫波樹，亦高六拘盧舍，乃至五四三二一拘盧舍者，如是最小，高半拘盧舍，悉有種種葉花與果。從彼果邊，自然而出種種雜衣，懸在樹間。又有種種瓔珞之樹，其樹亦高六拘盧舍，乃至五四三二一拘盧舍者，如是最小，半拘盧舍，悉有種種葉華與果。彼等諸果，隨心而出種種瓔珞，懸垂而住。又諸鬘樹，其樹亦高六拘盧舍，乃至五四三二一拘盧舍者，如是最小，半拘盧舍，亦有種種葉花與果。彼等諸果，隨心而出種種鬘形，懸著於樹。又諸器樹，其樹亦高六拘盧舍，乃至五四三二一拘盧舍者，如是最小，半拘盧舍，亦有種種葉華與果。其彼等果，隨心而出種種器形，懸樹而住。又有種種眾雜果樹，其樹亦高六拘盧舍，乃至五四三二一拘盧舍者，如是最小，半拘盧舍，皆有種種葉花與果。彼等諸果，隨心而出種種眾果，在於樹上。其次又有音樂之樹，其樹亦高六拘盧舍，乃至五四三二一拘盧舍者，如是最小，半拘盧舍，亦有種種葉花與果。彼等諸果，隨心而出眾音樂形，懸在樹間。其地又有不因耕種自然粳米，清潔白淨，不為皮糠之所結裹。若欲成熟，是時自有諸敦持果而作鐺釜，有諸火珠，不假薪然而自出焰。所欲作事種種成熟，諸飯食已，珠焰自息，更不熾然。

「諸比丘！其欝多囉究留洲，周匝四面，而有四池，其池名曰阿耨達多，各各縱廣五十由旬，其水清涼，甜美輕軟，香潔不濁，七重塼壘、七重板砌、七重欄楯，周匝圍遶，七重鈴網，復有七重多羅行樹，周迴圍繞，雜色可意，皆以金銀琉璃、頗梨赤真珠、車璩馬瑙等七寶所成。其池四方，各有階道，雜色可意，乃至馬瑙七寶所成。有諸雜花，優鉢羅、鉢頭摩、拘牟陀、奔荼利迦等，青黃赤白

及縹色等。其華圓廣，大如車輪，香氣氛氳，微妙最極。有諸藕根，大如車軸，破之汁出，其色如乳，食之甘美，味甜如蜜。

「諸比丘！彼阿耨達多池四面，復有四大河水，隨順而下，正直而流，無有波浪，不疾不遲；其岸不高，平淺易入；水不奔逸，雜華彌覆，廣一由旬。彼等諸河兩岸，復有種種樹林，交雜映覆。復出種種眾妙香熏，種種草生，青色柔軟，右旋宛轉，略說乃至，高如四指，脚下隨下，步舉還平，及諸鳥等，種種音聲。其河兩岸，又有諸船，雜色可憙，乃至車璩馬瑙等寶之所合成，觸之柔軟，如迦旃隣提迦衣。

「諸比丘！其欝多囉究留洲，恒常夜半，從彼阿耨達多四池之中，起大密雲，周匝遍覆欝多囉究留洲及諸山海，悉遍布已，然後乃雨八功德水，猶如搆捋牸牛乳頃，所下之雨，如四指深，更不傍流。當下之處，即沒地中。還彼半夜，雨止雲除，上虛空中，悉皆清淨。從海起風吹於涼冷，柔軟甘澤調適，觸之安樂，潤彼欝多囉究留洲，普令悅澤，肥膩滋濃。如巧鬘師、鬘師弟子，作鬘成已，以水細灑，灑已彼鬘，光澤鮮明。如是如是，諸比丘！彼欝多囉究留洲，其地恒常悅澤肥膩。譬如有人以油酥塗，彼地潤澤亦復如是。諸比丘！彼欝多囉究留洲，復有一池，名為善現，其池縱廣一百由旬，涼冷柔軟，清淨無濁，七寶塼砌，略說乃至味甜如蜜。

「諸比丘！其善現池東面有苑，還名善現，其苑縱廣一百由旬，七重欄楯、七重鈴網、七重多羅行樹，周匝圍遶，雜色可憙，七寶所成，乃至車璩及馬瑙等。一一方面，各有諸門，而彼等門，悉有却敵，雜色可憙，七寶所成，乃至車璩及馬瑙等。諸比丘！彼善現苑，平正端嚴，無諸荊棘丘陵坑坎，亦無屏廁礓石瓦礫諸雜穢等，多有金銀，不寒不熱，節氣調和，常有泉流，四面彌滿。樹葉敷榮，華果成就，種種香熏。種種眾鳥，常出妙音，鳴聲和雅。復有諸草，青色右旋，柔軟細滑，猶孔雀毛，常有香氣。彼婆利師華，觸之猶如迦旃隣提衣，足蹈之時，隨脚上下。復有諸樹，其樹多有種種根莖葉華及果，各出種種香氣普熏。

「諸比丘！彼善現苑，復有諸樹，名為安住。其樹出高六拘盧舍，其樹葉密雨不能漏，樹葉接連如草覆舍，彼諸人輩，多在其下居住止宿。有諸香樹、諸劫波樹、諸瓔珞樹，又諸鬘樹、諸器物樹、諸果樹等，又有自然清淨粳米成熟之飯。諸比丘！彼善現苑，無我無主，無守護者。其欝多囉究留人輩，入善現苑，入已遊戲，受種種樂，隨意欲行。或於東門南西北門入其中已，遊戲澡浴，受樂而行，隨心欲行，去處即去。

「諸比丘！其善現池，為欝多囉究留人輩，南邊有苑，名曰普賢，其苑縱廣一百由旬，七重欄楯，周匝圍遶。諸比丘！其普賢苑，無

守護者。唯欝多囉究留人輩，欲入普賢苑中，澡浴遊戲受樂，彼等從東門南西北門入已，澡浴遊戲受樂已，隨心欲去處即去。

「諸比丘！其善現池，為欝多囉究留人輩，西邊有苑，名曰善華，其苑縱廣一百由旬，七重欄楯，周匝圍遶，略說乃至，如善現苑等無有異，亦復無有守護之者。唯欝多囉究留人輩，欲入善華苑澡浴遊戲受樂，即從東門南西北門入已，澡浴遊戲受樂已，隨欲去處即去。

「諸比丘！其善現池北邊有苑，名曰喜樂，縱廣正等一百由旬，乃至無守護者。其欝多囉究留人輩，欲入喜樂苑澡浴遊戲受樂，即從東門南西北門入，澡浴遊戲受樂已，隨欲去處即去，略說如前善現苑等。

「諸比丘！其善現苑，接善現池東邊有大河，名易入道，漸次下流，無有波浪，又不速疾，雜華覆流，廣二由旬半。諸比丘！其易入道河兩岸，有種種樹覆、種種香熏、種種草生，略說乃至，觸者柔軟，如迦栴隣提迦衣，足蹈之時，四指下伏，舉足之時，還四指起。有種種樹，及種種葉華果具足，種種香熏，有種種鳥，各各自鳴。其易入道河兩岸，有諸妙船，雜色可意，七寶所成，金銀琉璃、頗梨赤真珠、車璩馬瑙等，莊嚴挍飾。

「諸比丘！其善現池南，為欝多囉究留人輩，有大河流，名曰善體，漸次下流，略說猶如易入道河。此處所有種種，如彼無異，乃至諸船，雜色所成，柔軟猶如迦栴隣提迦衣。諸比丘！其善現池西，為欝多囉究留人輩，有大河流，名曰如車，乃至略說，漸次而下。諸比丘！其善現池北，為欝多囉究留人輩，有大河流，名曰威主，漸次而下，略說乃至，兩岸有船，七寶莊飾，柔軟猶如迦旃隣提迦衣。」

其間有欝陀那伽他：

善現普賢等，　善花及喜樂，
易入并善體，　如車威主河。

「諸比丘！其欝多囉究留人輩，欲入易入道、善體、如車及威主等河中，澡浴遊戲受諸樂時，即皆至彼河之兩岸，各脫衣裳，置於岸邊；欲入水故，坐於舡上，乘向水中，澡浴身體，遊戲受樂；彼等誰最在前出者，即取上衣自恣著已，隨意而去，亦不專求，自許本衣。何以故？彼欝多囉究留人輩，無我我所，無守護者。又復彼等詣向香樹，到香樹已，是時香樹為彼等故，樹枝垂下，為彼諸人，香樹即出種種妙香，令手擎及。時，彼等人於彼樹取種種眾香，用塗身已，復各詣向劫波樹下。到已，其樹亦復如前，樹枝垂下，出種種衣，令彼諸人手所擎及。彼諸人輩，於彼樹取種種妙衣，取已而著，著已轉向諸瓔珞樹。到彼樹已，為諸人輩，彼瓔珞樹枝亦垂

下，為彼等故，彼瓔珞樹，如前樹出種種瓔珞，手所擎及。彼諸人輩，於彼樹取種種瓔珞，繫著身已，詣向鬘樹。到鬘樹已，為彼等故，彼鬘樹枝亦自垂下。時彼鬘樹出種種鬘，令彼等人手所擎及。既於彼樹取種種鬘，繫著頭已，詣向器樹。到器樹已，器樹為彼枝亦垂下，手所擎及，隨所欲器即取持用，詣向果樹。到果樹已，為彼等故，果樹枝垂，為彼等故，彼之果樹出種種果，手所擎及，彼等人輩，於彼樹下，隨所欲果稱意而取。取已或有食其果者，或有搦取其汁而飲之者。食飲訖已，詣向音樂樹林。到彼林已，為彼等故，彼音樂林枝亦垂下，為彼等出諸音樂器，手所擎及。彼等人輩，於彼樹間，各隨所須，眾音樂器取已執持，其形微妙，其音和雅，欲彈則彈，欲舞則舞，欲歌則歌。如是受樂種種訖已，各隨所之，欲去則去。」

起世因本經卷第一

此經宋藏題為起世經，闍那崛多共達摩笈多譯，進之為前經編入澄函，而丹藏題為起世因本經，達摩笈多譯，却之為後經。今撿《開元錄》，丹藏為正，故題加「因本」二字，譯除闍那崛多，却之為後經，為取函焉。

起世因本經卷第二

隋天竺沙門達摩笈多譯

鬱多囉究留品下

「諸比丘！其鬱多囉究留人輩，頭髮青色，垂長八指，其人一色一形一像，無有別色可知其異。諸比丘！鬱多囉究留人輩，不全露形，不半露形，無有適莫，齒皆平密，不踈不缺，善好潔白，猶如珂貝，明淨可憙。諸比丘！鬱多囉究留人輩，若有飢渴須食飲時，彼等即取，不曾耕種自然粳米，清淨潔白無有糠糂。取已擲置敦持果中，置已即將火珠置底。而彼火珠，眾生福力，自然出焰，飯食熟已，焰還即滅。彼等人輩，欲食飯者，即坐座上。於彼時中，東西南北來欲食者，為彼人等設於飯食，飯終不盡，乃至彼等施飯食人坐而不起，彼之飯食則常盈滿。彼等食彼自然粳米成熟之飯，無有糠糂，清淨香美不假羹臛，眾味具足白如花聚，其色猶如天酥陀味。彼等人輩，食是食時，身分充盈，無有缺減，無老無變，湛然不動，乃至彼食，資益彼等，色力安樂，辯才具足。

「諸比丘！其鬱多囉究留人輩，若有欲於諸婦女邊，生染著心，意相向者，彼即觀看彼之婦女，而彼婦女，即便隨逐彼人而行，至於樹下。若彼婦女，是彼人母，或復是姨、是姊妹等，為彼等故，彼之樹林枝不垂下，其葉即時萎黃枯落，各不相覆，亦不出華，亦無床敷；若非是母，亦非是姨，非是姊妹，彼諸樹木即便垂覆，枝葉鬱茂，樹枝各各共相蔭映，眾華鮮榮，亦為彼人，出百千種床敷臥具，彼等相將入於彼處，歡娛受樂，隨意所作。

「諸比丘！其鬱多囉究留人輩，住胎七日，至第八日，而彼婦人即便產生。其產既訖，若男若女，即將彼子安置坐於四衢道中，捨之而去。時，彼所有東西南北人輩來者，彼等諸人，為欲養育彼男女故，各將手指，內於彼等男女口中，彼等指頭，出好甘乳，與彼男女，飲已得活。如是七日，彼等男女，還成就彼一種身量，如彼人輩等無殊異。若是男子，即隨男伴，相逐而行。若是女人，即隨婦女，徒伴而去。

「諸比丘！其鬱多囉究留人輩，壽命一定，無有中夭，若命終時，即便上生。復次於中，何因緣故，其鬱多囉究留人輩，得定壽命，命終已後，皆向上者？諸比丘！世有一人，專作殺生、盜他財物、邪婬、妄語、兩舌、惡口，及綺語等，貪瞋邪見；以是因緣，身壞命終，當墮惡道在地獄中。復有一人，不曾殺生、不盜他物、不行邪婬，又不妄語、不兩舌、不綺語、不惡口，不貪不瞋，又不邪

見；以是因緣，身壞命終，趣向善道，生人天中。復何因緣，向下生者？以其殺生及邪見等。向上生者，以不殺生及正見等。復有一人，作如是念：『我於今者，應行十善。』是因緣故，身壞當生鬱多囉究留人中。彼中生已，住一千年，不增不減。彼作如是諸善願已，行十善業，身壞當生鬱多囉究留中，彼於彼處，其壽命住滿一千年，不增減也。諸比丘！此因緣故，其鬱多囉究留人，得定壽命。

「諸比丘！何因緣，向於上生？諸比丘！閻浮洲人，於他邊受十善業已，身壞當生鬱多囉究留人中。其鬱多囉究留人輩，若其舊有具足十善業，如法行已，身壞皆當向上善處諸天中生。諸比丘！此因此緣，其鬱多囉究留人輩，向上勝處。諸比丘！其鬱多囉究留人輩，若其壽命終盡之時，彼無有人憂愁啼哭，唯莊嚴已，棄置四大衢道之中，捨已而去。

「諸比丘！其鬱多囉究留人輩，有如是法。若彼眾生，壽命盡已，應時即有一鳥飛來，其鳥名曰優禪伽摩(隋言高行)。爾時，彼鳥優禪伽摩，從大山谷迅疾飛來，即銜其髮，將彼死屍擲置餘洲。何以故？以鬱多囉究留人輩業清淨故，欲意憙故，不令風吹彼臭穢氣。諸比丘！其鬱多囉究留人輩，若欲大小便利之時，為彼人故，彼地開裂，出已還合。何以故？其鬱多囉究留人輩，欲清淨故，欲意憙故。復次，於中有何因緣，說彼名曰鬱多囉究留洲？諸比丘！其鬱多囉究留洲，於四天下，比餘三洲，最上最妙最勝，彼故說鬱多囉究留洲，為鬱多囉究留洲也(鬱多囉究留隋言上作)。

起世經轉輪王品第三

「諸比丘！閻浮洲內，若轉輪王出現世時，此閻浮提，自然而有七寶具足，其轉輪王，復有四種神通德力。云何七寶？一金輪寶、二白象寶、三紺馬寶、四神珠寶、五玉女寶、六藏主寶、七兵將寶，是為七寶。諸比丘！云何轉輪聖王輪寶具足？諸比丘！其轉輪王，出閻浮提，以水灌頂，為察帝利。於彼逋沙他(隋言齋日)十五日月圓滿時，洗沐頭髮，著不擣白疊，垂髮下向，飾以摩尼及諸瓔珞，在樓閣上，親屬諸臣，前後圍遶。是時，王前自然而有天金輪寶，千輻轂輞，諸相滿足，自然來應，非工匠成，輪徑七肘。爾時，灌頂察帝利轉輪王，作如是念：『我昔曾聞如是言說：「若有灌頂察帝利王，於彼逋沙他十五日滿月正圓時，洗沐頭已，身著不擣白疊之衣，服諸瓔珞，在樓閣上，親屬諸臣，前後圍遶。是時，王前自然而有天金輪寶，千輻轂輞，諸相滿足，自然來應，非工匠成，皆是

金色，輪徑七肘。有是瑞時，彼則成就轉輪王德。」我今定應是轉輪王。』

「爾時，灌頂察帝利轉輪王，欲得試彼天輪寶故，即令嚴備四種分力身兵，所謂象身、馬身、車身、步身。四種分力身嚴備已，即時詣向天金輪邊，到已偏露右臂，在於金輪前，右膝著地，以右手捫彼天輪寶，作如是言：『謂天輪寶，我今若是轉輪王者，未降伏地為我降伏。』其天輪寶，應時便轉，為欲降伏諸未伏故。諸比丘。是時，灌頂察帝利王，既見彼天輪寶轉已，其轉輪王，即便嚴駕向東方行，彼天輪寶，及四種分象馬身兵，一時皆從。諸比丘！其輪寶前，復有四大天身而行，其天輪寶所到他方住止之處，其轉輪王及四分力象馬身兵，皆於彼中停住止宿。

「爾時，東方所有一切諸國王等，各取金器盛滿銀粟，或以銀器盛滿金粟，如是具已，皆前詣向轉輪王所，到已啟白轉輪王言：『大王善來！此是天物，東方人民，豐熟安樂，無怖無畏，多有人民，甚可愛樂。唯願大天，垂哀受取，憐愍我等微細諸王。我等今日，承奉天王，一無有二。』時，轉輪王告諸王言：『汝等誠心，若能爾者，汝等各各於自境界如法治化，莫令國土有不如法。所以者何？汝等若令我之國內有諸非法惡行顯現，我當治汝。今教汝等，當斷殺生，教人不殺，不與勿取，邪婬妄語，乃至邪見，皆不應為。若汝等輩，斷於殺生，教人不殺，不與勿取，不行邪婬，實語正見者，我即當知，汝等諸王，國土降伏。』

「爾時，東方諸國王等，聞彼轉輪王如是勅已，一時同受十善業行，受已遵承，各各國土，如法治化。是轉輪王，自在力故，所向之處，輪寶隨行。時，彼聖王天金輪寶，如是降伏東方國已，達東海岸，周遍而迴。次第歷到南方西方乃至北方，依於古昔轉輪王道，引導而行。其轉輪王及四兵身，相次行時，而彼在先天輪寶前，復有四大天身而行。時，此輪寶所住之處，於彼方面，其轉輪王及四種兵，即便停宿。

「爾時，北方所有一切諸國王等，亦各齎持天真金器，盛滿銀粟，天真銀器盛滿金粟，俱來詣向轉輪王所，到已長跪，作如是言：『善哉天來！善哉天來！我等北方，蒙天王故，人民熾盛，豐熟安隱，無諸怖畏，甚可愛樂。天留治化，我等隨順。』其轉輪王，即便勅言：『若能然者，汝等各各治化自境，一依教令，勿不如法。所以者何？勿令我境有非法人及惡行者。又復汝等，莫作殺生，教人不殺，不與勿取，邪婬妄語，乃至邪見，汝等當斷。若離殺生，乃至若當行於正見，能如是者，我即當知，汝等國土，善已降伏。』其諸王等，同共啟白轉輪王言：『如天教勅，我當奉行。』

「爾時，北方諸國王等，聞轉輪王如是勅已，各各遵承，受十善業。受已奉行，皆悉如法，依律治化。其轉輪王，自在力故，所行之處，其天輪寶，隨逐而行。此天金輪，如是次第。降北方已，度海北岸，所有土地，周迴其際，遍已還來。爾時，始於閻浮提中，選擇最上威德形勝極精妙地，其天輪寶當於彼上，東西經絡，闊七由旬，南北規畫，十二由旬。如是度已，爾時諸天即夜下來，自然為彼轉輪聖王，造立宮殿，應時成就。既成就已，妙色端嚴，四寶所作，謂天金銀頗梨琉璃。是時，彼天真金輪寶，為於聖王，當宮內門上虛空中，嶷然停住，如著軸輪，不搖不動。其轉輪王，當于爾時，生大歡喜，踊躍無量，作是念言：『我今已受天輪寶耶！』諸比丘！彼轉輪王，有如是形，天金輪寶，自然具足。

「諸比丘！其轉輪王，復有何等白色象寶，應當具足？諸比丘！是轉輪王，於日初分，坐宮觀時，即當王前，出生象寶。其象妙色，形體純白，如拘物頭，七支拄地，有大神力，飛騰虛空，其頭赤色，如因陀羅瞿波迦蟲，象有六牙，並皆纖利，其牙微妙，雜色莊嚴，猶如金粟，其象名曰烏逋沙他(隋言受齋)。轉輪聖王見象寶已，作如是念：『此象既現，若調伏時，堪受諸事，作賢乘不？』時，此象寶，一日之中，即便調伏，堪任駕馭一切諸事，猶如無量百千歲數所調伏來，端嚴賢善，隨順調適。如是如是，彼之象寶，於一日中，受諸調伏，堪任眾事，亦復如是。時，轉輪王欲試象寶，於其晨朝日初出時，乘彼象寶，周迴巡歷，遍諸海岸，盡大地際；周匝既已，還來至本宮殿之處。是轉輪王，便進小食。以是因緣，彼王爾時，於其內心，歡喜踊躍，為我故生如此象寶。諸比丘！彼轉輪王，有於如是白色象寶，自然具足。

「諸比丘！何等是彼轉輪聖王馬寶具足？諸比丘！是轉輪王，日初分時，坐宮殿上，即於王前，出紺馬寶。身青體潤，毛色悅澤，頭黑髮[髟/公/心]，有神通力，飛騰虛空，其馬名曰婆羅囉呵(隋言長毛)。是轉輪王，見此馬已，作如是念：『此馬既現，若調伏時，堪受諸事，能得為我作善乘耶？』時，彼馬寶一日之中，應時調伏，堪受諸事，猶如無量年歲調來，妙勝賢善。彼馬如是如是調時，一日之內，堪受彼等一切諸事。時，轉輪王欲試馬寶，於其晨朝日初出時，乘彼馬寶，周歷大地，還來本宮。彼轉輪王，乃至進食。以是因緣故生歡喜，踊躍無量：『我今已生紺馬之寶。』諸比丘！是轉輪王，有如是色馬寶具足。

「諸比丘！是轉輪王，何等名為珠寶具足？諸比丘！彼轉輪王，有摩尼寶，毘琉璃色，妙好八楞，非工匠造，自然出生，清淨明曜。其轉輪王，見此珠已，作如是念：『此摩尼寶，眾相滿足，應當懸之置於宮內，令顯光明。』時，轉輪王欲試於彼摩尼寶故，嚴備四

兵，所謂象兵馬兵車兵步兵，具四兵已，則於夜半重雲黑暗，電光出時天降微雨。時，轉輪王取彼珠寶，懸置幢上，出園苑中，意欲遊觀，驗珠德故。諸比丘！彼摩尼寶，在於幢頭，光明周遍，普照四方，及四兵身，悉皆明了，如日照世。爾時，彼地所有一切諸婆羅門，及居士等，在彼住者，悉皆覺起，作諸事業，謂言：『已明，是日出耶？』以是因緣，其轉輪王，受大歡喜，踊躍無量，心念此寶，為我生耶。諸比丘！彼轉輪王，有如是色珠寶具足。

「諸比丘！何等名為轉輪聖王女寶具足？諸比丘！是轉輪王，出生女寶，不短不長、不麤不細、不白不黑，端正姝妍，甚可愛樂，最勝最妙，色貌備充。若天熱時，女寶身涼，寒時身暖。彼身體上出栴檀香，口氣恒如青優鉢羅香。為轉輪王，晚臥早起，勤奉恭敬，有所作事，無失王心；彼女意尚不生惡念，況其身口。以是因緣，轉輪聖王，受大歡喜，踊躍無量，內心念云：『此已為我生女寶耶！』諸比丘！彼轉輪王，有如是形女寶具足。

「諸比丘！何等名為轉輪聖王主藏臣寶威神具足？諸比丘！彼轉輪王，生主藏寶，大富饒財，多有功果。以業報故，生有天眼，洞見地中，或有主藏、或無主藏，皆為彼眼之所洞視，雖復水陸若遠若近，於中所有，其主藏臣，皆悉為彼如法作護。若無主者，即便收取彼中金銀，為轉輪王有所資須，財寶用事，應時辦具。時，彼藏臣即便詣向轉輪王所，到已啟白轉輪王言：『大聖天王！若天所須財寶用者，願天勿憂，我能為天有所須者，皆悉備具。』時，轉輪王欲試於彼主藏寶故，行到水邊，上船上坐，住水中流，告藏臣言：『汝主藏臣，我須財寶，可速備具，可速備具。』主藏啟云：『唯願大天，待須臾時，此船至岸，當於彼處，為天取財，以供天用。』王告藏臣：『我今不欲岸上取財，但於此處，為我具備。』其主藏臣，即白王言：『如天所勅，我不敢違。』時，主藏臣聞王勅已，即袒右臂，便以右膝，著船板上，手攬海水，指如螃蟹，多撮金銀，滿諸瓮中，安船板上，奉上轉輪王，而白王言：『此天金銀，天以此寶，供贍於王，為財事用。』時，轉輪王告藏臣言：『我不須財，但試汝耳。』時，主藏臣聞王此語，還收金銀，置於水內。以是因緣，其轉輪王，受大歡喜，踊躍無量，我今已生藏臣寶耶。諸比丘！彼轉輪王，有如是等藏寶具足。

「諸比丘！何等名為轉輪聖王主兵臣寶威相具足？諸比丘！是轉輪王，福德力故，自然出生兵將之寶，所謂巧智，多諸策謀，洞識軍機，神慧具足。彼轉輪王，若須兵力，即能備具。所謂若欲走兵身時，即皆齊走，欲散即散，若欲置立，即能置立。時，兵將寶即便詣向轉輪王所，到已啟白轉輪王言：『若王欲須兵眾教習，願王勿慮，我當為王教習兵眾，使令如心調柔隨順。』時，轉輪王欲試於

彼兵將寶故，即勅備具四種兵身，所謂象寶兵身、馬寶兵身、車兵、步兵，悉皆如是。嚴勅備具四兵身已，時王勅彼兵將寶言：『汝兵將主，善好為我備具兵身，教令隨順，善走善行，善集善散，如法勿違。』其兵將主，聞轉輪王如是勅已，白言大王：『如天教勅，我不敢違。』其四兵身，並備具訖，依王所勅，教走能走，教散能散，乃至若欲置立皆能。以是因緣，彼轉輪王，受大歡喜，踊躍無量，我今已生主兵將寶。諸比丘！彼轉輪王，有如是形主兵將寶威力具足。諸比丘！若有如是七寶現者，然後得名轉輪聖王。

「諸比丘！何等是彼轉輪聖王四種自在神通具足？諸比丘！彼轉輪王，年歲壽命，長遠久住，於迦羅時三摩耶時，一切世間無有人生，能得如是安隱久處，如彼轉輪王，長命久住。是則名為轉輪聖王第一壽命神通具足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彼轉輪王所受身體，無病少惱，眾相具足。又復其腹不大不小，寒煖冷熱，隨時節調，進止輕便，食飲消化，安隱快樂。於迦羅時三摩耶時，無有餘人世間生者，能爾少病無諸疾惱，如彼聖王。是則名為轉輪聖王第二身力神通具足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彼轉輪王，報得形容可憙端正，為諸世間常所樂觀，最勝最妙，色身清淨，具足莊嚴。於迦羅時三摩耶時，無有人中所受生者，能得如是端正可憙，為於世間願樂觀矚，如彼轉輪王，形相備者。是則名為轉輪聖王第三色貌神通具足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彼轉輪王業報因緣，大有福德，所謂種種資產豐饒，世間珍奇眾寶具足。於迦羅時三摩耶時，無有人中所受生者，有如是富、有如是財，服玩眾多、寶物充溢，得及於彼轉輪王者。是則名為轉輪聖王第四果報神通具足。諸比丘！若有如是四種神通，皆具足者，然後得名轉輪聖王。

「諸比丘！又彼福德轉輪聖王，得諸人民之所愛重，心常喜樂，譬如諸子愛敬其父；又諸人民得轉輪王之所憐愍，意恒慈念，如父愛子。

「諸比丘！其轉輪王坐毘闍耶多(隋言最勝好車)，欲出遊歷觀看園林及諸善地。於彼時中，諸人民等得覩於彼轉輪王時，皆大歡喜，各共同告彼馭者言：『汝善馭者，唯願持轡，緩緩徐行，勿過速疾。所以者何？汝若安步，寬縱車行，願我等輩，多時得見轉輪聖王。』其轉輪王，聞此語已，亦復如是，告馭者言：『汝善馭者，徐徐緩行，慎莫速疾。何以故？汝若安住，善持車行，則令我今多時如是周遍觀矚彼諸人民。』諸比丘！其諸人民，見輪王已，皆各自持所有珍寶，或以珍寶於前奉獻轉輪聖王，上已白言：『我今奉天，此物屬天，願天受已，隨天所用，但此之物，唯應天用。』諸

比丘！其轉輪王，出現世時，此閻浮洲，清淨平整，無有荊棘及諸稠林丘墟坑坎，并餘廁溷雜穢臭處、礓石瓦礫沙鹵等物，自然金銀七寶具足，不寒不熱時節均調。又諸比丘！其轉輪王，出現世時，此閻浮洲，自然安置八萬城邑，皆悉快樂，無諸怖畏，甚可愛樂，穀米豐饒，聚落眾多，人民熾盛。又諸比丘！其轉輪王，出現世時，此閻浮提，村落城邑，王所治處，比屋連甍，雞飛相及，人民快樂，不可思議。又諸比丘！其轉輪王，出現世時，此閻浮洲，常於夜半，從阿那婆達多池中，起大雲氣，遍閻浮洲及諸山海，即便澍雨，乃至如一[(殼-一)/牛]牛乳頃，其水具足八功德味，水深四指，更不傍流，當於下處即浸入地，皆沒不現；到夜後分，雲悉開除，還從海中，起清涼風，吹彼潤澤，觸諸人民，皆受安樂，又彼甘澤，潤閻浮洲，普使肥鮮。譬如世人巧作鬘師、若鬘師弟子，作鬘成已，以水灑上，令其悅澤，華色光鮮，亦復如是。

「復次，其轉輪王出現世時，此閻浮提土地，恒常沃壤滋茂。譬如有人用酥油塗其地，津液肥美膏腴，亦復如是。諸比丘！彼轉輪王，出現在世，經歷無量久遠年時，雖受人間所有覺觸。譬如細軟柔弱體人，食好美食，運動施為，少時疲觸，須臾消化。如是如是，彼轉輪王，處世久時，生死覺觸，亦復如是。諸比丘！彼轉輪王壽終之時，捨身命已，上生天中，與彼三十三天共俱。

「又諸比丘！彼轉輪王當命終時，上虛空中，雨優鉢羅、鉢頭摩、拘物頭、分陀利等種種香華，為轉輪王作供養故，又復更雨天沈水末、多伽羅末、栴檀香末，及天曼陀羅華等，復有天諸微妙樂音，不鼓自鳴，亦有天妙歌歎之聲，為供養彼轉輪王身作福利故。

「諸比丘。時，彼女寶及主藏寶、兵將寶等，取輪王身，即以種種香湯洗之，香汁洗已，最初先用劫波娑纏，然後乃以不擣疊衣持用裹之，次復更以微妙細疊足五百端，就上次第如是纏已，又取金棺，滿盛酥油，持輪王身，安置棺中，安棺中已，更取銀槨，復以金棺，內銀槨中，內銀槨已，以釘釘之，又復集諸一切香木，作於大[廾/積]，然後闍毘。既闍毘已，乃於四郊大衢道中，為轉輪王作蘇偷婆(隋言寶塔)，高一由旬，闊半由旬，雜色校飾四寶所成，所謂金銀琉璃頗梨，其塔四院，周圍縱廣五十由旬，七重垣牆、七重欄楯，略說如上，乃至眾鳥，各各自鳴。時，彼女寶，并及主藏、主兵寶等，為轉輪王作蘇偷婆成就訖已，然後施設微妙供具，所謂種種諸來求索，須食與食、須飲與飲、須乘與乘、須衣與衣、須財與財、須寶與寶，盡給與之，悉令滿足。

「諸比丘！彼轉輪王命終已後，經於七日，彼金輪寶、象寶、馬寶、摩尼珠寶，一切自然隱沒不現，女寶、主藏及兵將等，皆亦命終。彼四寶城，各各改變，為摶土城，彼之人民，亦皆次第隨而減

少。諸比丘！一切諸行，有為無常，如是遷變，無有常住，破壞離散，不得自在，是磨滅法，暫時須臾，非久停住。諸比丘！乃至應須捨於諸行，應須遠離、應須厭惡，應當速求解脫之道。

起世經地獄品第四上

「諸比丘！其四大洲及八萬小洲，諸餘大山及須彌山王等外，別有一山，名為輪圓(前代舊譯云鐵圍山)，高六百八十萬由旬，縱廣亦有六百八十萬由旬，彌密牢固，金剛所成，難可破壞。諸比丘！此輪圓外更有一重大輪圓山，由旬高廣正等如前。其兩山間，極大黑闇，無有光明；日月如是有大威神大力大德，不能照彼使見光明。諸比丘！彼兩山間，有八大地獄。何等為八？所謂活大地獄、黑大地獄、眾合大地獄、叫喚大地獄、大叫喚地獄、熱惱大地獄、大熱惱地獄、阿毘脂大地獄。

「諸比丘！彼八大地獄，各各復有十六小地獄，周匝圍遶而為眷屬，是十六獄，悉皆縱廣五百由旬。何等十六？所謂黑雲沙地獄、糞屎泥地獄、五叉地獄、飢地獄、渴地獄、膿血地獄、一銅釜地獄、多銅釜地獄、疊磕地獄、斛量地獄、雞地獄、灰河地獄、斫板地獄、刀鍱地獄、狐狼地獄、寒氷地獄。

「諸比丘！何因緣故，名活大地獄？諸比丘！彼活大地獄諸眾生輩，生者、有者、出現者、轉住者，手指自然自有鐵爪生，纖長尖利，並皆鋒銛。彼等眾生，既相見已，心意濁亂，心既濁亂，各以鐵爪，自𣰰破身，或自擘身，擘已復擘，或復大擘，裂已復裂，或復大裂，割已復割，或復大割。諸比丘！彼等眾生，於彼時中，作如是知：『我已被傷，我今已死。』然於彼時，以業報故，復生冷風，來吹其身，須臾更生，身體皮肉，筋骨血等，已復還活。既得活已，以業力故，復起東西，各相告言：『汝眾生輩，願欲得活，活已勝耶。』諸比丘！於是中間，少分分別，故名活耳。然於彼中，更有別業，極受辛苦，大重諸惱，楚毒難忍。而於彼中，命既未終，乃至彼惡不善之業，未盡未滅、未除未轉、未少分現、未全分現，若於先世，起者造者，若人非人身中作者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彼活大地獄中，諸眾生輩，生者有者出現者轉住者，手指又復生鐵刀子、半鐵刀子，極長纖利，各各相著，心意惱亂，乃至𣰰裂擘割破截等死已，冷風來吹須臾還活。諸比丘！如是少分，略而言之，名為活也。諸比丘！更復別業，而於彼中，極受苦惱，苦未畢故，求死不得，乃至彼惡不善之業，未盡未滅、未除未離，或復往昔作者造者，若人身作，若非人身作，如是一切，次第具受。

「又復彼等大活地獄諸眾生輩，無量時中，苦報盡已，從於大活地獄得出，出已復走，更求其餘屋宅之處、救護之處、歸依之處。作是念已，以罪業故，即便入於黑雲沙小地獄中，廣五百由旬。入彼中已，上虛空中，起大黑雲，雨下如沙，其焰熾然，極大猛熱，墮於彼等地獄眾生身分之上，墮皮燒皮、墮肉燒肉，至筋燒筋、至骨燒骨、至髓燋髓，出烟出焰，洞徹熾然，受極苦惱。以其受苦未畢盡故，求死不得，乃至未盡惡不善業，不滅不除、不轉不變、不離不失，若於往昔，人及非人如是作來，次第而受，更無量時。

「諸比丘！彼等眾生，經歷無量久遠長道，從黑雲沙地獄中出，出已復走，求屋求宅、求救求覆、求歸依處。作是念已，又復入於糞屎熱泥小地獄中，廣五百由旬。彼等入已，從咽已下，生糞屎泥熱沸焰中，入已行焰燒手燒脚，耳鼻身體一時燋然，乃至彼惡不善之業，未盡未滅、未除未轉、不離不失，以於往昔若人非人作重業來。復次，諸比丘！其糞屎泥小地獄中，有諸鐵蟲，名為針口，住彼獄中，為諸眾生處處鑽身，悉令穿破，先鑽破皮，鑽破皮已次鑽破肉，鑽破肉已次鑽破筋，鑽破筋已然後破骨，既鑽破骨住於髓中，食於彼等眾生脂髓，令彼眾生受嚴劇苦。乃至壽命猶未畢終，既未盡彼惡不善業，乃至不滅，如是次第具足而受。

「諸比丘！彼等地獄諸眾生輩，有時多時長道久遠，從糞屎泥小地獄出，出已奔走，求室求宅、求護求洲及歸依處，即入五叉小地獄中，其獄亦廣五百由旬。彼等入於五叉獄已，時守獄卒，取彼地獄受罪眾生，撲於熾然熱鐵地上，其焰洞起。時諸罪人在中仰臥，如是臥已，於兩脚掌，釘兩鐵釘熱焰熾然，又兩手掌釘兩鐵釘，焰亦熾然，又臍輪中釘一鐵釘，焰又熾然。獄卒於是以五叉揳，極受嚴苦，乃至彼處壽命未終，惡業未盡，若往昔造，若人非人身中所造，如是次第彼地獄受。

「諸比丘！彼諸眾生，多時長遠，從於五叉小地獄出，復走求救、求室求洲、求依求覆及守護處，詣向飢餓五百由旬小地獄中。入彼處已，時守獄者遙見彼等眾生來已，即前問言：『汝等今者來何所欲？』彼等皆共答言：『仁者！我等飢餓。』時守獄者，即便取彼地獄眾生，撲著熾然熱鐵地上，令其仰臥，便以鐵鉗開張其口，用熱鐵丸擲著口中。時彼地獄眾生脣口，應時燒然，燒脣已燒舌，燒舌已燒脞，燒脞已燒咽，燒咽已燒心，燒心已燒胸，燒胸已燒腸，燒腸已燒胃，燒胃已經過小腸，向下而出，其丸尚赤。如是彼等地獄眾生，於其時中受嚴極苦，命未終故，略說乃至若人非人先世所作，如是次第，彼地獄中，種種具受。

「諸比丘！彼眾生輩，於無量時久長遠道，從彼飢餓小地獄出，復馳奔走，略說如前，求守護處，詣向燋渴五百由旬小地獄中。入彼

處已，時守獄者，遙見彼等地獄眾生來，而問言：『汝等今者何所求須？』彼等答言：『仁者！我今甚渴。』時守獄者，即取彼等地獄眾生，撲著熱鐵熾然地上，在猛焰中，仰而臥之，便取鐵鉗開張其口，融赤銅汁灌其口中。時彼地獄眾生，脣口即便燋爛，脣口爛已燒舌，燒舌已燒腭，燒腭已燒咽喉，燒咽喉已燒心，燒心已燒胸，燒胸已燒腸，燒腸已燒胃，燒胃已直破小腸，向下而出。彼等眾生，各於其中，受嚴重苦，受極痛苦，受異種苦。彼等乃至壽命未終，若不盡彼惡不善業，略說如前，乃至若人非人時造，如是次第，具足而受。

起世因本經卷第二

起世因本經卷第三

隋天竺沙門達摩笈多譯

地獄品中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彼等地獄諸眾生輩，有無量時長遠道中，從彼燋渴五百由旬小地獄出，出已奔走，略說乃至，求救護處，即便詣向五百由旬膿血地獄。入彼處已，即為彼等，生於膿血，乃至咽喉已下熱沸。而彼地獄諸眾生等，入已東西交橫行走。彼等如是馳走之時，燒手燒足、或燒耳鼻，燒耳鼻已，及諸支節，皆悉燒然。其諸支節，被燒然已，諸罪人等，於彼受苦，嚴酷重切，不可思議。命既未終，惡不善業又未畢盡，乃至人身所造作來。復次，諸比丘！膿血地獄中有諸蟲，名最猛勝住，而彼諸蟲，為彼地獄諸眾生等，作多損害。或於身中先割破皮，割皮破已次復割肉，割肉已割筋，割筋已破骨，破骨已拔出於髓取而食之。彼諸眾生，於中乃至受嚴重苦，命既未終，乃至未盡惡不善業，及以人身所作來者，皆悉具受。復次，諸比丘！彼膿血獄所有眾生，或時飢渴，彼等即以兩手掬取彼沸膿血，置於口中，置口中已，應時燒彼眾生脣口，燒脣口已燒腭，燒腭已燒喉，燒喉已燒胸，燒胸已燒心，燒心已燒腸，燒腸已燒胃，燒胃已直過小腸，向下而出。彼等眾生，於彼地獄，乃至受諸嚴切重苦。命既未終，乃至未盡惡不善業，及以人身所作來者，如是次第，具足而受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彼等地獄諸眾生輩，經無量時長遠道中，從於膿血五百由旬小地獄出，出已馳走，乃至求於救護之處，向一銅釜五百由旬小地獄中。入彼處已，時守獄者，捉彼地獄諸眾生輩，擲置釜中，其頭向下，脚皆在上，彼諸眾生於其中間，以地獄火，相燒煮故，若沸向上，即煮即熟；若沸在下，亦煮亦熟；若在中間，還即煮熟；若交若橫，還即煮熟；若為沫覆，還煮還熟；若見不見，一切煮熟。譬如世間若煮小豆、若煮大豆及豌豆等，置於釜內，滿中著水，其下然火，如是湧沸，湯豆和合，若來向上，即煮即熟；若向下去，亦即煮熟；若住於中，亦煮亦熟；若其交橫，亦俱煮熟；若為沫覆，還亦煮熟；若見不見，一切時熟。諸比丘！如是如是，彼一銅釜小地獄中，有守獄者，取彼地獄諸眾生等，令脚在上以頭向下，遙擲彼等置銅釜中，被地獄火之所燒逼，熱沸既盛。時，諸罪人逐沸向上，即煮即熟，略說乃至，若見不見，亦即煮熟。彼等於中受嚴切苦，乃至若人非人身中所作來者，如是次第，於彼地獄，具足而受。

「諸比丘！彼地獄中諸眾生等，經無量時長遠道中，從一銅釜五百由旬小地獄出，出已奔走，乃至欲求救護之處，向多銅釜五百由旬小地獄中。入彼處已，為守獄者，取於彼等地獄眾生，捉脚向上頭向下，擲置銅釜之中。而彼地獄猛火逼切，若沸向上，即煮即熟；若沸向下，亦即煮熟；若在中間，亦即煮熟；若橫若覆，見與不見，俱悉煮熟。譬如釜中煮諸豆等，為火燒逼，涌沸向上，亦煮亦熟，略說乃至，若見不見，悉皆煮熟。諸比丘！如是如是，其多銅釜五百由旬小地獄中，諸眾生輩，為守獄者，取其兩脚，倒豎向上，捉頭向下，擲銅釜中，彼等於中，被地獄火之所逼切，若沸向上，交橫煮熟，略說乃至，見與不見，悉煮悉熟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彼多銅釜五百由旬小地獄中，諸眾生輩，為守獄者，以鐵蟹爪，取彼地獄諸眾生身，從釜至釜，彼等從釜將至釜時，膿血皮肉，皆悉散盡，唯餘骸骨。彼等於中，乃至受於重嚴極苦，未得命終，乃至不盡彼不善業，若人身中，所作業者，一切悉受。

「諸比丘！彼地獄中諸眾生輩，經無量時長遠道中，從多銅釜五百由旬小地獄出，出已馳走，乃至欲求救護之處，詣向磕疊五百由旬小地獄中。入彼處已，時守獄者即捉受罪諸眾生輩，仰撲置於鐵磕之上，熾然光焰一向洞然，仰臥中已，更取別石，於上壓之；壓已色別，復更研之；研已復研，作於細末；作細末已，復更重末，最後細末別於彼處。末已更研，研已復研，末已復末，至其最後細末之時，而其支體血一邊流，一邊猶有骨末存在。彼等於中，受最嚴苦，乃至於中，未得命終，未盡於彼不善之業，乃至人身所作來者，如是次第，具足而受。

「諸比丘！彼等地獄諸眾生輩，經無量時長遠道中，從於磕疊五百由旬小地獄出。出已馳走，欲求室宅，欲求歸依覆護之處，詣向斛量五百由旬小地獄中。入彼處已，其守獄者，取彼地獄諸眾生輩，以熱鐵斛熾然光焰一向猛烈，遣其量火。彼量火時，燒手燒脚、燒耳燒鼻、燒大支節、燒小支節，然支節已，彼等於中，受極嚴苦、受最痛苦。壽命未終，乃至未盡惡不善業，不滅不沒不離不失，乃至往昔所造作者，若人身中所作來者，如是次第，具足而受。

「諸比丘！彼等地獄諸眾生輩，經無量時長遠道中，從彼斛量五百由旬小地獄出。出已馳走，求室求覆、求救求洲、求歸依處，遂詣向雞五百由旬小地獄中。入彼處已，於中生雞滿彼而住，乃至膝輪，熾然光焰，一向猛熱。彼眾生輩，行於其中，步步焰熱東西馳走，四向顧望，無處可依，大火熾然，燒手燒脚、燒耳燒鼻，燒耳鼻已燒諸支節，大小一時俱皆洞然。彼等於中，受極嚴苦，乃至受

於痛切重苦。彼等於中，命既未終，又未盡彼不善惡業，乃至若人身造作者。於彼次第，一切具受。

「諸比丘！彼地獄中諸眾生等，經無量時久遠長道，得從彼雞小地獄出。出已一向馳奔而走，乃至欲求救護之處，即向灰河小地獄中，其獄亦廣五百由旬。諸比丘！罪人入已，其彼灰河，流注急疾，波浪高湧，鳴聲極震，灰水沸溢，彌岸盈滿。於彼灰河底下分中，有諸鐵刺，尖利若磨。於其兩岸，復更別有剃刀稠林；其河兩岸，刀林之中，復有諸狗，形紫黑色，垢膩可畏；又其兩岸，復各別有守地獄者；又其兩岸，各復皆生奢摩羅樹，其樹有刺，纖長尖利，鋒穎若磨。爾時，地獄諸眾生輩，入彼河中，欲渡彼岸。當於渡時，為大波浪之所漂沒，沈淪向下，遂於彼中，為諸鐵刺，劘刺其身。刺已即住，彼等於中受極嚴苦，受大重苦。既浮出已，從沸灰河，渡至彼岸。到彼岸已，即復入彼剃刀稠林，其林廣闊，遊歷多時，冒涉利刀，彼等於中，處處經過，入已復入，受大極苦，或復割手、或時割脚、或割手脚，割耳、割鼻、復割耳鼻，割支、割節、復割支節。彼等於中，受嚴重苦乃至極苦，未得命終，乃至未盡惡不善業，及其往昔若人身中所作來者，悉於中受。復次彼灰河中兩岸，所有諸守獄者，見彼受罪諸眾生輩來已，問言：『汝等身今欲得何物？』彼等眾生，即同答言：『我等甚飢。』時，守獄者，取彼地獄諸眾生輩，撲置地上，熾然光焰，一向猛熱，乃至仰臥，又以鐵鉗，開撰其口，持熱鐵丸著於口內，應時燒彼地獄眾生脣口燋破，略說乃至，從咽喉下，到於小腸，直過無礙。彼等於中，受嚴切苦，受極重苦。命既未終，乃至未盡彼不善業，及以往昔人身作者，悉皆具受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又彼熱沸灰河兩岸，所有諸狗，身黑紫色，垢膩可畏，噉彼地獄諸眾生身，從其支節所有之肉，鬻鬻咬食。狗或作聲，嗟柴鳴吠。彼等於中，受嚴切苦，乃至受於最極重苦。未得命終，乃至未盡彼不善業，及以往昔於人身中所作來者，一切具受。

「諸比丘！彼等地獄諸眾生輩，為彼湧沸極熱灰河所逼切時，又迫彼等纖利鐵刺并剃刀林、怖守獄者，及避黑紫諸垢膩狗，種種急故。時，彼地獄諸眾生輩，即走上彼奢摩羅樹。上彼樹時，其樹枝柯，純是鐵刺，其刺尖利，頭皆向下，纖長若磨。設欲下時，彼等鐵刺，頭則向上，纖長尖利。其彼地獄諸眾生等，上彼奢摩羅樹時，即有諸烏，名為鐵[口*(隹/乃)]，彼烏來已，啄彼地獄諸眾生頭，啄頭破已唼[口*束]其腦，噉而食之。彼等於中，受極嚴苦，受痛切苦，不可堪忍。即還墮落入沸灰河，彼等於中，還復為大波浪所漂，沒至河底，到彼處已，復為鐵刺之所劘刺。彼等身體，既被刺已，不能復去，則便住彼，於中受苦，極大猛酷。既不堪忍，

復起馳走，從灰河渡，渡已還來，到於此岸，彼等復入剃刀稠林，入已復入，而彼入時，割手割脚，或割手脚，乃至割截諸支節等，於中具足受極嚴苦。命未終盡，略說乃至，從於往昔人非人身所作來者，次第悉受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其沸灰河此岸所有諸守獄者，彼等既見地獄受罪諸眾生來，來已即便遙問之言：『諸汝等輩，何為遠來？欲得何物？』彼等眾生各各答言：『我等渴乏。』時，守獄者取彼眾生，撲著熱鐵熾然地上，令其仰臥。既仰臥已，火焰洞起，即以鐵鉗開彼等口，融赤銅汁灌其口中。時，彼地獄諸眾生輩，既飲銅汁，即燒脣口，乃至小腸，直下而出。彼等於中，極受嚴苦，乃至壽命未散未滅未盡，於彼不善之業及人身中所作來者，悉於中受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彼等地獄諸眾生輩，受於罪報，經無量時長遠道中，乃有風來，其此大風，名為和合，吹彼地獄諸眾生等，向於岸邊。如是次第，從沸灰河地獄中出，出已馳走，乃至求於救護之處，詣向斫板五百由旬小地獄中。入彼處已，其守獄者，取彼地獄諸眾生輩，撲置熱鐵熾然地上，乃至令其仰臥地已，以鐵斨斤，熾然猛焰極大焰赫，為彼地獄諸眾生等，斫手、斫脚、亦斫手脚，斫耳、斫鼻、亦斫耳鼻，斫支、斫節、亦斫支節。彼等於中，乃至極受嚴重之苦。命既未終，乃至未盡惡不善業，及以人身所作來者，如是次第一切具受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彼等地獄諸眾生輩，有無量時長遠道中，從彼斫板小地獄出。出已馳走，乃至求室求覆求洲、求歸依處、求救護處，向刀葉林五百由旬小地獄中。入彼中已，以無諸善業果報故，忽起風吹從空中墮鐵刀葉林。彼刀葉林，為彼地獄諸眾生輩，斫手、斫脚、亦斫手脚，斫耳、斫鼻、亦斫耳鼻，斫支、斫節、亦斫支節，彼等於中，乃至極受嚴切重苦。命既未終，略說如上，乃至人身所作來者，一切具足悉於中受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彼刀葉林小地獄中，以無諸善業果報故，有鐵[口*(隹/乃)]烏，忽然生出，飛來向彼地獄眾生兩髆之上。安立脚已，即以鐵[口*(隹/乃)]啄彼罪人兩眼而去。彼於爾時，極受嚴切痛惱重苦。命既未終，略說如上，乃至人身所作來者，如是次第，一切悉受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彼地獄中諸眾生輩，有無量時長遠道中，從刀葉林小地獄出。出已馳走，欲求室宅求覆求洲、求歸依處、求救護處，詣向狐狼五百由旬小地獄中。入彼處已，以諸不善業果報故，於彼獄中，出生狐狼，嚴熾麤惡嚆哮可畏，咬彼地獄諸眾生身所有之肉，脚蹋口掣擲擲而食，亦作號聲，甚大震吼。彼等於中，乃至

極受嚴重之苦。命既未終，略說如前，人非人身所作來者，如是次第，皆於其中一切具受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彼地獄中諸眾生輩，有無量時，從彼狐狼小地獄出。出已馳走，乃至求室求洲求覆、求救護處、求歸依處，詣向寒氷五百由旬小地獄中。入彼處已，以諸不善業果報故，忽起冷風吹大麤澁嚴苦之寒，觸彼地獄諸眾生身，皮皆破裂，皮破裂已次破裂肉，破裂肉已次破裂筋，破裂筋已次破裂骨，破裂骨已次破裂髓。破裂髓時，彼等於中，受極嚴苦，最重切苦，乃至不可堪忍耐故，還於彼中，壽命終盡。此是最初第一極大，名活地獄，及餘十六諸小地獄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第二黑繩大地獄者，亦有十六五百由旬諸小地獄，而以圍遶，從黑雲沙，乃至最後第十六寒氷地獄，為一眷屬。諸比丘！於其中間，有何因緣，此大地獄，名黑繩也？諸比丘！其彼黑繩大地獄中，所有眾生，生者有者出者住者，以諸不善業果報故，於上空中，忽然出生麤大黑繩，熾然猛焰，一向焰熱。譬如從地乃至向上，於其中間，有大黑雲，充遍出生，如是如是。而彼黑繩大地獄中，所有眾生，以諸不善業果報故，上虛空中，出大黑繩，熾然猛焰，為彼地獄諸眾生輩，墮於身上，墮身上已，即燒地獄諸眾生皮，燒皮已燒肉，燒肉已燒筋，燒筋已燒骨，燒骨已徹至於髓，髓出已然，髓既然已，復出大焰。彼等於中，受嚴切苦，受極重苦，彼以罪業，命既未終，乃至未盡惡不善業，未滅未變未除未畢，若於往昔若人非人身造作者，一切悉受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其彼黑繩大地獄中所有眾生，生者有者住者化者，以諸不善業果報故。時守獄者，取彼地獄諸眾生輩，撲著熾然熱鐵地上，乃至一向燋焰猛盛，仰臥著已，以熱鐵繩處處拼度，既拼度已，以鐵斲斤熾然赫焰，乃至交橫斫彼地獄諸眾生身，作於兩分，或作三分四分五分，乃至十分二十分，或五十分，或復百分。譬如世間工巧木匠，若木匠弟子，取於諸木，安地上已，即用黑繩而以拼度，拼度訖了，以利斲斤，或作二分，三四五分，或復十分二十分，或作百分，如是如是。諸比丘！然彼黑繩大地獄中所有眾生，亦復如是，其守獄者，取彼眾生，撲置熱鐵熾然地上，乃至仰臥，以鐵黑繩拼度作道，即用斲斤斫破其身作諸分段，亦復如是。彼等於中，乃至痛切，受極嚴苦，命既未終，又未盡彼不善諸業，及以往昔人身作來，一切具受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而彼黑繩大地獄中所有眾生，有者化者乃至住者。時，守獄者取彼眾生，撲著熾然熱鐵地上，乃至取已仰臥於地，以鐵黑繩拼度其身，即以鐵鋸熾然猛焰，鋸彼地獄眾生身破，破已復破乃至大破，次復更裂，裂已復裂乃至大裂，或割或截，既

割截已，復更割截或大割截。譬如世間巧用鋸師，若鋸解師所有弟子，取於諸木，安置地上，即以黑繩，拼度作道，以利鐵鋸而鋸破之，破已復破乃至大破，次復更裂，裂已復裂乃至大裂，而復割截，既割截已，復更割截及大割截。如是如是，諸比丘！其彼黑繩大地獄中，所有眾生，生者有者，乃至住者，其守獄者，取彼眾生，撲置熱鐵熾然地上，乃至令其仰臥地已，以鐵黑繩拼度作道，即以鐵鋸熾然猛焰，解破其身，破已復破乃至大破，裂已復裂乃至大裂，割已復割乃至大割，截已復截乃至大截。彼等於中，乃至具受極嚴重苦。命既未終，略說如上，乃至人身所作來者，於中備受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而彼黑繩大地獄中，諸眾生輩，所有生者乃至住者，其守獄者，取彼眾生，以熱鐵砧熾然猛焰，乃至令彼自相搥打。彼等打時，燒手、燒脚、或燒手脚，燒耳、燒鼻、或燒耳鼻，燒支、燒節、燒諸支節。彼等於中，乃至受於極嚴重苦。命既未終，略說如上，及以人身所作來者，一切具受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而彼黑繩大地獄中，所有眾生，乃至住者，為彼等故，上虛空中有大黑繩出生，熾然極大猛焰，乃至一向墮彼地獄眾生身上。黑繩墮時，絞彼地獄諸眾生身，絞已復絞乃至大絞，勒已復勒乃至大勒。既絞勒已後復還為風吹開解。風開解時，而彼地獄諸眾生輩，從身剝皮，既剝皮已次復剝肉，既剝肉已其次抽筋乃至破骨，既破骨已，吹髓而去。彼等爾時於其中間，乃至受於極嚴重苦。命既未終，略說如上，未盡於彼惡不善業，如是次第，一切具受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彼地獄中，諸眾生輩，有無量時長遠道中，從彼黑繩大地獄出，出已馳走，乃至求覆求室求洲、求歸依處、求救護處，詣黑雲沙五百由旬小地獄中入已，略說乃至如上到第十六寒氷地獄，入彼獄已，乃至命終，受種種苦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眾合大地獄，亦有十六諸小地獄，各皆縱廣五百由旬，而相圍遶，從黑雲沙小地獄中，乃至略說，其最在後寒氷地獄。諸比丘！於其中間，有何因緣，彼大地獄，名為眾合也？諸比丘！而彼眾合大地獄中，所有眾生，生者有者出者化者，乃至住者，為彼等故，生於兩山，名為白羊、口食，熾然極猛光焰。爾時，彼等地獄眾生，入彼山內。彼等入已，時彼兩山各各相磨、各各相打、各各相揩，彼山如是合已磨已，打揩各訖，還住本處。譬如毘佉瓮共囉毘佉瓮(此二是閃電名)，相合相磨相揩相打，彼既相合，相磨打已，各還本處。如是如是，諸比丘！彼之二山，相合相磨相揩相打，著已各散還歸本處，亦復如是。然於彼中，所有地獄諸眾生輩，被山合著揩磨打時，身體一向膿血流出，唯骸骨在，彼

等爾時乃至受於極嚴重苦。命既未終，略說乃至如上次第，如是當知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其彼眾合大地獄中，所有眾生，生者住者，其守獄者，取彼地獄諸眾生輩，以大鐵石熾然猛焰，乃至撲彼地獄眾生，置熱地上，令其仰臥，彼鐵石上，更取別石以覆其上，如世間磴，如是用磨，磨已復磨，大磨作末，既作末已，復更細磨。彼等磨時，更復重研，研已復研，大研作塵。既作塵已，復作細塵。如是種種作塵末時，一向唯見膿血流出，空有骸骨塵末而在。彼等於中乃至受於極重苦惱。命既未終，略說如上，次第應知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而彼眾合大地獄中，所有地獄諸眾生輩，生者有者乃至住者，其守獄卒取彼眾生，撲置熱鐵大鐵槽中，其槽熾然一向猛焰。擲槽中已，猶如世間壓諸甘蔗及以胡麻，如是柞壓，壓已復壓，如是大壓。彼等壓時，其傍唯見膿血流出，一邊唯有骸骨滓在於中，乃至受大嚴苦，略說如上。命既未終，其中受苦種種痛劇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而彼眾合大地獄中，所有地獄諸眾生輩，生者有者乃至住者，其守獄卒取彼眾生，擲鐵臼中熾然猛焰，乃至一向極熱鐵杵持用擣築，擣已復擣乃至大擣。如是又築，築已復築，乃至大築。既擣築已，復更碎末，又大碎末。彼等如是，舂擣築碎，作塵末時，唯有膿血一向傍流，一邊唯有骸骨末在。彼等於中，乃至極受嚴切重苦，略說如上。乃至其中，命未終盡，具受眾苦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而彼眾合大地獄中，所有地獄諸眾生輩，生者有者乃至住者。爾時，於上虛空之中，有大鐵象，自然出生，熾然猛壯，乃至一向光焰赫盛。為彼地獄諸眾生輩，從其頭頂乃至足趺，象以兩腳蹋其髑髏，蹋已復蹋，乃至大蹋。彼象蹋時，能令彼等地獄眾生，身諸膿血一向流出，一邊唯有骸骨獨在。彼等於中受大嚴苦，略說如上。命未終盡，如是次第，於中具受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而彼眾合大地獄中，諸眾生輩，經無量時長遠道中，從於眾合大地獄出。出已一向馳奔而走，乃至求於救護之處，向黑雲沙五百由旬小地獄中。入已乃至寒氷地獄，具受眾苦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其彼叫喚大地獄中亦有十六五百由旬諸小地獄，從黑雲沙乃至最後寒氷地獄。諸比丘！於其中間，有何因緣，稱彼叫喚為大地獄？諸比丘！而彼叫喚大地獄中諸眾生輩，生者有者乃至住者，其守獄卒，駈彼地獄諸眾生輩，令其入於諸鐵城中，其城熾然熱鐵猛焰，其光焰赫。彼等於中，乃至受於嚴重苦故，眾惱逼切，共相和合，恒大叫喚，名叫喚獄。其彼獄中，以鐵為屋房室輦輿，皆以鐵為樓觀園池，悉熱炭火，熾然光耀，一向洞徹。驅逐彼等受罪眾生，擲著於中，諸苦逼切，不可忍耐，即便叫喚，是故名

為叫喚獄也。彼等於中，受大嚴苦，略說如上。命既未終，未盡彼等惡不善業，如是次第，具足而受。諸比丘！其彼地獄諸眾生輩，經無量時長遠道中，從彼叫喚大地獄出。出已馳走，略說如前，乃至求於救護之處，詣黑雲沙五百由旬小地獄中，入已如前，乃至略說，其次最後寒氷地獄，其中命終，具受眾苦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彼大叫喚大地獄中，亦有十六諸小地獄，以為眷屬，皆悉縱廣五百由旬，從黑雲沙，乃至最後寒氷地獄。諸比丘！於彼中間，有何因緣，名大叫喚大地獄也？諸比丘！彼大叫喚大地獄中，所有眾生，生者住者。時守獄卒取彼眾生，悉皆擲置鐵屋室中，熾然大熱，乃至一向光焰猛壯。彼等於中，受極嚴苦，逼切難忍，眾惱和合，遂大叫喚，以是緣故，稱彼地獄，名大叫喚。彼地獄中，有鐵屋宇鐵房、鐵輦鐵閣鐵樓，其中炭火，沸湧盈溢。彼等於中，受極重苦，略說如前。既未命盡，如是次第，具足而受。諸比丘！而彼地獄諸眾生輩，經無量時長遠道中，從大叫喚大地獄出。出已馳走，乃至略說，求救護處，詣黑雲沙小地獄中。入已乃至最後十六寒氷地獄，於中命終，具受眾苦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其彼熱惱大地獄中，亦有十六諸小地獄，以為眷屬，其獄各各如前，縱廣五百由旬，從黑雲沙乃至最後寒氷地獄。諸比丘！於其中間，有何因緣，稱彼名為熱惱大地獄？諸比丘！其彼熱惱大地獄中，諸眾生輩，生者有者乃至住者，其守獄卒，取彼地獄諸眾生輩，擲鐵鑊中，頭直向下，脚皆向上，熾然沸湧，乃至一向熱焰湯火。彼等於中，被燒煮故，是故名為熱惱獄也。而彼獄中，有諸鐵釜鐵瓮鐵瓮、鐵瓨鐵盥鐵鏊鐵鼎，並皆熾然，一向猛焰。彼等於中，若燒若煮，故名熱惱，乃至受於極嚴重苦。命既未終，未盡彼等惡不善業，如是次第，一切悉受。諸比丘！彼地獄中，諸眾生輩，經無量時長遠道中，從彼熱惱大地獄出。出已乃至馳奔而走，欲求救護歸依之處，向黑雲沙小地獄中，略說乃至寒氷地獄，於彼命終，具受眾苦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彼大熱惱大地獄中，亦有十六諸小地獄，各各縱廣五百由旬，從黑雲沙小地獄中，乃至最後寒氷地獄。於其中間，有何因緣，名大熱惱大地獄也？諸比丘！彼大熱惱大地獄中，諸眾生輩，生者有者乃至住者，其守獄卒，取彼地獄諸眾生輩，捉頭擲下，以脚向上，置鐵釜中，熾然猛火，乃至一向熱焰衝出。彼等於中，極受熱惱大熱惱已，復大熱惱，是故名為熾然最大熱惱獄也。彼等於彼熱鐵瓮中、盆中鑊中鼎中鎗中，熾然熱惱，極大苦切。擲著中已，彼等於中為地獄火，若燒若煮若炙若煎，受諸苦惱，惱已復惱，以是故名最熾猛熱極惱獄也。彼等於中，受劇苦惱，略說如前。乃至命終，如是次第，於中受苦。諸比丘！彼地獄中諸眾生

輩，經無量時長遠道中，從彼熾熱極大劇惱地獄出已，馳奔而走，乃至略說，欲求救護歸依之處，詣黑雲沙小地獄中，乃至最後寒氷地獄，命既未終，受諸苦惱，次第如前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彼阿毘脂大地獄中，亦有十六諸小地獄而為眷屬，以自圍遶，其獄各廣五百由旬，初黑雲沙，乃至最後寒氷地獄。諸比丘！於彼中間，有何因緣，名阿毘脂大地獄也？諸比丘！其阿毘脂大地獄中，諸眾生輩，生者有者出者住者，彼等眾生，以惡不善業果報故，彼守獄者自然出生，各各以手，取彼地獄諸眾生身，撲著熱鐵熾然地上，火焰直上，一向猛壯，覆面撲已，即持利刀，從其脚踝，抽拔出筋，乃至頭髮皆相連挽，貫徹心髓，痛苦難論。如是拔已，然後令駕鐵車而行，熾然光焰，一向猛熱，將其經歷無量由旬鐵地而過。所行之處，純是洞然熱鐵險道，去已復去，隨彼心意，無暫時停，欲向何處，稱意便去，隨所去處，隨所到處。彼等如是，將彼去時，欲將去時，意欲去時，即消彼等身諸肉血，無復遺餘。以是因緣，受嚴切苦，極重劇苦，意不憙苦。命既未終，乃至未盡惡不善業，未滅未散未變未移，若於往昔人非人身所作來者，一切悉受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彼阿毘脂大地獄中，諸眾生輩，生者有者化者住者，以惡不善業果報故，從於東方有大火聚，忽爾出生，熾然赫色，極大猛焰，一向洞赫。如是次第，南方西方及北方等，諸方各各皆有極大火聚出生，熾然光焰，悉皆猛赫。彼等於中，以此四方四大火聚之所圍繞，漸漸逼近，共相和合，令諸眾生受諸痛苦，乃至受彼大嚴切苦。命既未終，略說如上，於彼獄中，一切具受。

起世因本經卷第三

起世因本經卷第四

隋天竺沙門達摩笈多譯

地獄品下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彼阿毘脂大地獄中，諸眾生輩，生者有者乃至住者，以惡不善業果報故，從於東壁光焰出已直射西壁。到已而住，從於西壁光焰出已，直射東壁，到已而住；從於南壁光焰出已，直射北壁；從於北壁光焰出已，直射南壁；從下向上，自上射下，縱橫交接，上下衝射；熱光赫焰，騰沸相激。彼等於中，以此六種大猛火聚，擲諸眾生，以著其中，乃至受於極嚴切苦。命既未終，乃至略說，彼不善業未畢未盡，於其中間，具足而受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彼阿毘脂大地獄中，諸眾生輩，生者有者乃至住者，以惡不善業果報故，經無量時長遠道中，見獄東門忽然自開。是時，彼獄諸眾生輩，以見聞彼開門聲故，走向彼處，走已復走，大速疾走：『我等今者至於彼處，決應得脫。我等今者達到彼處，應當大吉。』彼等眾生，如是走時，走復走時，速疾走時，其身轉更熾然光焰。譬如世間有力壯夫將大火炬逆風而走，而彼火炬，更復轉然焰熾猛盛。如是如是，彼等走時，走已復走，如是走時，身諸支節，轉復熾燃，舉足之時，肉血離散，下足之時，其肉還生。又復彼等，如是奔走，欲近門時，為彼等故，門自然閉。眾生爾時，於彼獄中，熱鐵地上熾燃光焰，一向悶絕，覆面而踣。彼等於中，既覆踣已，即燒其皮，燒皮已次燒肉，燒肉已燒筋，燒筋已燒骨，燒骨已至髓，髓出已即時烟出，烟出已復出烟、大出烟。彼等於中，乃至次第受極嚴苦。命既未終，略說如前，未盡彼惡不善之業，乃至往昔人非人身所作來者，於中具受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彼阿毘脂大地獄中，諸眾生輩，生者有者乃至住者，以諸不善業果報故，經無量時長遠道中，是時彼獄南門西門乃至北門，還如是開。時彼地獄諸眾生輩，聞彼開聲，向門而走，走已復走，乃至大走，作如是念：『我等今者，當於此處，必應得脫，我等於今定當脫了。』彼等如是大馳走時，其身轉復熾然猛烈。譬如壯夫手中執持大乾草炬逆風而走，彼炬既然，轉復熾盛。如是如是，彼等眾生，走已復走，乃至大走。作是走時，彼等身分，轉更熾燃，舉擲足時，肉血俱散，欲下足時，肉血還生。及到門時，彼門還閉，彼等於中，熱鐵地上，熾然焰盛，專一向走，既不得出，其心悶亂，覆面倒地。彼等於中，既倒地已即燒身皮，既燒皮已次燒其肉，既燒肉已復燒於骨，乃至徹髓，洞然烟出，其烟

燋焯，復出赤光，烟焰相雜，熱惱復倍。彼等於中，受極嚴苦，略說如前。乃至壽命未得終盡，惡不善業未滅未離未變未散，乃至往昔若人非人身造作者，一切悉受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彼阿毘脂大地獄中，所有眾生，乃至住者，以諸不善業果報故，為彼地獄火所燒時，眼所見色，皆是意中所不憙色，有意憙者而不現前。非意所好、非是好者，不愛之色、不善之色，而恒逼惱。耳所聞聲、鼻所聞香、舌所取味、身所覺觸、意所念法，皆是意中所不憙法。若非意憙，非可愛法，而來現前，凡有境界皆是不善。彼等於中，以是因緣，恒受極重苦惱麁澁，其色惡故，其觸亦然。乃至壽命未得終盡，惡不善業，未沒未滅，若於往昔人非人身造作一切諸惡業者，悉皆具受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更何因緣，彼阿毘脂大地獄者，稱阿毘脂大地獄也？諸比丘！其阿毘脂大地獄中，於一切時，無有須臾得暫受樂，乃至如一彈指頃時，是故稱彼大地獄者，為阿毘脂也。如是次第，具足受苦。諸比丘！彼大地獄諸眾生輩，經無量時長遠道中，乃至從彼阿毘脂中大地獄出。出已馳走，走已復走，乃至大走，欲求屋宅、求覆求洲、求歸依處、求救護處，詣黑雲沙五百由旬小地獄中。入已乃至略說，最後到第十六寒氷地獄，具受眾苦，彼處命終。」

此中世尊說如是偈：

「若人身口意造業，　作已向於惡道中，
如是當生活地獄，　其中可畏毛竪處。
經歷無數千億年，　死已須臾還復活，
怨讎各各相報對，　此由眾生更相殺。
若於父母起惡心，　或佛菩薩聲聞眾，
此等皆當墮黑繩，　彼處受苦極嚴劇。
教他正行令邪曲，　見人友善必破壞，
彼等皆墮黑繩獄，　兩舌惡口多妄語。
樂作三種重惡業，　不修三種善根芽，
此癡人輩墮合獄，　彼等於中久受苦。
或害羊馬及諸牛，　種種雜獸雞猪等，
并殺諸餘蟲蟻類，　彼等墮於合獄中。
世間怖畏相多種，　以此逼切惱人故，
彼墮磕山等獄中，　拋押臼杵舂擣苦。
貪欲恚癡惡使故，　迴轉正理令別異，
判是作非乖法律，　彼為刀劒輪所傷。
若倚強勢劫奪他，　有力無力皆悉取，

故作如是諸逼切，　彼為鐵象所蹴蹈。
若樂殺害諸眾生，　身手血塗心嚴惡，
常行如是不淨業，　彼等當生叫喚中。
諸種觸惱眾生故，　於叫喚獄多被煑，
彼中復有大叫喚，　此由諂曲鈐猾心。
諸見稠林所覆蔽，　愛網彌密所沈淪，
常行如是最下業，　彼則墮於大叫喚。
若至此大叫喚中，　熾然鐵城毛竪處，
其中鐵堂及鐵屋，　所來入者悉燒然。
若作世間諸事中，　多諸惱亂眾生者，
彼等當生熱惱獄，　受諸熱惱無量時。
世間沙門婆羅門，　父母尊長諸耆舊，
若恒觸惱令不憙，　彼等皆墮熱惱中。
生天淨業不樂修，　所愛至親常遠離，
如是之事憙作者，　彼皆當入熱惱獄。
惡向沙門婆羅門，　并諸善人父母等，
或復害於其餘尊，　墮熱惱中常被煮。
恒多造作諸惡業，　不曾發起一善心，
如是人向阿毘脂，　當受無量眾苦惱。
若說正法為非法，　說諸非法為正法，
既無增益於善者，　彼等皆當入阿毘。
活及黑繩此兩獄，　合會叫喚三為五，
熱惱大熱共成七，　其阿毘脂為第八。
此等八是大地獄，　嚴熾苦切難忍受，
惡業之人所作故，　其中小獄有十六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此偈已，告諸比丘，作如是言：「汝諸比丘！今應當知，彼之世界於兩中間，別更復有十地獄住。何等為十？所謂頰浮陀地獄、泥囉浮陀地獄、阿浮地獄、呼呼婆地獄、阿吒吒地獄、搔揵提迦地獄、優鉢羅地獄、波頭摩地獄、奔荼利地獄、究牟陀地獄。諸比丘！於彼中間，有如是等十種地獄。諸比丘！何因何緣，其頰浮陀地獄，名為頰浮陀也？諸比丘！彼頰浮陀地獄之中，諸眾生輩，有得如是色身形體，譬如泡沫，是故名為頰浮陀也。復更於中有何因緣，其泥囉浮陀，名為泥囉浮陀也？諸比丘！彼泥囉浮陀地獄之中，諸眾生輩，有得如是色身形體，譬如肉片，是故名為泥囉浮陀也。又復於中何因何緣，其阿呼地獄，名為阿呼也？諸比丘！彼阿呼大地獄中，諸眾生輩，受於嚴苦逼切之時，叫喚唱言『阿呼阿呼』，甚大苦也，是故名為阿呼呼也。又復於中何因何

緣，其呼呼婆，名為呼呼婆也？諸比丘！彼呼呼婆地獄之中，諸眾生輩，為彼地獄極苦所逼切時，叫喚唱言『呼呼婆』，是故名為呼呼婆也。又復於中何因何緣，其阿吒吒地獄，名為阿吒吒也？諸比丘！彼阿吒吒地獄之中，諸眾生輩，以極苦惱受逼切時，稱叫喚言『阿吒吒』，亦不能自口中出舌，是故名為阿吒吒也。又復於中何因何緣，其搔揵提迦，名為搔揵提迦也？諸比丘！彼搔揵提迦地獄之中，火如是色，譬如搔揵提迦華，是故名為搔揵提迦也。又復於中何因何緣，其優鉢羅，名為優鉢羅也？諸比丘！彼優鉢羅地獄之中，火如是色，譬如優鉢羅華，是故名為優鉢羅也。又復於中何因何緣，其究牟陀地獄，名為究牟陀也？諸比丘！彼究牟陀地獄之中，火有是色，譬如究牟陀華，是故名為究牟陀也。又復於中何因何緣，其奔荼梨迦，名為奔荼梨迦也？諸比丘！彼奔荼梨迦地獄之中，火有是色，譬如奔荼梨迦華，是故名為奔荼梨迦也。又復於中何因何緣，其波頭摩，名為波頭摩也？諸比丘！彼波頭摩地獄之中，火有是色，譬如波頭摩華，是故名為波頭摩也。

「諸比丘！譬如憍薩羅國中，二十佉囉迦(佉囉迦者隋言二十斛)，烏麻高滿不槩令平，而於彼中，有一丈夫，滿一百年，取一烏麻。如是次第，滿百年已，復取一粒烏麻擲出。諸比丘！擲彼憍薩羅滿二十佉囉迦烏麻盡已，如是時節，我說其一頻浮陀壽，猶未畢盡。且以此數，略而計之，如是二十頻浮陀壽，為一泥囉浮陀；二十泥囉浮陀，為一阿呼；二十阿呼，為一呼呼婆；二十呼呼婆，為一阿吒吒；二十阿吒吒，為一搔揵提迦；二十搔揵提迦，為一優鉢羅；二十優鉢羅，為一究牟陀；二十究牟陀，為一奔荼梨迦；二十奔荼梨迦，為一波頭摩；二十波頭摩，為一中劫。

「諸比丘！其波頭摩地獄處所，若眾生輩，離彼一百踰闍那住(踰闍那者隋數四十里也)，為彼獄火光焰所燒；若離五十踰闍那住，諸眾生輩，皆盲無眼；若離二十五踰闍那住，諸眾生輩，身之肉血自然破散。諸比丘！其瞿迦梨比丘，為於舍利弗及目 揵連邊，起誹謗心、濁惡心已，死後即生彼波頭摩地獄之中。生彼處已，從口生焰，出長十肘(肘長二尺)。於其舌上，自然而有五百具犁，恒常耕之。諸比丘！我於餘處，未曾見有如是色類而自損害，所謂於諸梵行人邊，心生垢濁，自損故、惡心故、不利益心故、無慈心故、無淨心故。諸比丘！是故汝等應須於彼諸梵行邊，當起於慈身口意業，如我所見，晝夜起慈身口意者，常受安樂。是故汝等諸比丘輩，皆當如我所見所說，汝應晝夜常起慈心，汝等應當如是習學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此伽陀：

「世間人輩當生時，　舌頭自然出斤斧，

所謂口中說惡故，　還自損害割其身。
應讚歎者不稱譽，　合毀辱人反談美，
如是名為口中諍，　以此諍故無樂受。
若人博戲得資財，　此是世間少言諍，
清淨行邊起濁心，　是名口中大鬪諍。
如是三十六百千，　泥囉浮陀地獄數，
及五頞浮陀地獄，　墮彼波頭摩獄中，
以毀聖人致如是，　緣口意業作惡故。

「諸比丘！彼界中間，復有諸風，名曰熱惱。諸比丘！彼等諸風，若來到此四世界中，而此四洲世界所有諸眾生輩，生者住者，彼皆一切，皆散皆滅皆壞皆無。譬如葦荻，若被刈已，不得水時，乾壞無有。如是如是，諸比丘！彼界中間，所有諸風，名熱惱者，彼等若來此四界時，此四洲界所有眾生，一時皆悉乾壞無有。彼等以此內輪圓山、大輪圓山二山所障，是故彼風不來到此。諸比丘！彼輪圓山、大輪圓山，能作如是最大利益，為此四洲四世界中諸眾生等，作依業故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又於彼處世界中間，有諸風吹地獄，燒煑眾生身肉脂髓，臭穢燋焞氣響種種不淨。諸比丘！彼風若來到此四洲世界中時，爾時四洲世界之中，所有眾生乃至住者，彼等皆盲無復眼目，以其氣惡臭處猛故。然彼輪圓及大輪圓二山障礙，以障礙故，不來於此。諸比丘！彼內輪圓及大輪圓二山，能為此四洲界諸眾生等，造作如是最大利益，成諸眾生依止業故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又彼界中，更有大風，名僧伽多(僧伽多者隋言合會)。諸比丘！彼風若來此世界中，則四大洲及諸八萬四千小洲，并餘大山，及須彌留山王，悉能擎舉，去地令高一俱嚧舍(四肘名一弓，千弓名一俱嚧舍)，舉已能令分散破壞，乃至二三四五六七俱嚧舍地，既擎舉已，悉能令其星散破壞；乃至高一踰闍那地，擎舉星散破壞如前，如是二三四五六七踰闍那地，擎舉破壞悉令分散，乃至一百踰闍那地，既擎舉已分散破壞，及二三四五六七百踰闍那地，擎舉已碎分散破壞，亦復如前；乃至一千踰闍那地，既擎舉已塵散破壞，及二三四五六七千踰闍那地，悉擎舉已分散破壞。諸比丘！譬如壯健有力丈夫，以手搦取麥麩一把，高擎舉已，於虛空中，粉末分散悉令碎壞。如是如是，諸比丘！彼世界中，最大極吹僧伽多風，若來到此四洲界中，爾時此界四方大洲，并及八萬四千小洲，餘諸大山及須彌留山王，擎舉高一俱嚧舍地，分散破壞，略說如前，乃至七千踰闍那地，既擎舉已，塵散破壞。諸比丘！但以得彼內輪圓山、大輪圓山二山障礙，以障礙故不來於此。諸比丘！彼內

輪圓、大輪圓山，二山威德，有如是力，能大利益，為此四洲四世界中諸眾生等，作依業故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於彼世界中間之外閻浮洲南，有閻摩王宮殿住處，縱廣六千踰闍那地，七重牆壁、七重欄楯、七重鈴網，其外七重多羅行樹，周匝圍遶雜色可觀，七寶所成，所謂金銀鞞琉璃、頗致迦赤真珠、車璩馬瑙等，七寶之所成就。於彼四方各有諸門，彼等諸門，皆有却敵樓櫓臺殿、園苑華池。其諸華池及園苑內，有種種樹，其樹各有種種眾葉，及種種花，與種種果，彌滿遍布種種香熏，種種眾鳥各各自鳴。復次，諸比丘！別有一時及三摩耶，其閻摩王以惡不善業果報故，於夜三時晝三時間，自然而有赤融銅汁，在前出生。當如此時，其王宮殿，即變為鐵，於先所有五欲功德，在目 前者，皆沒不現，若在宮內，即於宮內如是出生。時，閻摩王見此事已，怖畏不安，諸毛皆竪，即便出外，若在宮外，即復於外如是出生。時，閻摩王心生怖畏，戰動不安，身有諸毛，一時皆竪，即走入內。時，守獄者取閻摩王，即便撲著熱鐵地上，熾燃猛盛一向光炎，撲仰臥已，即以鐵鉗用開其口，以洋銅汁置於口中。時閻摩王，即燒脣口，燒脣口已次燒於舌，既燒舌已即燒咽喉，燒咽喉已，即燒大腸及小腸等，次第燋然，從下而出。即於彼時及三摩耶，其閻摩王作如是念：『所有眾生，以其往昔身作惡行、口作惡行、意惡行者，彼等皆受如是種種形色苦惱，心不憙處，譬如地獄諸眾生輩。我今亦然，并及餘者，若共閻摩王同作業眾生之輩。嗚呼！願我從此捨身死已，墮和合中，共於人間相逢受生。爾時，我於如來教法中，當得信解。爾時，我於彼處，當得信解，具足已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得信解，從家出家。我於爾時出家已，和合不久，若善家子為何事故，正得信解，從家出家，即彼無上梵行盡處現見法中，自得通證。作具足已，願我當行，我今已盡生死，已立梵行，應所作者，皆作辦訖，更不復於後世受生。』諸比丘！其閻摩王，或復有時發如是等求習善念。於彼時中，其閻摩王所住宮殿，還成七寶種種出生，及天五欲功德現前，悉皆具足。當於彼時，其閻摩王復作是念：『所有一切諸眾生輩，以身善行口意善行，願於彼等，各各皆受如是安樂，譬如空住諸夜叉輩，如我今者，自餘閻摩王，所有同集業眾生者。』

「諸比丘！世間凡有三種天使。何等為三？所謂衰老及病、死也。諸比丘！有一種人，以自放逸，身行惡行及其口意行於惡行。而其彼人，身口及意行惡行已，彼因緣故，身壞命終，向於惡趣，生地獄中。其守獄者，驅彼眾生，即時將向閻摩王邊白言：『天王！此之丈夫，昔在人中，縱逸自在，不善和合，恣身口意，行於惡行；然此以其身及口意行惡行已，今來生此。是故天王！善好教示，善

好訶責。』時，閻摩王問彼丈夫：『汝善丈夫！昔在人間，第一天使，善好教示，善好訶責，汝豈不見彼之天使出現生耶？』彼答言：『天！我實不見。』時，閻摩王復更告言：『丈夫！汝豈不見往昔世間有人身時，或作婦女、或作丈夫，衰老相現，摩訶羅時，齒缺髮白，皮膚緩皺靡子遍滿，狀如烏麻，傴僂背曲，跛跂而行，步不依身，恒常偏側，頸皮寬緩，如牛咽垂，脣口乾枯，喉舌燥澁。身體屈折，氣力綿微，喘息作聲，猶如挽鋸。向前欲倒，倚杖而行，既離盛年，肉血消盡。羸瘦趣向未來世路，舉動厊弱失壯時形。乃至身心，恒常戰慄，其諸支節一切悉皆疲懈已不？』彼人答言：『天！我實見之。』

「時，閻摩王復更告言：『汝愚丈夫，無有智慧。汝昔既見如是相貌，云何不作如是思念：「我今身上，亦有是法、亦有是事，我今亦未離如是法，我今具有如是老法。既未得離，我今應當為身口意亦可造作微妙善業，使我當有長夜利益安樂報也。」』時，彼丈夫即答言：『天！我實不作如是思念。何以故？以心縱蕩行放逸故。』時，閻摩王，又更告言：『愚癡丈夫，若如是者，汝自懈怠，行放逸故，不修身口及意善業。以是因緣，汝當長夜，得大苦惱，無有安樂，是故汝當具足受此放逸行罪，當得如是惡業果報，如彼放逸丈夫受者。又汝丈夫，此之苦報惡行業者，非汝母作、非汝父作、非兄弟作、非姊妹作、非國王作、非諸天作、亦非往昔先人所作，是汝丈夫，自於身中，作此惡業，今自聚集，汝還自當受此報也。』

「爾時，彼世閻摩羅王，具以如是第一天使，善好教示，訶責彼已，復更次以第二天使，善好教示，訶責告言：『丈夫！汝豈不見第二天使世間出也？』彼答言：『天！我實不見。』王復告言：『丈夫！汝豈不見，往昔世間作人身時，四大和合，一旦乖違，若婦女身、若丈夫體，患苦困篤，或在小床或大床上，以自屎尿污穢於身，宛轉糞中不得自在。臥起行坐，皆人扶持，或人洗拭，或人抱出，或有與飲，或復與食。』彼人答言：『天！我實見之。』王復告言：『丈夫！汝見如是，若巧智者，云何不作如是思念：「我今亦有如是之法、我今亦有如是之事、我亦未離如是患法、我亦自有如是患事。既未免脫，應自覺知，我今亦可作諸善業，若身若口若意善業，為我當來長夜，作於大利益所大安樂處。」』彼人答言：『天！我實不作如是思念，以懈怠心行放逸故。』王復告言：『丈夫！汝今既是行放逸者，懶惰懈怠不作善業，若身若口若意善業，汝何能得長夜利益及安樂報？是故汝當修行善事，若行放逸，隨放逸故，汝此惡業非父母作、非兄弟作、非姊妹作、非王非天，

亦非往昔先人所作、非諸沙門及婆羅門等之所造作。此之惡業，汝既自作，汝還自受此果報也。』

「時，閻摩王依次以此第二天使，善好教示，訶責彼已，依次更以第三天使教示，訶責彼丈夫言：『汝愚丈夫，汝在人間作人身時，豈可不見第三天使世間出生？』彼答言：『天！我實不見。』」

「時，閻摩王復告彼言：『汝丈夫！豈可不見彼世間時，若復婦女、若有丈夫，隨時命終，安置床上，將向於外，以雜色衣，而覆其上。又作種種斗帳軒蓋而普周匝，為諸眷屬之所圍遶，絕諸瓔珞，舉手散髮，或將灰土以坌頭上，最極悲惱號咷哭泣，或言「嗚呼」、或言「多多」、或言「養育」，舉聲大叫，搥胸哀慟，種種語言，酸切哽楚，汝悉見不？』彼丈夫言：『天！我實見之。』

「時，閻摩王復告彼言：『丈夫！汝昔既見如此之事，何不自作如是思念：「我今亦有如是之法，我身亦有如是之事，我既未脫如是之事，我亦有死，亦有死法，未得免離。我今亦可作諸善業，若身若口若意善業，為我長夜作大利益作安樂故。」』時，彼丈夫即答天言：『我實不作。何以故？以放逸故。』時，閻摩王復告彼言：『丈夫！汝今既是放逸行者，以放逸故不作善業，亦不聚集其餘諸善，謂身口意，為汝長夜作於利益，當作安樂，是故汝今有如是事。依放逸行，以放逸故，汝自招此惡不善業。汝此惡業，非父母作、非兄弟作、非姊妹作、非王非天，亦非往昔先人所作，又非沙門婆羅門作。丈夫！汝此惡業，是汝自作自聚集故，得此果報，汝還自受。』時，閻摩王具足以此第三天使，教示訶責，勅彼丈夫，言語訖已，即棄捨之。時，守獄者種種取彼丈夫手臂，以頭向下，持足向上，即擲置於諸地獄中。」

世尊爾時說伽他言：

「眾生造作惡業已，　死後墮於惡趣中，
時閻摩王見彼來，　以悲愍心而訶責：
『汝昔在於人間時，　可不見於老病死，
此是天使來告示，　云何放逸不覺知？
縱身口意染諸塵，　不行施戒自調伏，
如此云何名有識，　而不造作利益因？』
爾時如法閻摩王，　作是訶責罪人已，
彼即喘息心恐怖，　戰懼便作如是言：
『以我昔共惡朋友，　聞善意中不憙作，
貪欲瞋恚所纏覆，　不作自利故損身。』
『汝既不修眾善因，　唯造種種諸惡業，
愚癡今日當得果，　彼業受來地獄中。
如此一切諸惡業，　非父非是母所作，

亦非沙門婆羅門，　非是國王非諸天。
此直是汝自造作，　諸惡業子不淨故，
自既作此諸惡業，　今當分受此惡果。』
彼王以是三天使，　次第訶責罪者已，
閻摩羅王於彼時，　棄捨諸罪眾生去。
時閻摩世所住者，　即便取彼丈夫輩，
牽將向於地獄中，　極大可畏毛豎處。
四邊相向有四門，　四方四維皆整頓，
諸院垣墻皆是鐵，　用鐵周匝以為欄。
熾然猛熱鐵為地，　光焰嚴盛烟火合，
遙見可畏心已驚，　嚴熾焰赫難可向。
猶如一百由旬內，　大火熾然悉彌滿，
其中所燒眾生輩，　皆由往昔作惡因。
被於天使之所訶，　而心放逸無覺察，
彼等即今長夜悔，　皆由往昔下劣心。
所有智慧諸人等，　若見天使來開導，
應當精勤莫放逸，　諸聖法王善巧說。
既見聞已須恐怖，　諸有生死窮盡處，
一切無過於涅槃，　種種患盡無有餘。
至彼安隱則快樂，　如是見法得寂滅，
所謂諸怨皆已度，　自然清淨得涅槃。

起世因本經卷第四

起世因本經卷第五

隋天竺沙門達摩笈多譯

諸龍金翅鳥品第五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一切諸龍，有四種生。何等為四？一者卵生、二者胎生、三者濕生、四者化生，如此名為四種生龍。諸比丘！其金翅鳥，亦四種生，所謂卵生、胎生、濕生及以化生，此等名為彼金翅鳥有四種生。諸比丘！大海水底有娑伽羅龍王宮殿，縱廣正等八萬由旬，七重垣牆、七重欄楯，周匝莊嚴，七重寶鈴，間錯珠網。復有七重多羅行樹，扶踈蔭映之所圍繞，妙色可觀，眾寶莊挍，所謂金銀琉璃、頗梨赤真珠、車璩馬瑙等，七寶所成。於彼四方各有諸門，而彼諸門，有諸重閣樓觀却敵，有諸園苑及以泉池。地與池中，各各皆有眾雜花草，行伍相當。復有諸樹，種種葉華，種種眾果，種種香熏，種種諸鳥，各各自鳴。

「諸比丘！彼須彌留山、佉低羅山，二山中間，有於難陀、優波難陀二大龍王宮殿住處，其處縱廣六千由旬，七重垣牆、七重欄楯，略說如前，乃至眾鳥各各自鳴。諸比丘！其大海北為諸龍王及諸一切金翅鳥王，有一大樹，其樹名曰居吒奢摩離(隋言麁聚)。彼之大樹，其本周圍有七由旬，其下入地二十由旬，其上出高一百由旬，枝葉遍覆五十由旬，其院縱廣五百由旬，七重牆塹，略說如前，乃至眾鳥，各各自鳴。諸比丘！彼居吒奢摩離大樹東面，有卵生龍及卵生金翅鳥諸宮殿住，宮各縱廣六百由旬，七重垣牆，略說如上，乃至眾鳥各各自鳴。

「其居吒奢摩離大樹南面，有胎生龍及胎生金翅鳥諸宮殿住，亦各縱廣六百由旬，七重垣牆，略說如前，乃至眾鳥各各自鳴。其居吒奢摩離大樹西面，有濕生龍及濕生金翅鳥諸宮殿住，亦各縱廣六百由旬，七重垣牆，略說如前，乃至眾鳥各各自鳴。其居吒奢摩離大樹北面，有化生龍及化生金翅鳥諸宮殿住，亦各縱廣六百由旬，七重垣牆，略說如前，乃至眾鳥各各自鳴。

「諸比丘！其彼卵生金翅鳥王，欲得搏取卵生龍時，於是即飛向居吒奢摩離大樹東面枝上，下觀海已，便以兩翅飛扇大海，水為之開二百由旬。海水開已，即便銜取卵生龍出，隨其所用，隨其所食。諸比丘！其諸卵生金翅鳥王，唯能取得卵生龍食，隨其所用，則不能取胎生之龍，及濕生龍、化生龍等。

「諸比丘！其諸胎生金翅鳥王，若欲得取卵生龍者，即時飛向彼居吒奢摩離大樹東枝之上，下觀大海，即以兩翅飛扇大海，水為之開

二百由旬，因而銜取卵生龍出，隨其所食。又復胎生金翅鳥王，若欲搏取胎生龍者，即便飛向彼居吒奢摩離大樹南枝上，下觀大海，即以兩翅飛扇大海，水為之開四百由旬，遂便銜取胎生龍出，隨其食用。諸比丘！其諸胎生金翅鳥王，唯能取得卵生諸龍及胎生龍，隨其所用，則不能得濕生諸龍、化生龍等。

「諸比丘！其諸濕生金翅鳥王，若欲得取卵生龍時，爾時飛上彼居吒奢摩離大樹東枝上，以翅飛扇大海，水為之開二百由旬，開已銜取卵生龍用，隨其所食。又復濕生金翅之鳥，若欲得取胎生龍時，即便飛向彼居吒奢摩離大樹南枝上，以翅飛扇大海，水為之開四百由旬，開已銜取胎生龍食，隨其所用。又復濕生金翅之鳥，若欲得取濕生龍者，爾時飛向彼居吒奢摩離大樹西枝上，以翅飛扇大海，水為之開八百由旬，即便銜取濕生龍用，隨其所食。諸比丘！其諸濕生金翅之鳥，唯能得取卵生諸龍、胎生之龍、濕生龍等，隨其所用，隨其所食，唯不能得化生諸龍。

「諸比丘！其諸化生金翅之鳥，若其欲得取卵生龍，爾時飛向彼居吒奢摩離大樹東枝上，以翅飛扇大海，水為之開二百由旬，即便銜取卵生龍食，隨其所用。又復化生金翅之鳥，若欲搏取胎生龍時，即便飛向彼居吒奢摩離大樹南枝上，以翅飛扇大海，水為之開四百由旬，時彼化生金翅之鳥，即便銜取胎生龍食，隨其所用。又復化生金翅之鳥，若欲得取濕生龍時，即便飛向彼居吒奢摩離大樹西枝上，以翅飛扇大海，水為之開八百由旬，即時銜取濕生龍食，隨其所用。又復化生金翅鳥王，若欲得取化生龍者，爾時即飛向彼居吒奢摩離大樹北面枝上，下觀於海，便以兩翅飛扇大海，水為之開一千六百由旬，即便銜取化生龍食，隨其所用。諸比丘！此等諸龍悉皆為彼金翅之鳥所取食噉。

「諸比丘！別有諸龍，彼金翅鳥不能取得。所謂娑伽羅龍王，不曾為彼金翅鳥王之所驚動；又有難陀龍王、優波難陀龍王，此二龍王等，亦不為彼金翅鳥取；又復提頭賴吒龍王、阿那婆達多龍王等，亦不為彼金翅鳥王之所撮取。諸比丘！復有自餘諸龍王等，亦不為彼金翅鳥取，所謂摩多車迦等、德叉迦等羯勒拏憍多摩迦等、熾婆陀弗知梨迦等、商居波陀迦等、甘婆羅阿濕婆多羅二龍王等。諸比丘！更有自餘諸龍住處，彼等界中，亦復不為諸金翅鳥之所食噉。

「諸比丘！於彼趣中有何因緣？而彼等輩生於龍中？諸比丘！有諸眾生，熏修龍因、受持龍戒、發起龍心、分別龍意，作是業已，為彼因緣所成熟故，當生龍中。復有一種，熏修金翅鳥因、受持金翅鳥戒、發起金翅鳥心、分別金翅鳥意，以是因緣身壞命終，即當生彼金翅鳥中。復有一種，熏修諸獸因、受持諸獸戒、發起諸獸心、習行諸獸業，分別諸獸意，彼以如是種種熏修諸獸戒、因、發起行

業、成就心意，眾因緣故，身壞命終，即便生彼諸雜獸中。復有一種，熏修牛因、牛戒、牛業、牛心、牛意，略說如前，乃至分別，以是緣故，生於牛中。復有一種，熏修鷄、因鷄戒、鷄業、鷄心、鷄意，略說如前，乃至分別鷄心鷄業，以是因緣，當生鷄中。復有一種，熏修鵄鵂因、受鵄鵂戒、發起鵄鵂心、行鵄鵂業、分別鵄鵂意，以彼熏修鵄鵂業、受鵄鵂戒、起鵄鵂心、分別鵄鵂意故，以是因緣，捨身當生於鵄鵂中。諸比丘！復有一種，熏修月戒，或復熏修日戒、星宿戒、丈人戒，或復熏修默然戒，或有熏修大力天戒，或有熏修大丈夫戒，或有熏修入水戒，或有熏修供養日戒，或復熏修事行火戒，或修苦行諸穢濁處。彼熏修已，作如是念：『願我所修此等諸戒，月戒、日戒、星辰等戒，及默然戒、大力天戒、大丈夫戒、水戒、火戒，苦行穢濁，諸如是戒。我當作天，或得天報。』發此邪願。

「諸比丘！復有一種，丈夫福伽羅等起邪願者，我今說彼，當向二處，若生地獄、若生畜生。諸比丘！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、作如是言：『我及世間常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、作如是言：『我及世間，悉皆無常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，作如是見、作如是言：『我及世間常無常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，作如是見、作如是言：『我及世間非常非無常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

「諸比丘！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、作如是言：『我及世間有邊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、作如是言：『我及世間無有邊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、作如是言：『我及世間或有邊或無邊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、作如是言：『我及世間非有邊非無邊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

「諸比丘！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、作如是言：『命即是身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、作如是言：『命異身異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、作如是言：『有命有身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、作如是言：『無命無身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、作如是言：『如來死後有有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、作如是言：『如來死後無有有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、作如是言：『如來死後，或有有，或無有有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、作如是言：『如來死後，非有有非無有有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

「諸比丘！於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，如是說言：『我及世間是常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者，彼等於諸行中，當作我見、當作世見；離諸行中，當作我見、當作世見。以是義故，彼等作如是見，作如是說『我及世間是常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諸比丘！於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、如是說言：『我及世間無常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者，彼等於諸行中，當作無我見、無世間見；離諸行中，當作無我見、無世間見。以是義故，彼等作如是說：『我及世間無常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諸比丘！於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、如是說言：『我及世間常非常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者，彼等於諸行中，當有我見及世間見；離諸行中，當有我見及世間見。以是義故，彼等作如是說：『我及世間常非常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諸比丘！於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、如是說言：『我及世間非常非非常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者，彼等於諸行中，當有我見及世間見；離諸行中，當有我見及世間見。是故彼等作是說言：『我及世間非常非非常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

「諸比丘！於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、如是說言：『我及世間有邊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者，彼等作如是說：『命有邊，人有邊。從初託胎腹中是命，死後殯葬埋藏是人。上人從初出生受身四種，七反墮落，七過流轉，七走七行，當成就命及入命聚。』是故彼等作如是說：『我及世間有邊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諸比丘！於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、作如是說：『我及世間無有邊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者，彼等作如是說：『命無有邊，人無有邊。從初託胎腹中是命，死後殯葬埋藏是人。上人從初出生受身四種，七反墮落，七過流轉，七走七行，當成就命及入命聚。』是故彼等作如是說：『我及世間無有邊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

「諸比丘！於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、作如是說：『我及世間，非有邊非無邊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者，彼等作如是說：『命非有邊非無邊。是人從初託胎腹中，死後殯葬埋藏。上人從初受身四種，七反墮落，七過流轉，七走七行已，當成就命及入命聚。』是故彼等，作如是說：『我及世間，非有邊非無邊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

「諸比丘！於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、作如是說：『我及世間，非非有邊非非無邊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者，彼等如是說：『世間非非有邊非非無邊。從初受身四種，七反墮落，七過流轉，七走七行已，當成就命及入命聚。』是故彼等作如是言：『我及世間，非非有邊非非無邊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

「諸比丘！於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、作如是言：『彼命即彼身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者，彼等於身中見有我及見有命，於

餘身中亦見有我，亦見有命，是故彼等作如是言：『即彼命即彼身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
「諸比丘！於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、作如是言：『命別身別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者，彼等於身中當見有我，及見有命，亦別身中當見有我，及見有命。是故彼等作如是言：『命別身別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
「諸比丘！於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、作如是言：『有命及身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者，彼等於身中當見有我及有命，別身中亦當見有我及當見有命。是故彼等作如是言：『有命及身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
「諸比丘！於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、作如是言：『非命非身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者，彼等於身中不見有我、不見有命，別身亦不見有我亦不見有命。是故彼等作如是言：『非命非身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
「諸比丘！於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、作如是言：『如來死後有有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者，彼等於世，作如是見，壽命亦當至、壽命亦當走，趣向流轉。是故彼等作如是言：『如來死後當有有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
「諸比丘！於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、作如是言：『如來死後無有有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者，彼等於世，作如是言：『此處有壽命至，彼處有壽命斷。』是故彼等作如是言：『如來死後無有有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
「諸比丘！於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、作如是言：『如來死後或有有或無有有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者，彼等所見，作如是言：『此處命斷，走至彼處，趣向流轉。』是故彼等作如是言：『如來死後或有有或無有有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
「諸比丘！於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、作如是言：『如來死後非有有非無有有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者，彼等見世，作如是言：『人於此處命斷壞已，移至彼處，命亦斷壞。』是故彼等作如是言：『如來死後非有有非無有有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」
爾時，佛告諸比丘言：「諸比丘！我念往昔有一國王，名為鏡面。時，鏡面王曾於一時，欲共生盲諸丈夫等遊戲喜樂，即便宣告：『多集生盲諸丈夫輩。』集已，語彼群盲等言：『謂汝生盲，汝等頗知象之形類，其狀云何？』時，彼眾盲同共答言：『天王！我等生盲，實不曾知象之形類。』王復告言：『汝等先來既未識象，今者欲知象形類不？』時，彼群盲同聲答言：『天王！我實未識，若蒙王恩，我等欲得知象形類。』

「時，鏡面王即便勅喚一調象師來，告之言：『卿可速往彼象廐內，取一象來，置於我前，示諸盲人。』時，調象師知王意已，即將象來置王殿前。王語彼等眾盲人輩：『此即是象。』時，諸盲人各各以手摩觸其象。爾時，象師語眾盲人：『汝摩觸象，以實報王。』時，眾盲輩有摸鼻者，或牙齒者、或摸耳者，頭項背脇脞脚尾等，如是摸已。時，王問言：『汝生盲輩，汝等已得知象形類相貌等耶？』彼等生盲同答王言：『天王！我等今已知象形類。』「爾時，彼王即復問言：『汝等諸盲，既已知象，若其知者，象為何類？』時，群盲中，或有以手摩觸鼻者，即白王言：『天王！象形如繩。』觸牙齒者答言：『天王！其象如橛。』觸象耳者答言：『天王！其象如箕。』觸象頭者答言：『天王！象猶如瓮。』觸象項者答言：『天王！象如屋梁。』觸象背者答言：『天王！象如舍脊。』觸象脇者答言：『天王！象形如篛。』觸象脞者答言：『天王！其象如樹。』觸象脚者答言：『天王！其象如臼。』觸象尾者答言：『天王！象如掃箒。』其眾盲人各如是答，天王，其象如是，天王，其象如是，復更白言：『天王，我知象如是。』時，王告眾盲言：『汝亦不知是象非象，況能得知象之形類？時，彼眾盲各各自執，共相諍鬪，各各以手自遮其面，各各相諍，各各相毀各言已是。時，鏡面王見彼眾盲如是諍競，大笑歡樂。王於彼時即說偈言：

「『此等群盲生無目，　橫於諸事各相爭，
曾無有師一語教，　云何知是象身分？』

「諸比丘！如是如是，世間所有諸沙門婆羅門等，亦復如是，既不能知如實苦聖諦、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聖諦。既不如實知，當知彼等，方應長夜共生諍鬪，流轉而行，各相形毀，各相罵辱，既生諍鬪，執競不休，各各以手自遮其面，如彼群盲，共相惱亂。於中說此偈言：

「若不知彼苦聖諦，　亦不能知苦集因，
所有世間諸苦處，　苦滅盡處無有餘。
此處是道既不知，　況知滅苦所行處，
如是彼心未解脫，　未得智慧解脫處。
彼既不能諦了觀，　所趣但向生老死，
未得免脫於魔縛，　豈能到彼無有處。

「諸比丘！若有沙門婆羅門等，能知如實苦聖諦，苦集、苦滅、苦滅道聖諦，如實知者，彼等應當隨順修學，彼等長夜當和合行，各各歡喜無有諍競，同趣一學猶如水乳，共相和合一處同住，示現教師所說聖法安樂處住。此中偈言：

「若能知是悉有苦，　及有所生諸苦處，
既知一切悉皆苦，　應令悉滅無有餘。
既知得滅由於道，　便到苦滅所得處，
即能具足心解脫，　及得智慧解脫處。
則能到於諸有邊，　如是不至生老死，
長得免脫於魔網，　永離世間諸有處。」

起世經阿修羅品第六上

爾時，佛告諸比丘言：「諸比丘！去須迷留山王東面，過千踰闍那已，其大海下有鞞摩質多囉阿修囉王宮殿住處，其處縱廣八萬踰闍那，七重垣牆而為圍遶，七重欄楯周匝莊嚴，乃至七重金銀鈴網，其外七重多羅行樹，普遍圍遶，雜色可觀，七寶所成，金銀鞞琉璃、頗致迦赤真珠、車璩瑪瑙等七寶。彼城垣牆高百踰闍那，廣五十踰闍那。彼諸垣牆，相去各各五百踰闍那，間廁置立於門，其門高三十踰闍那，廣十二踰闍那。彼等諸門，各有種種却敵樓櫓、園苑陂池。諸園池中，有種種樹，樹種種葉，葉種種華，華種種果，果有種種香，香氣遠熏。復有種種雜類眾鳥，各各自鳴，其音和雅，出種種聲。

「諸比丘！彼阿修囉大垣牆中，別為鞞摩質多囉阿修囉王置立宮殿，其宮名曰設摩婆帝，其城縱廣六萬踰闍那，七重垣牆，乃至車璩等七寶所成。彼城垣牆高百踰闍那，廣五十踰闍那，彼城垣牆相去五百踰闍那，間廁置立於門。彼等諸門高三十踰闍那，廣十二踰闍那。彼等諸門亦有樓櫓却敵臺閣。有諸園苑及以陂池諸華沼等，有種種樹，及種種葉，與種種華，并種種果，種種香熏，有種種鳥，各各自鳴，其音和雅，出種種聲。

「諸比丘！彼設摩婆帝城，其王住處，正居中央，為鞞摩質多囉阿修囉王置聚會處，名曰七頭，其處縱廣五百踰闍那，七重欄楯，挍飾莊嚴。復有七重金銀鈴網，其外七重多羅行樹，周匝四方而為圍遶，雜色可觀，甚可愛樂，各各悉是七寶所成，乃至車璩馬瑙等寶。普四方面各有諸門，而彼諸門，樓櫓却敵，雜色可觀，七寶所

成，乃至車璩馬瑙等寶，而彼下分，青鞞琉璃以為間錯，柔軟細滑，觸之猶如迦旃隣提迦衣。

「諸比丘！彼阿修羅七頭聚會處所正中，自然而有寶所成柱，高二十踰闍那。彼寶柱下，為鞞摩質多囉阿修囉王安立寶座，高一踰闍那，廣半踰闍那，雜色可觀，甚可愛樂，七寶所成，乃至車璩馬瑙等寶，柔軟細滑，觸之猶如迦栴隣提迦衣。其座二邊各有十六小阿修囉所住之處，雜色可觀，亦為七寶之所成就，乃至車璩馬瑙等寶，柔軟可喜，觸之猶如迦栴隣提迦衣。

「諸比丘！其阿修羅七頭聚會處所東面，有鞞摩質多囉阿修囉王宮殿住處，其處縱廣千踰闍那，七重垣牆、七重欄楯、七重鈴網。外有七重多囉行樹，四面普皆周匝圍遶，雜色可觀，甚可愛樂，亦為七寶之所成就，所謂金銀鞞琉璃頗致迦，乃至車璩馬瑙等寶。普四方面各有諸門，而彼諸門，有諸樓櫓却敵臺閣、園苑陂池諸華沼等。有種種樹與種種葉，及種種華、種種果、種種香熏，有種種鳥，各各自鳴，其音和雅，出種種聲。

「諸比丘！其阿修羅七頭聚會處所南面西北面等，各有諸小阿修囉王輩宮殿住處。其處縱廣九百踰闍那，或八百或七百六百五百四三二百踰闍那，其最小者，猶尚縱廣百踰闍那，七重垣牆，乃至略說，種種眾鳥，各各自鳴。諸比丘！又阿修囉七頭聚會處所東面南西北面，復有諸小阿修囉輩宮殿住處，其處縱廣九十踰闍那，或有八十七十六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踰闍那，其最小者，猶縱廣十二踰闍那，七重垣牆，略說乃至，有種種鳥，各各自鳴。諸比丘！其阿修囉七頭聚會處所東面，鞞摩質多囉阿修囉王有苑，名娑羅林，其林縱廣千踰闍那，七重垣牆、七重欄楯、七重鈴網，及馬瑙等七寶所成。普四方面各有諸門，而彼諸門，有諸樓櫓，雜色可觀，亦為七寶之所成就，乃至車璩馬瑙等寶。

「諸比丘！其阿修囉七頭聚會處所南面，鞞摩質多囉阿修囉王有苑，名奢摩梨林，其林縱廣千踰闍那，七重垣牆、七重欄楯、七重鈴網，及馬瑙等七寶所成。普四方面各有諸門，而彼諸門，有諸樓櫓，雜色可觀，亦為七寶之所成就，乃至車璩馬瑙等寶。

「諸比丘！其阿修囉七頭聚會處所西面，鞞摩質多囉阿修囉王有苑，名俱毘陀囉林，其林縱廣千踰闍那，七重垣牆、七重欄楯、七重鈴網，及馬瑙等七寶所成。普四方面各有諸門，而彼諸門有諸樓櫓，雜色可觀，亦為七寶之所成就，乃至車璩馬瑙等寶。

「諸比丘！其阿修囉七頭聚會處所北面，鞞摩質多囉阿修囉王有苑，名難陀那林，其林縱廣千踰闍那，七重垣牆、七重欄楯、七重鈴網，及馬瑙等七寶所成。普四方面各有眾寶諸門安住，而彼諸門

有諸樓櫓，雜色可觀，乃至車璩馬瑙等寶之所成就，其此諸門唯無臺閣，自餘同等。
「諸比丘！其娑羅林、奢摩梨林，二林中間，鞞摩質多囉阿修羅王有一大池，名曰難陀，其池縱廣五百踰闍那。其水涼冷，輕美不濁，澄潔常清。七重寶塼，以為間錯，七重版砌，七重欄楯，七重鈴網，其外七重多羅行樹，周匝圍遶，雜色可觀，七寶所成，乃至車璩馬瑙等寶。普四方面各有階道，雜色可觀，亦為七寶之所成就，謂馬瑙等。復有種種諸華出生，所謂優鉢羅、鉢陀摩、究牟陀，奔荼梨迦，其如火者火色火形火光，金者金色金形金光，青者青色青形青光，赤者赤色赤形赤光，白者白色白形白光，綠者綠色綠形綠光，圓如車輪。其光明照一踰闍那，其香亦熏一踰闍那。其池又有諸藕根生，大如車軸，割之汁出，色白如乳，其味甘甜，如無蠟蜜。
「諸比丘！其俱毘陀囉及難陀那，二林中間，為鞞摩質多囉阿修羅王有一大樹，名蘇質多囉波吒羅，其本周圍七踰闍那，根下入地二十一踰闍那，其樹上出高百踰闍那，枝葉蔭覆五十踰闍那，周迴縱廣五百踰闍那。其外亦有七重垣牆，略說乃至，周匝圍遶，雜色可觀，七寶所成，乃至車璩馬瑙等寶。普四方面亦有七寶諸門而住，又彼諸門亦有樓櫓却敵臺閣，略說乃至，種種眾鳥，各各自鳴。
起世因本經卷第五

起世因本經卷第六

隋天竺沙門達摩笈多譯

阿修羅品下

「諸比丘！其阿修羅七頭聚會處所，有二岐道，通為彼王遊戲去來；其鞞摩質多囉阿修囉王宮殿處所，有二岐道，亦復如前；諸小阿修囉王輩宮殿處所，亦二岐道；諸小阿修囉王輩住止處所，亦二岐道；其娑羅園林，亦二岐道；奢摩梨園林，亦二岐道；俱毘陀囉園林，亦二岐道；難陀那園林，亦二岐道；其難陀池，亦二岐道；蘇質多囉波吒囉大樹，亦二岐道；悉皆如前，七頭聚處，相通來往。

「諸比丘！其鞞摩質多囉阿修囉王，意欲向彼娑羅園林，奢摩梨、俱毘陀囉、難陀那園林等，澡浴嬉戲，遊行受樂。爾時，心念彼諸小阿修囉王輩，及念諸小阿修囉輩。是時，彼諸小阿修囉王輩，并及諸小阿修囉等，即生是心：『鞞摩質多囉阿修囉王意念我等。』如是知已，即以種種眾寶瓔珞，莊嚴其身，各嚴飾已，乘種種乘，俱來詣向鞞摩質多囉阿修囉王宮門之外，到已入向鞞摩質多囉阿修囉王殿前而住。

「爾時，鞞摩質多囉阿修羅王，見彼諸小阿修囉王，及諸小阿修羅眾來，即便自以種種瓔珞莊嚴其身，莊嚴身已，即便騎乘。是時，諸小阿修囉王并及諸小阿修囉輩，左右四面周匝圍遶，前後導從，相將詣向娑羅園林，及奢摩梨園林、俱毘陀囉園林、難陀那園林等。到彼處已，在於難陀園林前住。諸比丘！其難陀園林，有三風輪，自然吹動，莊嚴彼園。何等為三？所謂開者、淨者、吹者。何者名開？有風輪來，開閉諸門。何者為淨？有風輪來，掃彼園林，令地清淨。何者為吹？有風輪來，吹動彼園林樹眾華，飄零四散。諸比丘！其難陀那園林之中，風散種種微妙眾華，下到於膝，有種種香，其香氛馥，遍滿園林。當於彼時，其鞞摩質多囉阿修羅王，及諸小阿修羅王，并諸小阿修囉等輩圍遶，即入彼難陀那園林，入已洗浴，觀看遊戲，隨意而住。諸阿修囉等，於彼園林，或復一月二月三月，澡浴遊戲，隨意止住，各隨所欲去處而去。

「諸比丘！其鞞摩質多囉阿修羅王，恒常別有五阿修囉，停住其側，擁護守視諸惡事故。云何為五？一名隨喜、二者名有、三者名醉、四名牟真隣陀、五名鞞呵多囉。諸比丘！其鞞摩質多囉阿修囉王，有如是等五阿修羅，恒常在於鞞摩質多囉阿修囉王側，為守護故。諸比丘！而彼鞞摩質多囉阿修囉王宮殿之上，有萬踰闍那海水

而住，其彼水聚自然而有四種風持。何等為四？所謂一住、二者安住、三者不墮、四名牢固主。為此風持，常住不動。
「諸比丘！去須彌留山王南面千踰闍那，在大海下，有踊躍阿修囉王宮殿住處。其處縱廣八萬踰闍那，七重垣牆，略說猶如鞞摩質多囉阿修囉王種種所有，此中一一亦如彼說，汝應當知。乃至此王宮殿之上，所有水聚，亦為四種風輪住持，一住、二安住、三不墮、四牢固主。
「諸比丘！去須彌留山王西面千踰闍那，大海水下，有奢婆羅(隋言幻化)阿修羅王宮殿住處，其處縱廣八萬踰闍那，七重垣牆，略說猶如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種種所有，此中一一亦如彼說，汝應當知。乃至此王宮殿之上，所有水聚，亦為四種風輪住持，一住、二安住、三不墮、四牢固主。
「諸比丘！須彌留山王北面，如上相去，大海水下，有羅睺羅阿修羅王宮殿住處，其處縱廣如上所說，彼諸牆壁，及以門樓，臺閣却敵。園苑諸池，有種種樹，與種種葉，種種華果，種種香熏，有種種鳥，各各自鳴。諸比丘！彼之處所，為羅睺羅阿修羅王有城，王住其城，名曰摩婆帝(隋言寂主)，縱廣莊嚴亦如上說。牆壁七重，七重欄楯，七重多羅行樹，七重鈴網，周匝圍遶，雜色可觀，七寶所成，乃至車璩馬瑙等寶。彼等垣牆高下縱廣，亦如前說。彼諸垣牆，亦有諸門。彼等諸門高下縱廣一一如前。而彼諸門所有層樓，却敵臺閣，園苑諸池，及華沼等，亦有諸樹，與種種葉，種種花果，種種香熏，亦有種種諸雜類鳥，各各自鳴。
「諸比丘！其彼摩婆帝城王所住處，為羅睺羅阿修羅王有聚會處，還名七頭，其處縱廣如上所說，欄楯七重，及諸鈴網，多羅行樹，周匝圍遶，雜色可觀，亦為七寶之所莊嚴，乃至車璩馬瑙等寶。普四方面各有諸門，彼等諸門亦有樓櫓，雜色可觀，七寶所成，乃至車璩馬瑙等寶。而彼下分以天車璩分布，其地柔軟，觸之猶如迦旃隣提衣。而彼處中有一寶柱，高下縱廣如上所說。其彼柱下，為羅睺羅阿修羅王置一高座，其座高下縱廣莊挍，一一如前，雜色可觀，七寶所成，乃至車璩馬瑙等寶，柔軟細滑，觸之猶如迦旃隣提衣。其座左邊，為十六小阿修羅王亦各別置諸妙高座，雜色可觀，七寶所成，乃至車璩馬瑙等寶。右邊亦然，為十六小阿修羅王，有諸高座，亦如上說，柔軟觸之，如迦旃隣提衣。
「諸比丘！彼七頭聚會阿修羅王住處東面，為羅睺羅阿修羅王更置別住宮殿處所。其處縱廣一一如前，七重垣牆、七重欄楯、七重鈴網，乃至七重多羅行樹，四面普皆周匝圍遶，雜色可觀，七寶所成，乃至車璩馬瑙等寶。四方諸面各有諸門，彼等諸門各有樓臺，却敵重閣。園苑諸池，眾華泉沼，有種種樹，與種種葉，種種華

果，種種香熏。復有種種眾類異鳥，各各自鳴，其音和雅，甚可愛樂。

「諸比丘！彼七頭聚會阿修羅王住處，東西南北，為諸小阿修羅王輩各有宮殿住處，其處縱廣九百踰闍那，或有八百，或有七百，及以六百五四三二，其最小者百踰闍那，皆有七重牆壁欄楯，略說乃至，種種眾鳥，各各自鳴。諸比丘！彼七頭聚會阿修羅王住處，東西南北，為彼諸小阿修羅輩亦各別有宮殿住處，其處縱廣九十踰闍那，或有八十七十六十五四三二，極最小者猶故縱廣十二踰闍那，七重垣牆，略說乃至，種種眾鳥，各各自鳴。諸比丘！其阿修羅王七頭聚會處所東面，為羅睺羅阿修羅王有園苑住，名娑羅林，其林縱廣，一一如前，七重垣牆，七重欄楯，乃至馬瑙，七寶所成。普四方面各有諸門，彼等諸門皆有樓櫓，雜色可觀，乃至亦為車璩馬瑙七寶所成，甚可愛樂。

「諸比丘！其阿修羅王七頭聚會處所南面，為羅睺羅阿修羅王有園苑住，名奢摩梨林，縱廣莊嚴，皆如上說，七重垣牆，七重多羅行樹，雜色可觀，亦為七寶之所校成，乃至車璩馬瑙等寶。普四方面各有諸門，彼等諸門有諸樓櫓，乃至馬瑙七寶所成。

「諸比丘！其阿修羅王七頭聚會處所西面，為羅睺羅阿修羅王有園苑住，名曰俱毘陀羅林，其林縱廣一一皆如上說，七重垣牆，乃至馬瑙七寶所成。普四方面各有諸門，而彼諸門亦有樓櫓，種種校飾，雜色可觀，乃至車璩馬瑙等寶之所莊嚴，甚可愛樂。

「諸比丘！其阿修羅王七頭聚會處所北面，為羅睺羅阿修羅王有園苑住，名曰難陀那林，其林縱廣如上所說，七重垣牆，乃至馬瑙七寶所成。普四方面各有諸門，而彼諸門亦有樓櫓，種種校飾，雜色可觀，乃至車璩馬瑙等寶之所莊嚴，甚可愛樂。

「諸比丘！其奢摩梨及娑羅林，二處中間，為羅睺羅阿修羅王，有一池水，名曰難陀，其池縱廣如上所說。其水涼冷，柔軟輕甜，清淨不濁。以七寶塼，七重而砌。以七寶版，間錯莊嚴。七重欄楯，七重鈴網，亦有七重多羅行樹，周匝圍遶，雜色可觀，乃至馬瑙七寶所成。又其四方有諸階道，甚可愛樂，亦為七寶之所校成。又生諸華優鉢羅華、鉢陀摩、究牟頭、奔荼梨迦，其華火色火形火光，略說乃至如上，水色水形水光，明照四方。香氣氛氳，普熏一切。又有藕根，汁白味甜，食之甘美，如無蠟蜜。

「諸比丘！其俱毘陀羅林及難陀那，二林中間，為彼羅睺羅阿修羅王有一大樹，其樹名曰蘇質多羅波吒羅，其樹縱廣種種莊嚴，皆如上說，乃至七重牆壁欄楯，車璩瑪瑙七寶所成，甚可愛樂，略說乃至，種種眾鳥，各各自鳴，其音和雅，聽者歡喜。

「諸比丘！其阿修羅王七頭聚會處所嚴飾，如上所說，亦有岐道，去來徑路，為彼羅睺羅阿修羅王遊宮殿故。又復為諸小阿修羅王，及諸小阿修羅輩，亦有岐道，通往來故。向奢摩梨及俱毘陀羅，亦有岐道。向難陀那及難陀池、蘇質多羅波吒羅樹等，皆有岐道，通其往來，遊戲樂故。

「諸比丘！其羅睺羅阿修羅王，若欲向彼娑羅林苑及難陀那林等澡浴遊戲出觀看時，爾時心念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。爾時，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作如是心：『彼羅睺羅阿修羅王，心念於我，欲共遊戲。』其時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作是念已，復自念其諸小阿修羅王，及諸小阿修羅眾輩。爾時，彼諸小阿修羅王，并諸小阿修羅輩，即生是心：『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念我等輩，我等當往。』即以種種眾寶瓔珞莊嚴其身，嚴飾身已，各乘騎乘，詣向鞞摩質多羅阿修羅所，到已在彼宮門之所，齊整而立。爾時，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既見諸小阿修羅王并及諸小阿修羅眾皆聚集已，即自嚴身，服諸瓔珞，馭種種乘，共諸小王及阿修羅眾，左右圍遶前後導從，向羅睺羅阿修羅王所，到已而住。

「爾時，羅睺羅阿修羅王，又復念彼踊躍及奢婆羅二阿修羅王等。時，彼踊躍及奢婆羅二阿修羅王亦如是念：『其羅睺羅阿修羅王，今念我等。』如是知已，彼等復各念其諸小阿修羅王及諸眾輩，其各知已，又並聚集，嚴飾而來，各向踊躍、奢婆羅等二阿修羅王邊，到已各各嚴身瓔珞乘騎，將從圍遶，來向彼羅睺羅阿修羅邊，到已各各隨所在住。

「爾時，羅睺羅阿修羅王，見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等並雲集已，自念諸小阿修羅王及其眾輩。彼等知已，亦各嚴飾服乘而來，到羅睺羅阿修羅王前，儼然住立。時，彼羅睺羅阿修羅王，見已自著種種瓔珞，莊嚴其身，駕種種乘，前後圍遶，即共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并及踊躍、奢婆羅等阿修羅王，并諸小王阿修羅眾輩，雲集導從，向娑羅林、奢摩梨林、俱毘陀羅林、難陀那林等，到已在前少時而住。

「諸比丘！其難陀那林苑之中，自然而有三種風輪。何等為三？所謂開者、淨者、吹者。於中開者，所有風輪，開敞諸門；淨者風輪掃除諸地；吹者風輪吹諸華樹。諸比丘！其難陀那林苑之中，上妙好華遍散滿地，其花香氣普熏園林，莊嚴充足，種種可觀。

「爾時，羅睺羅阿修羅王，及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、踊躍阿修羅王、奢婆羅阿修羅王等，并諸小王，群眾眷屬小阿修羅輩，圍遶而入難陀那園。入已澡浴遊戲受樂，種種觀矚，或行或住或臥或坐，隨所欲往，任意而行。諸比丘！其羅睺羅阿修羅王，亦常有五阿修

羅，擁護惡事，名字如前。宮上海水，縱廣厚薄，四種風持，令不墮墜，亦如上說。

起世經四天王品第七

「諸比丘！其須彌留山王，東面半腹，去地四萬二千踰闍那，由乾陀山頂，有提頭賴吒天王城郭住處，城名賢上，縱廣六百踰闍那，七重垣牆、七重欄楯、七重鈴網。復有七重多羅行樹，周匝圍遶，雜色可觀，悉以七寶而為莊嚴，所謂金銀鞞琉璃、頗致迦赤真珠、車璩馬瑙等之所成就。普四方面各有諸門，而彼諸門有諸樓櫓却敵臺觀、園苑諸池。其諸花林有種種樹，與種種葉，種種花果，種種香熏。有種種鳥，各各自鳴，其音調和，甚可愛樂。

「諸比丘！其須彌留山王，南面半腹，去地亦四萬二千踰闍那，由乾陀山頂，有毘婁勒迦天王城郭住處，城名善現，縱廣莊嚴一一如前提頭賴吒天王處所，略說乃至，種種諸鳥，各各自鳴。

「諸比丘！其須彌留山王，西面半腹，去地亦四萬二千踰闍那，由乾陀山頂，有毘婁博叉天王城郭住處，城名善觀。縱廣莊嚴一一如前提頭賴吒天王處所，略說乃至，種種諸鳥，各各自鳴，其音調和，甚可愛樂。

「諸比丘！其須彌留山王，北面半腹，去地亦四萬二千踰闍那，由乾陀山頂，為毘沙門天王有三城郭，以為住處。其三者何？第一所謂毘舍羅婆、第二名為伽婆鉢帝、第三名曰阿茶槃多。各各縱廣六百踰闍那，七重垣牆，七重欄楯，略說乃至種種眾鳥，各各自鳴。諸比丘！唯除月天子宮殿、日天子七大宮殿，其間所有自餘貫屬四大天王諸天宮殿，或有縱廣四十踰闍那，或有三十二十十二，其最小者，猶故縱廣六踰闍那，亦各七重垣牆欄楯，略說如前，乃至各各眾鳥自鳴。

「諸比丘！其毘舍羅婆及伽婆鉢帝，二宮殿間，為毘沙門天王有一池水，其池名曰那墀尼，縱廣四十踰闍那。其水調和，清涼輕軟，其味甜美，香潔不濁。其池四邊七重塼砌，七重寶版，間錯分明，七重欄楯，七重鈴網。亦有七重多羅行樹，周匝圍遶，雜色可觀，七寶所成，乃至車璩馬瑙等寶。普四方面各有階道，亦為七寶之所莊嚴。於其池中，有優鉢羅、鉢陀摩、究牟陀、奔荼梨迦等諸華，自然出生。其華火色火形火光，乃至水色水形水光，華開縱廣大如車輪。其光明照半踰闍那，其香氣熏一踰闍那。有諸藕根，大如車軸，割之汁出，色白如乳，食之甜美，味甘猶蜜。

「諸比丘！其伽婆鉢帝及阿茶槃多，二宮殿間，為毘沙門天王有園苑住，其園名曰迦毘延多，縱廣正等四十踰闍那，七重垣牆、七重

欄楯，乃至七重多羅行樹，周匝圍遶，雜色可觀，略說如前，乃至七寶之所成就。其提頭賴吒天王，賢上住處，城郭往來，有二岐道；毘婁勒迦天王，善現住處，城郭去來，亦二岐道；毘婁博叉天王，其善觀處，城郭去來，有二岐道；其毘沙門天王，阿茶槃多城郭處所，有二岐道；毘舍羅婆及伽婆鉢帝等城郭處所，亦各俱有二岐之道；其四天王所有眷屬，諸小天眾宮殿處所，亦各往來有二岐道；其那墀尼池，及迦毘延多苑等，亦各往來有二岐道。

「諸比丘！其毘沙門天王，若欲至彼迦毘延多苑中遊戲澡浴之時，內心即念提頭賴吒天王。爾時，提頭賴吒天王亦心生念：『毘沙門天王意中念我。』如是知已，其即自念其天所屬諸小天王及天眾等。是時，東面所屬身天王及眾輩，作如是念：『提頭賴吒天王，心念我等。』如是知已，各各嚴身種種瓔珞，乘種種騎，詣向提頭賴吒大天王邊，到已在前，一面而住。爾時，提頭賴吒天王，即自莊嚴，服諸瓔珞。馭駕乘已，與諸小王天眾眷屬，前後圍遶，相將往詣毘沙門大天王邊，到已在彼毘沙門王面前而住。

「爾時，毘沙門天王，心念毘婁勒迦、毘婁博叉二大天王。時，彼二王心如是念：『毘沙門王，意念我等。』如是知已，即各自念己所統領諸小天王并諸天眾。時，彼小王及諸天眾亦復心念：『我等大王心念我輩，宜時速往。』如是知已，各自嚴飾瓔珞其身，俱共往詣毘婁勒迦及毘婁博叉二天王所，到已而住。時，二天王知諸小王及餘天眾聚集來已，各自嚴身，服眾瓔珞，便即騎乘，與眾圍遶，皆共往詣毘沙門宮大天王所，到已在前，俱各停住。

「爾時，毘沙門天王，知諸二王天眾集已，復自念其所領小天王及諸群眾。爾時，北方諸小天王及其天眾，作如是心：『毘沙門天王今念我等。』如是知已，各著種種眾寶瓔珞，莊嚴身已，詣毘沙門大天王前，各皆立住。

「爾時，毘沙門天王，自著種種眾寶瓔珞，莊嚴自身駕種種乘，共提頭賴吒、毘婁勒迦、毘婁博叉等四大天王，各與所屬諸天王眾，前後圍遶，俱皆詣向迦毘延多園所，到已在苑前住。諸比丘！其迦毘延多苑中，自然而有三風輪來，一開、二淨、三吹。開者開彼園門；淨者淨彼園地；吹者吹彼園樹，諸華飄颺。諸比丘！其迦毘延多苑中眾華，積至于膝，種種香氣周遍普熏。

「爾時，毘沙門天王、提頭賴吒天王、毘婁勒迦王、毘婁博叉王等，與諸小王通及眷屬圍遶，共入迦毘延多苑中，澡浴遊戲，種種受樂。於彼園中，或復一月二月三月。澡浴訖已，遊戲受樂，隨欲去處，自恣而行。諸比丘！其毘沙門，亦有五夜叉神王，恒常隨逐，側近左右，為守護故。何等為五？一名五丈、二名曠野、三名

金山、四名長身、五名針毛。諸比丘！其毘沙門天王，遊戲去來，常為此等五夜叉神之所守護。

起世經三十三天品第八上

「諸比丘！其須彌留山王頂上，有三十三天宮殿住處，其處縱廣八萬踰闍那，七重垣牆、七重欄楯、七重鈴網，七重多羅行樹，周匝圍遶，雜色可觀，七寶所成，所謂金銀鞞琉璃，頗致迦赤真珠，車璩馬瑙等。其垣牆高四百踰闍那，廣五十踰闍那，彼等垣牆，相去各各五百踰闍那，於其中間有諸門住。彼等諸門高三十踰闍那，廣十踰闍那。其門兩邊，有諸樓櫓却敵臺閣及輦輿等。又有諸池及以花林，有種種樹，種種葉，種種花果，種種香熏，有種種鳥，各各自鳴，其音調和，甚可愛樂。又彼諸門，各各常有五百夜叉，為三十三天作守護故。諸比丘！彼垣牆內，為三十三天王有一城郭，名曰善見，其城縱廣六萬踰闍那，七重垣牆、七重欄楯、七重鈴網，七重多羅行樹，周匝圍遶，雜色可觀，亦為七寶之所莊嚴，乃至車璩馬瑙等寶。彼城壁高百踰闍那，其上廣五十踰闍那，彼城垣牆亦各相去五百踰闍那，於其中間有諸門住，其門各高三十踰闍那，廣十踰闍那。彼等諸門，亦有樓櫓却敵臺閣，諸池花林，有種種樹，種種葉，種種花果，種種香熏，種種眾鳥，各各自鳴。彼等諸門，門別各有五百夜叉，為三十三天而作守護。

「諸比丘！近彼天宮善見城側，為伊羅鉢那大龍象王有宮殿住，其宮殿縱廣六百踰闍那，亦有七重牆壁欄楯，略說乃至種種眾鳥，各各自鳴。諸比丘！彼善見城大垣牆內，為三十三天有聚會處，名善法堂，其處縱廣五百踰闍那，七重欄楯、七重鈴網、七重多羅行樹，周匝圍遶，雜色可觀，七寶所成，乃至車璩馬瑙等寶。普四方面各有諸門，皆有樓櫓却敵臺觀，種種雜色，七寶所成。其地純是青琉璃寶，柔軟滑澤，觸之猶如迦旃隣提衣。當其中間，有一寶柱，高二十踰闍那。於其柱下，為天帝釋置立一座，高一踰闍那，廣半踰闍那，雜色可觀，乃至車璩馬瑙七寶成就，柔軟細滑，觸之如前。其座兩邊，各有十六小天王座，而侍衛之，七寶所成，雜色可觀，細滑觸之，如前不異。

「諸比丘！其善法堂諸天集處，為天帝釋更立宮殿，其宮殿廣千踰闍那，七重垣牆，乃至眾鳥，各各自鳴。諸比丘！其善法堂諸天集處，東西南北，為諸小王有宮殿住，縱廣九百踰闍那者，或八或七六五四三二，其最小者，廣百踰闍那，七重垣牆，乃至眾鳥，各各自鳴。其善法堂諸天會處東西南北，為三十三天諸小天宮，縱廣九

十踰闍那，八十七十六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，其最小者，廣十二踰闍那，七重垣牆，乃至眾鳥，各各自鳴。

「諸比丘！其善法堂諸天聚會處東面，為三十三天王有園苑住，名波婁沙，縱廣千踰闍那，略說乃至七重垣牆，為馬瑙等七寶所成。普四方面各有諸門，彼等諸門有諸樓櫓，雜色可觀，乃至馬瑙七寶所成。諸比丘！其波婁沙園苑之中，有二大石，一名賢、二名善賢。為天馬瑙之所成就，各皆縱廣五十踰闍那，柔軟細滑，觸之猶如迦旃隣提衣。

「諸比丘！其善法堂諸天聚集處所南面，為三十三天王有一園苑，名雜色車，其園縱廣千踰闍那，七重垣牆乃至馬瑙之所成就。普四方面各有諸門，彼等諸門皆有樓櫓，雜色可觀，乃至馬瑙之所成就。其彼園中亦有二石，一名雜色、二名善雜色。純以天青琉璃所成，亦各縱廣五十踰闍那，柔軟細滑，觸之猶如迦旃隣提衣。

「諸比丘！其善法堂諸天聚集處所西面，為三十三天王亦有園苑，名為雜穢，其園縱廣千踰闍那，七重垣牆，乃至七寶之所成就。四方有門，皆有樓櫓却敵臺閣，俱七寶成。彼雜穢園，亦有二石，一名善現、二名小善現。以天頗致迦所成，亦各縱廣五十踰闍那，柔軟細滑，觸之猶如迦旃隣提衣。

「諸比丘！其善法堂諸天聚集處所北面，為三十三天王有園苑住，名曰歡喜，其園縱廣千踰闍那，七重垣牆乃至馬瑙七寶所成。四方有門，各有樓櫓却敵臺閣，亦為七寶之所莊嚴。諸比丘！歡喜園中，亦有二石，一名歡喜、二名善歡喜。以天銀成，亦各縱廣五十踰闍那，柔軟潤澤，觸之猶如迦旃隣提衣。

「諸比丘！其波婁沙園及雜色車，二園中間，為三十三天王有一池水，名為歡喜，縱廣五百踰闍那。其水涼冷，輕軟甘甜，清潔不濁。以七寶塼，四面而壘。七重寶版，而間錯之。七重欄楯，乃至七重多羅行樹，周匝圍遶，雜色可觀。又其四方，各有階道，並為七寶之所莊嚴。中有諸華，優鉢羅華、鉢陀摩、究牟陀、奔荼梨迦花等。其華火色火形火光，乃至水色水形水光，縱廣大小，皆如車輪。其光明照一踰闍那，風吹香氣，熏一踰闍那。有諸藕根，大如車軸，割之汁流，色白如乳，其味甘甜，如無蠟蜜。

「諸比丘！其雜穢園及歡喜園，二園中間，為三十三天王有一大樹，名波利夜多羅俱毘陀羅，其根周匝七踰闍那，略說乃至，枝葉遍覆，及院縱廣五百踰闍那，七重垣牆，乃至眾鳥，各各自鳴。諸比丘！其波利夜多羅俱毘陀羅大樹之下，有一大石，其石名曰槃茶甘婆羅，以天金成，縱廣五十踰闍那，柔軟潤澤，如觸迦旃隣提衣。

「諸比丘！於彼中間，何因何緣，其善法堂諸天集會，稱為善法？諸比丘！其善法堂諸天會處，三十三天王聚集坐已，於中唯論微妙細密諸深義，審諦思惟，稱量觀察，多是世間諸要法事，真實正理，是以天稱為善法堂集會之處。又何因緣，名波婁沙迦苑(波婁沙迦隋言麁澁)？諸比丘！麤澁園中，三十三天王入已，坐賢善賢二石上已，唯論世間麤惡不善語言戲謔，是故稱為波婁沙迦。又何因緣，名雜色車苑？諸比丘！雜色車園中，三十三天王入已，坐於雜色及善雜色二石之上，論說世間種種雜類色相語言，是故稱為雜色車苑。又何因緣，名雜亂苑？諸比丘！雜亂園中，三十三天王，常以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，放其宮內一切婇女，向彼園中，令共三十三天眾輩合，雜嬉雜戲不生障隔，恣其歡娛，受天五欲，具足功德，遊行受樂。是故彼處諸天眾等，共稱彼園為雜亂苑。
起世因本經卷第六

起世因本經卷第七

隋天竺沙門達摩笈多譯

三十三天品中

「諸比丘！又彼園中，有何因緣，名為歡喜？諸比丘！彼歡喜園，三十三天王入其中已，坐於歡喜及善歡喜二石之上，心受歡喜，意念歡喜，念已復念，心受悅樂，受悅樂已，復受悅樂，是故彼稱為歡喜園。諸比丘！又復彼樹有何因緣，名波利夜多囉拘毘陀羅樹？諸比丘！其波利夜多囉拘毘陀羅樹下，有天子住，名曰末多，日夜常以彼天種種五欲功德具足和合遊戲受樂，是故彼天稱彼為波利夜多囉拘毘陀羅樹。諸比丘！又復三十三天隨急疾時，未曾離彼般茶甘婆石，唯設供養尊重恭敬，隨心所欲，去處即去。所以者何？以此石是如來昔日所住處故。彼諸天取為支提塔，一切世間天人魔梵沙門婆羅門等供養故。

「諸比丘！有三十三天，唯眼得見波婁沙迦園，身不得入。身不入故，不得彼處五欲功德受具足樂。何以故？彼處業勝，以其前世作善根劣故不得入。有三十三天，得見波婁沙迦園，身亦得入。既得入已，具得以天種種五欲和合功德具足而受同體快樂。何以故？以其善根增上勝故。

「諸比丘！有三十三天，眼不得見雜色車園，身亦不入，亦不得以彼園五欲和合功德具足同體而受快樂。何以故？以其善根有別異故。又有三十三天，眼雖得見雜色車園，身不得入，亦不得以彼園五欲和合功德具足同體而受快樂。何以故？以其善根有優劣故。又有三十三天，眼既得見雜色車園，身亦得入。既得入已，具足得彼種種五欲同體和合快樂而受。何以故？以其善根增上勝故。

「諸比丘！諸是一切三十三天，並得見於雜亂園苑，亦皆得入，既得入已，悉共同得彼園苑中種種五欲和合功德同體快樂具足而受。何以故？彼處無有別異善根修行等故。諸比丘！有三十三天，不得見歡喜園，亦不得入，亦不得以彼園苑中種種五欲和合功德同體快樂具足而受。何以故？彼處果報前世造時業別異故。又有三十三天，得見歡喜園，唯不得入，亦不得彼歡喜園中種種五欲和合功德同體快樂具足而受。何以故？彼於彼處，業別異故。又有三十三天得見歡喜園，其身亦入，既入彼已，具足得彼種種五欲和合功德同體快樂，並皆受之。何以故？彼於彼處，造諸善業，所熏修時無別異故。

「諸比丘！其善法堂三十三天聚會處所，有二岐道；帝釋天王宮殿處所，有二岐道；諸小天王，并諸官屬，三十三天宮殿處所，亦二岐道；伊羅婆那大龍象王宮殿處所，亦二岐道；波婁沙迦園，亦二岐道；雜色車園及雜亂園、歡喜園池等，一一亦各有二岐道；波利夜多囉拘毘陀羅大樹，亦二岐道。

「諸比丘！其帝釋天王，若欲向於波婁沙迦園及雜色車、歡喜園等，澡浴歡樂遊戲行時，爾時心念伊羅婆那大龍象王。其伊羅婆那大龍象王亦生是念：『帝釋天王心念於我。』如是知已，從其宮出，即自變化，作三十三頭；其一一頭，化作六牙；一一牙上，化作七池，一一池中，各有七華；一一華上，各七玉女；一一玉女，各復自有七女為侍。爾時，伊羅婆那大龍象王，化作如是諸神變已，即便詣向帝釋王所，到已在彼帝釋前住。

「爾時，帝釋天王心念諸小三十二天王，并三十二諸天眾等。時，彼小王及諸天眾亦生是心：『帝釋天王今念我等。』如是知已，各以種種眾妙瓔珞莊嚴其身，俱乘種種車乘，詣向天帝釋邊，到已各各在前而住。時，天帝釋見已，即自種種嚴身，服眾瓔珞，前後左右，以諸天眾，周匝圍遶，即便昇上伊羅婆那龍象王上，帝釋天王正當中央真頭上坐，左右兩邊各有十六諸小天王，悉同乘彼伊羅婆那龍象王化頭之上，各各而坐。時，天帝釋導從天眾，向波婁沙迦及雜色車，并雜亂園、歡喜園等，到已而住。其歡喜等四園之中，皆有三種風輪而持，謂開、淨、吹，略說如前，開門、淨地及吹花等。諸比丘！彼等園中，既吹花散遍地至膝，其花香氣處處普熏。於時帝釋共小天王三十三天眷屬圍遶，入雜色車、歡喜園等，嬉戲受樂，隨意遊行，或臥或坐。時，帝釋天王欲得瓔珞，即念毘守羯磨天子。時彼天子即便化作眾寶瓔珞，奉上天王。若三十三天眷屬等須瓔珞者，毘守羯磨皆悉化作而供給之。欲聞音聲及伎樂者，則有諸鳥，出種種音，聲甚和雅，令天樂聞。天於彼時如是受樂，一日乃至七日，一月乃至三月，種種歡娛，澡浴嬉戲，行住坐臥，隨意東西。諸比丘！帝釋天王有十天子，常為守護。何等為十？一名因陀羅迦、二名瞿波迦、三名頻頭迦、四名頻頭婆迦、五名阿俱吒迦、六名吒都多迦、七名時婆迦、八名胡盧祇那、九名難荼迦、十名胡盧婆迦。諸比丘！其天帝釋常為如是十天子護，恒隨左右，不曾捨離，以守護故。

「諸比丘！閻浮提地，為諸人輩有水生諸華，最上精妙極可愛者，所謂優鉢羅花、鉢陀摩花、究牟陀花、奔荼梨迦花，其花香氣氤氳軟美；其陸生華，最極好者，所謂阿提目 多迦華、瞻波迦華、波吒羅花、蘇摩那華、婆利師迦花、摩利迦華、摩頭揵提迦華、搔揵提迦花、遊提迦華、殊低沙迦利迦花、陀奴沙迦膩迦花等。諸比丘！

瞿陀尼人輩，有水生花，最極好者，所謂優鉢羅花、鉢陀摩花、究牟陀花、奔荼梨迦花，香氣氛馥，處處熏人；其陸生華，最香好者，所謂阿提目 多迦華、瞻波迦花、波吒羅花、蘇摩那花、婆利師迦花、摩利迦花、摩頭揵提迦花、搔揵提迦花、遊提迦花、殊低沙迦利迦華、陀奴沙迦膩迦花等。諸比丘！其弗婆提諸人輩，有水生之華，最極好者，所謂優鉢羅花、鉢陀摩花、究牟陀華、奔荼梨迦花，極甚光鮮，香氣普熏；其陸生花，最極好者，所謂阿提目 多迦花、瞻波迦華、波吒羅花、蘇摩那華、婆利師迦花、摩利迦花、摩頭揵提迦華、搔揵提迦華、遊提迦花、殊低沙迦利迦花、陀奴沙迦膩迦華等。

「諸比丘！其鬱多羅究留人輩，有水生花，最極好者，所謂優鉢羅花、鉢陀摩花、究牟陀華、奔荼梨迦花，香氣柔軟；其陸生華，最極好者，所謂阿提目 多迦華、瞻波迦華、波吒羅華、蘇摩那花、婆利師迦花、摩利迦花、摩頭揵提迦華、搔揵提迦華、遊提迦花、殊低沙迦利迦花、陀奴沙迦膩迦花等。

「諸比丘！其諸龍等及金翅鳥，亦各皆有水生之花，最極好者，所謂優鉢羅花、鉢陀摩花、究牟陀花、奔荼梨迦華，香氣氛氳，柔軟美妙；其陸生花，最極好者，所謂阿提目 多迦花、瞻波迦花、波吒羅花、蘇摩那花、婆利師迦華、摩利迦花、摩頭揵提迦花、搔揵提迦花、遊提迦花、殊低沙迦利迦花、羯迦羅利迦花、摩訶羯迦羅利迦花等。

「諸比丘！其阿修羅輩，亦各皆有諸水生花，最極妙者，所謂優鉢羅花、鉢陀摩華、究牟陀花、奔荼梨迦花，香氣普熏，甚可愛樂；其陸生花，最極好者，所謂阿提目 多迦花、瞻波迦花、波吒羅華、蘇摩那華、婆利師迦花、摩利迦花、摩頭揵提迦花、搔揵提迦花、遊提迦花、殊低沙迦利迦花、陀奴師迦花、羯迦羅利迦花、摩訶羯迦羅利迦花、頻隣曇華、摩訶頻隣曇花、曼陀羅帆華、摩訶曼陀羅帆華等。

「諸比丘！其四天王及諸天輩，有水生花，極好端正，可愛微妙，所謂優鉢羅花、鉢陀摩花、究牟陀華、奔荼梨迦華，其氣極香，質甚柔軟；其陸生華，微妙可愛，所謂阿提目 多迦花、瞻波迦花、波吒羅華、蘇摩那花、婆利師迦華、摩利迦花、摩頭揵提迦華、搔揵提迦花、遊提迦華、殊低沙迦利迦華、陀奴沙迦花、羯迦羅利迦華、摩訶羯迦羅利迦華、頻隣曇華、摩訶頻隣曇華等。

「諸比丘！其三十三天，有水生華，極好端正，微妙可憙，所謂優鉢羅華、鉢陀摩華、究牟陀花、奔荼梨迦花等，其氣極香，質甚柔軟；其陸生華，微妙可愛，所謂阿提目 多迦花、瞻波迦花、波吒羅花、蘇摩那華、婆利師迦華、摩利迦花、摩頭揵提迦花、搔揵提迦

花、遊提迦花、殊低沙迦利迦花、陀奴沙迦膩迦華、羯迦羅利迦花、摩訶羯迦羅利迦花、頻隣曇花、摩訶頻隣曇花、曼陀羅帆華、摩訶曼陀羅帆花等。如三十三天所有諸華，其夜摩天、兜率陀天、化樂天、他化自在天，并魔身天，如是次第，等無有異，一一應知。

「諸比丘！其世間人，有七種色。何等為七？諸比丘！有諸人輩，火色火形、金色金形、青色青形、赤色赤形、白色白形、黃色黃形、黑色黑形，譬如魔梵常色。諸比丘！世間人有此七種色，諸阿修羅，亦復如是，有此七色；諸天眾等，亦復有此七種之色，譬如魔梵常色。

「諸比丘！諸天別有十種之法。何等為十？諸比丘！一諸天行來去無邊；二諸天行來去無礙；三諸天行無有遲疾；四諸天行腳無蹤跡；五諸天身無患疲乏；六諸天身有形無影；七諸天無大小便；八諸天身無有涕唾；九諸天身清淨微妙，無有脂髓皮肉及血筋骨脈等；十諸天身欲現長短青黃赤白大小麤細，隨意悉能，並皆端正，可喜殊絕，令人愛樂。諸天之身，有此十種不可思議。諸比丘！又諸天身，充實不虛，悉皆平滿。齒白方密，髮青齊整。柔軟光澤，身自然明。有神通力，飛騰虛空，眼視不瞬。瓔珞自然，衣無垢膩。

「諸比丘！閻浮提人，壽命百年，其間有夭；瞿陀尼人，壽二百年，中亦有夭；弗婆提人壽三百年，中亦有夭；鬱多囉究留人，定壽千年，無有夭殤；閻摩羅世諸眾生，壽七萬二千歲，中亦有夭；諸龍及金翅鳥，壽命一劫，中亦有夭；阿修羅壽，同天千年，中間亦夭；四天王壽五百歲，中亦有夭；三十三天，壽命千歲；夜摩諸天，壽二千歲；兜率陀天，壽四千歲；化樂諸天，壽八千歲；他化自在天，壽十六千歲；魔身天，壽三萬二千歲；梵身天壽一劫；光憶念天，壽命二劫；遍淨諸天，壽命四劫；廣果諸天，壽命八劫；無想諸天，壽十六劫；不熱諸天，壽命千劫；無惱諸天，壽二千劫；善見諸天，壽三千劫；善現諸天，壽四千劫；色究竟天，壽五千劫；虛空處天，壽十千劫；識處天，壽二萬一千劫；無所有處天，壽四萬二千劫；非想非非想處天，壽八萬四千劫；於其中間，並皆有夭。

「諸比丘！閻浮提人，身長三肘半，衣廣中七肘，上下三肘半；瞿陀尼人、弗婆提人，身量及衣，與閻浮等；其鬱多囉究留人，身長七肘，衣廣中十四肘，上下七肘；阿修囉身，長一踰闍那，衣廣中二踰闍那，上下一踰闍那，重半迦利沙；四天王身，長半踰闍那，衣廣中一踰闍那，上下半踰闍那，重一迦利沙；三十三天，身長一踰闍那，衣廣中二踰闍那，上下一踰闍那，重半迦利沙；夜摩天，

身長二踰闍那，衣廣中四踰闍那，上下二踰闍那，重一迦利沙四分之一；兜率陀天，身長四踰闍那，衣廣八踰闍那，上下四踰闍那，重一迦利沙八分之一；化樂天，身長八踰闍那，衣廣十六踰闍那，上下八踰闍那，重一迦利沙十六分之一；他化自在天，身長十六踰闍那，衣廣三十二踰闍那，上下十六踰闍那，重一迦利沙三十二分之一；魔身諸天，身長三十二踰闍那，衣廣六十四踰闍那，上下三十二踰闍那，重一迦利沙六十四分之一。自此已上，諸天身量長短，與衣正等無差。

「諸比丘！閻浮提人，所有市買，或以錢財、或以穀帛、或以眾生；瞿陀尼人，所欲市買，或以牛羊、或摩尼寶；弗婆提人，若作市易，或以財帛、或以五穀、或摩尼寶；欝多囉究留人輩，無諸市買，所欲自然。諸比丘！閻浮提人、瞿陀尼人、弗婆提人，悉有男婚女嫁之法；其欝多囉究留人輩，無我我所，樹枝若垂，男女便合，無有婚嫁。諸比丘！龍、金翅鳥及阿修囉輩，略說嫁娶，悉如人間；四天王天、三十三天、夜摩諸天、兜率陀天、化樂諸天、他化自在諸天、魔身天等，皆有嫁娶，略說如前。從此已上其諸天等，無復婚嫁男女之別。

「諸比丘！閻浮提人，若行欲時，二根相到，流出不淨；瞿陀尼人、弗婆提人，并欝多囉究留人輩，悉如閻浮提；一切諸龍、金翅鳥等，若行欲時，亦二根到，但出風氣，即便暢情，無有不淨；諸阿修羅、四天王天、三十三天，行欲根到，暢情出氣，如諸龍王及金翅鳥，一種無異；夜摩諸天，執手成欲；兜率陀天，憶念成欲；化樂諸天，熟視成欲；他化自在天，共語成欲；魔身諸天，相看成欲；並皆暢心，成其欲事。

「諸比丘！論其人間，螢火之明，則不如彼燈火之明；燈火之明，又不如彼炬火之明；其炬火明，又不如彼火聚之明；其火聚明，不及諸天星宿光明；其星宿明，又不及彼月宮殿明；月宮殿明，又不及日宮殿光明；其日宮殿照耀光明，又不及彼四天王天牆壁宮殿身瓔珞明；四天王天諸有光明，則又不及三十三天所有光明；其三十三天諸有光明，則又不及夜摩諸天牆壁宮殿瓔珞光明；其夜摩天所有諸光，則不及彼兜率陀天所有光明；兜率陀天所有諸明，則又不及化樂天明；其化樂天所有光明，則不及彼他化自在諸天光明；他化自在所有光明，則又不及魔身天明；其魔身天牆壁宮殿瓔珞身光，比於在下，最勝最妙，殊特無過。

「諸比丘！其魔身天，比梵身天則又不及；其梵身天，比光憶念天則又不及；其光憶念天比遍淨天，則又不及；其遍淨天；比廣果天光則不及；彼廣果天，如是略說，無惱熱天、善見、善現、阿迦膩吒天等，唯除瓔珞，餘如上說，應如是知。諸比丘！若天世界，及

諸魔梵，沙門婆羅門人等，世間所有光明，欲比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光明，百千萬億恒河沙數，不可為比。此如來光，最勝最妙，殊特第一。所以者何？諸比丘！其如來身，戒行無量、三摩提、般若、解脫、解脫知見，神通及神通行，教化及教化輪，說處及說處輪等，並各無量無邊。諸比丘！如來如是無量功德，一切諸法，皆悉具足。以是義故，如來光明，最勝無上，當如是持。

「諸比丘！一切眾生，有四種食，以資諸大，得住持故、成諸有故、相攝受故。何等為四？一者麤段及微細食，二者觸食，三者意思食，四者識食。何等眾生，應食麤段及微細食？諸比丘！閻浮提人，飯食麨豆及魚肉等，此等名為麤段之食；覆蓋按摩，澡浴揩拭，脂膏塗等，此悉名為微細之食。瞿陀尼人、弗婆提人，麤段微細，略說與前閻浮提等。其欝多囉究留人輩，身不耕種，自然而有成熟粳米，以為麤段；覆蓋澡浴，及按摩等，為微細食。

「諸比丘！一切諸龍及金翅鳥等，以諸魚鼈黿鼉、蝦蟇、虬螭、蛇獺、金毘羅等，是彼麤段；諸覆蓋等，是彼微細。諸阿修羅，以天須陀妙好之味，以為麤段；諸覆蓋等，以為微細。四天王天及諸天輩，皆用彼天須陀之味，以為麤段；諸覆蓋等，以為微細。三十三天，以須陀味，為天麤段；諸覆蓋等，以為微細。略說猶如三十三天，其夜摩天、兜率陀天、化樂諸天、他化自在天等，並皆用天須陀之味，以為麤段；諸覆蓋等，以為微細。自此已上，諸天眾輩，並以禪悅法喜為食、三摩提為食、三摩跋提為食，無復麤段及微細食。

「諸比丘！何等眾生，以觸為食？諸比丘！有諸眾生，從卵生者，所謂鵝鴈鴻鶴、雞鴨孔雀、鸚鵡鸜鵒、鳩鴿鷰雀雉鵲等，自餘種種雜類眾生從卵生者，以其從卵有此身故，是等並皆以觸為食。何等眾生，以思為食？若有眾生，以意思惟，資潤諸根，增長身命，所謂魚鼈龜蛇蝦蟆及以伽羅瞿陀等，自餘所有諸眾生類，以意思惟，潤益諸根，增長命者，此等並皆用思為食。何等眾生，以識為食？所謂地獄諸眾生輩，及識無邊諸天輩等。此等眾生，並皆用識，持以為食。諸比丘！此四種食，為眾生輩，住持諸大，攝受生故。於中有優陀那偈：

「花色及諸法，　壽命衣第五，
市買并嫁娶，　二根食為十。

「諸比丘！世間眾生，皆悉有此三種惡行。何等為三？所謂身惡、口惡、意惡。諸比丘！有一種類，以身惡行口意惡行，如是作已，

彼因緣故，身壞命終，當墮惡趣生地獄中。彼於此中，最後識滅，地獄中識初相續生。彼識共生，即有名色，緣名色故，即生六入。
「諸比丘！復有一種，以身惡行口意惡行，如是作已，彼因緣故，身壞命終，墮於惡趣，生畜生中。彼於此中，最後識滅，畜生中識初相續生。當於彼識共生之時，即有名色，緣名色故，便生六入。
「諸比丘！復有一種，以身惡行、口意惡行，如是作已，彼因緣故，身壞命終，墮於惡趣，生閻摩世。彼於此中，最後識滅，閻摩世識初相續生。當於彼識初生之時，即共名色一時俱生，緣名色故，六入即生。諸比丘！此等名為三種惡行，應當遠離。
「諸比丘！世間復有三種善行。何等為三？所謂身善行、口意善行。諸比丘！有一種類，身作善行、口意善行，如是習已，彼因緣故，身壞命終，生於人道。彼於此處，最後識滅，人道中識初相續生。當於彼識初生之時，即共名色一時同生，緣名色故，六入便生。
「諸比丘！復有一種，以身善行、口意善行，如是作已，彼因緣故，身壞命終，生於天上，此處識滅，彼天上識初相續生。彼識生時，即共名色一時俱生，有名色故，即生六入。諸比丘！彼於天中，或在天子、或在天女，加趺處生、或兩膝內脞股間生。初出之時，狀如人間十二歲兒。若是天男，即於天子坐膝邊生；若是天女，即天玉女脞股內生。如是生已，彼天即稱是我兒女，如是應知。
「諸比丘！修善生天，有如是法。若初生時，是諸天子及天女等，以自業因所熏習故，生三種念：一者自知從何處死、二者自知今此處生、三者知此生是何業果是何福報，以我彼處身命壞已，來生此間。又如是念：『緣我有是三種業果三種業熟，得來生此。何者為三？所謂身善行、口意善行。此等三業，果報熟故，身壞命終，來於此處。』復作是念：『願我今於此處死已，當生人間。我於彼處，如是生已，還修身口及意善行。以身口意行善行故，身壞敗已，還來此生。』作是念已，即便思食。彼念食時，即於彼前，有眾寶器，自然盛滿，天須陀味，種種出生。若天子中，有勝上者，彼須陀味其色最白；若其天子，果報中者，彼須陀味其色即赤；若有天子，福德下者，彼須陀味其色現黑。時，彼天子即以手取天須陀味，內於口中，彼須陀味，既入天口，即自漸漸融消變化。譬如酥及生酥擲置火中，即自融消，無有形影。如是如是，天須陀味，置於口中，自然消化，亦復如是。食須陀已，若其渴時，即於彼前，有天寶器，盛滿天酒，福上中下，白赤黑色，略說如前，入口消化，融消亦爾。時，彼天子食飲訖已，而其身體，上下大小，如彼舊生諸天子天女等。

「諸比丘！若諸天子及諸天女，身體既充，各隨意向或詣池邊。到池邊已，入彼池內，澡浴清淨，歡喜受樂。既出池上，詣香樹邊。時，彼香樹枝自然低，從枝中出種種妙香，流入手中，即以塗身。復詣衣樹，到已如前，亦為之低，而彼樹中，又出種種微妙好衣，至手邊已，即取而著。既著衣已，詣瓔珞樹，如是自低，垂流入手，或繫或著，以莊嚴身。如是復詣華鬘樹所，如前低垂，流出種種妙好華鬘。持飾頭已，便向器樹，樹出種種眾寶雜器，隨意入手，將詣果林，盛種種果，或即噉食，或取汁飲。如是復詣音樂樹邊，樹亦低垂，自然而出種種樂器，隨意而取，或彈或打、或歌或舞，音聲微妙，即便詣向林苑之中。入苑中已，於彼即見無量無邊百數千數無量百千萬億之數諸天玉女。若未見女，所有前世知見業報：『我從何處而來生此，如我此身，今受斯報。』果業熟故，彼於此時，了了分明，憶宿世事，猶如指掌。以見天女，迷諸色故，正念覺察智心即滅，既失前生，著現在欲，口唯唱言：『天玉女耶！天玉女耶！』如是名為欲愛之縛。諸比丘！此則名為三種善行。

「諸比丘！一月之中，有六烏晡沙他(烏晡沙他隋言受齋亦云增長)，白月半助，有十五日，黑月半助，亦十五日，如此白黑二月，各有三受齋日。何等白月三受齋日？所謂月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。黑月亦有三受齋日，如白月數。云何名為白黑二月各有三日，受於齋戒？諸比丘！白黑二月，各有八日。當於是日，四天大王，集其眷屬而告之言：『汝等可往普觀四方，頗有人輩，於世間中，多行孝順，供養父母，恭敬沙門婆羅門不？於諸尊長崇重以不？修行布施受禁戒不？守攝八關持六齋不？』時，四天王如是教勅其使者已，而彼使者如天王命，承奉而行，即下遍觀一切世人，是誰家中，孝養父母；有何族姓，恭敬沙門婆羅門等；誰家男女，敬事尊長；誰行布施；誰受六齋；誰持八禁；誰守戒德。爾時，使者如是遍歷世間觀察。見於人中，孝順供奉父母者少，承事尊重沙門者少，祇敬宿舊婆羅門於諸長者崇敬亦少，布施微薄，受齋稀踈，護戒不全，禁守多缺。是時，天使如是見已，即便往到四天王所，而啟白言：『天王當知，其諸世間一切人輩，無多孝養事父母者，亦無有多恭敬沙門婆羅門者，亦無有多敬重尊長耆舊德者，亦無有多修行布施持六齋者，亦無有多奉持禁戒守八關者。』

「爾時，四大天王聞諸使者如是語已，意中慘然不甚歡悅，報使者言：『彼等世間，若實然者，其諸人輩，甚為不善。所以者何？人輩壽命，極成短促，止少時活，應修諸善，至彼後世，可得安樂。云何今者彼世間人，無有多行孝養父母，乃至不能修持六齋及以八禁守攝身口？此大損減我諸天眾，展轉增加阿修羅種。』諸比丘！

若其世間，多人恭敬孝順父母，尊重沙門婆羅門等及諸宿舊，修行布施，樂受六齋，勤建福業，恒守八禁，如是相續。時，天使者巡察見已，上白四王：『大王當知，彼世間人，多有孝順於其父母，多有恭敬沙門婆羅門及諸尊長，樂行布施，勤修齋福。』爾時，四大天王，從其使邊聞此語已，心大歡喜，踊躍無量，作如是言：『甚善甚善，諸世間人，能如是修極大賢善。何以故？彼諸人輩，壽命短少，不久便當移至他世。今者乃能於彼人間，孝養父母，敬事沙門及婆羅門諸耆舊等，多樂布施，持戒守齋。如此則當增長諸天無量眷屬，損減諸阿修囉種類。』

「諸比丘！云何黑白二月十四日，是烏晡沙他日？諸比丘！其黑白二月十四日，四大天王，亦如是召四天太子，使其來下，觀察善惡多少，歡喜愁慘，略說悉如天使所說，唯以太子自下為異。諸比丘！其黑白二月十五日，烏晡沙他。四大天王，自下世間，躬察善惡。知多少已，即自往詣彼善法堂，到諸天集議論會處，至法堂前，面向帝釋，陳說人間善惡多少違順等事。爾時，帝釋聞於人間修福者少，即便慘然悵怏不樂，云何如是？天眾減少，阿修囉轉多。若聞人間如法多者，則大歡喜踊躍無量，作如是言：『我今天眾漸當增長。』緣此黑白二月六日，諸天下觀人間善惡故，名此日烏晡沙他。

起世因本經卷第七

起世因本經卷第八

隋天竺沙門達摩笈多譯

三十三天品下

「諸比丘！若當有時諸外道輩，或復波利婆羅闍迦，來向汝處，問汝等言：『諸長老輩！何因何緣，有一種人，為彼非人之所恐怖？於一種人，復不為彼非人恐怖？』其諸外道，作是問者，汝等應當如是報言：『諸長老輩！此有因緣。何以故？世間之中，有一種人，習行非法，彼有邪見、有顛倒見，彼等既行十不善法、說不善法、念不善法，邪見顛倒。以作此十不善法故，護生之神，漸漸捨離。如是等輩，若百若千，唯留一神，總而守護。譬如牛群，或復羊群，若百若千，其傍唯有一人守視。如是如是，護神少故，恒為非人之所恐怖。有一種人，言語如法，不行邪見，不顛倒見。彼等既行如是十善，正見正語，修習善業，是一一人，則有無量、若百千神，來共守護。以是因緣，此人不為非人之所恐。譬如國王若王大臣，其一一人，則有若百若千人輩之所守護。』

「諸比丘！世間人輩，有如是等姓名字者，其非人中，亦有如是等諸名字。諸比丘！人間所有山林川澤、國邑城隍、村塢聚落居停住處，其非人中，亦有如是舍宅之名、諸王坐處。

「諸比丘！一切街巷四衢道中、屈曲陌等，或屠膾坊、或復空窟，並悉不虛，皆有眾神，及諸非人之所依止；又復屍陀林塚之中，及諸惡獸所行道路，悉有非人；凡一切樹，高一尋、圍一尺，即有神祇，在上依住以為支提。諸比丘！一切世間，若男子及女人，從生已來，有諸天神，常隨逐行，不相遠離。唯習行惡及命終時，方始捨去，略說如上。

「諸比丘！閻浮提人，有五種事勝瞿陀尼。何等為五？一者勇健、二者正念、三者閻浮佛出世處、四者閻浮是修業地、五者閻浮行梵行處；其瞿陀尼，有三事勝閻浮提人。何等為三？一者饒牛、二者饒羊、三瞿陀尼饒摩尼寶。其閻浮提，有五種勝弗婆提人，略說如前；其弗婆提，有三事勝閻浮提人。何等為三？一者彼洲最極大故、二者彼洲廣含諸渚、三者彼洲甚微妙故。其閻浮提有五種事勝鬱多羅究留，五種如上；其鬱多羅究留，有三種事勝閻浮提。何等為三？一者彼人無我我所、二者壽命最極長故、三者彼人有勝行故。其閻浮提，有五種事勝閻魔世諸眾生輩，亦如上說；其閻魔世，有三種勝閻浮提人。何等為三？一壽命長、二身形大、三有自然衣食活命。閻浮提人，有五種勝龍、金翅鳥，五種如前；龍及金

翅，有三種勝閻浮提人。何等為三？一壽命長、二身形大、三宮殿廣。閻浮提人，有五種事勝阿修羅，如前所說；其阿修羅，有三種事勝閻浮提。何等為三？一者長壽、二者色勝、三受樂多，如是三事，最為殊勝。

「諸比丘！四天王天有三事勝，一宮殿高、二宮殿妙、三者宮殿最勝光明；三十三天亦三事勝。何等為三？一者長壽、二者色勝、三者多樂。如三十三天，其夜摩天、兜率陀天、化樂天、他化自在天、魔身天等，當知悉有三種勝事，如忉利天勝閻浮提人；其閻浮提，有五種勝諸天種輩，如上所說，汝應答知。

「諸比丘！此三界中，有三十八諸眾生類。何者是其三十八種？諸比丘！欲界之中有十二種，色界中有二十二種，無色界中復有四種。諸比丘！於中何者是其欲界十二種類？所謂地獄、畜生、餓鬼、人、阿修羅、四天王天、三十三天、夜摩天、兜率陀天、化樂天、他化自在天、魔身天等，此名十二。何等色界二十二種？謂梵身天、梵輔天、梵眾天、大梵天、光天、少光天、無量光天、光音天、淨天、少淨天、無量淨天、遍淨天、廣天、少廣天、無量廣天、廣果天、無想天、無煩天、無惱天、善見天、善現天、阿迦膩吒天等，此二十二屬於色界。其無色界四種者，謂空無邊天、識無邊天、無所入天、非想非非想天，此四種類屬無色界。

「諸比丘！其世間中，有四種雲，白雲、黑雲、赤雲、黃雲。諸比丘！其四種中白色雲者，多有地界；黑色雲者，多有水界；赤色雲者，多有火界；黃色雲者，多有風界。汝等應當作如是知。諸比丘！世間復有四種大天。何等為四？所謂地多大天、水多大天、火多大天、風多大天。諸比丘！曾於一時，地多大神，發是惡見，心自念言：『於地界中，無有水火及以風界。』諸比丘！我爾時詣彼地天邊，告彼地多大天神言：『汝天實有如是惡見，云地界中無水火風三大界也？』彼答我言：『實爾，世尊。』我復告言：『汝天莫作如是惡見。何以故？彼地界中，實有水火及以風界。但於其中，地界最多，是故地界偏得名字。』諸比丘！我能知彼地多大天發如是念，斷其惡見，令彼歡喜，於諸垢中，得法眼淨，證果覺道，無有結惑，度疑彼岸，無復煩惱，不隨他教，隨順法行。而白我言：『大德世尊！我今歸依佛、法、聖僧。大德世尊！從今已後，我當奉持優婆夷戒，乃至命盡，更不殺盜及非法等。歸佛法僧，清淨護持。』諸比丘！復有一時，水大天神，亦如是念，生於惡見言：『水界中無有地界及火風界。』我知其意，往詣彼邊，問水天言：『汝實爾不？』答言：『實爾。』我復告言：『汝天莫作如是惡見，其水界中，盡有地火及以風界。』乃至火天風天亦爾，俱有此見，佛既知已，悉往詰問，並答佛言：『實爾，世尊。』佛

開其意，皆得悟解，歸依三寶，悉隨順行，略說如前地大天神，除疑一種來向我邊。諸比丘！此等名為四大天神。

「諸比丘！世間有雲，從地上昇，在虛空中，或有至一俱盧奢住，或二或三俱盧奢住，乃至六七俱盧奢住。諸比丘！或復有雲，上虛空中一踰闍那，或二三四至五六七踰闍那住。諸比丘！或復有雲，上虛空中百踰闍那，乃至二三四五六七八百踰闍那，停而住者。或復有雲，從地上空千踰闍那，二三四五六七千踰闍那住，乃至劫盡。

「諸比丘！或時外道波利婆羅闍迦，來向汝邊，作如是問：『諸長老輩！有何因緣，虛空雲中，有是音聲？』諸比丘！應如是答：『有三因緣，共相觸故，空雲隊中，有聲鳴出。何等為三？諸長老輩！或有一時，雲中風界，共於地界，相觸著故，自然聲出。所以者何？譬如樹枝，相揩火出。如是如是，諸長老輩！此是第一因緣出聲。復次，長老！或復有時，雲中風界，共彼水界，相揩觸故，自然出聲，亦如上說，此是第二因緣出聲。復次，長老！或復有時，雲中風界，共彼火界，相揩觸故，自然出聲，略說乃至譬如兩樹相揩火出，此是第三出聲因緣。』應如是答。諸比丘！亦應如是廣分別知。

「諸比丘！或時外道波利婆羅闍迦，來向汝邊，作如是問：『諸長老輩！有何因緣，虛空雲中，忽然光明出生閃電？』諸比丘！汝等應作如是報答：『諸長老輩！有二因緣，從虛空中雲裏，出生閃電光明。何等為二？一者東方閃電，名曰無厚；南方有電，名曰順流；西方有電，名墮光明；北方有電，名百生樹。諸長老輩！或復有時，若彼東方無厚閃電，共於西方墮光明電，相觸相著，相揩相打，以如是故，從於虛空雲隊之中，出生光明，名曰閃電，此是第一閃電因緣。復次，諸長老輩！若彼南方順流閃電，共於北方百生閃電，相觸相著，相揩相打，以如是故，出生電光。譬如兩木，風吹相著，自然火出，還歸本處，此是第二閃電因緣，從雲隊中，有光明出。』

「諸比丘！於虛空中，有五因緣，能障礙雨，令占候師，不測不知，增長迷惑，記必應雨而天不雨。何等為五？諸比丘！或復有時，上虛空中，起雲動雷，作伽茶伽茶、瞿廚瞿廚聲，或出閃電，或復有吹涼冷氣來，如是種種，皆是雨相。其占察人及天文師等，悉剋此時，必當降雨。爾時，羅睺羅阿修羅王從其宮出，即以兩手，撮彼雨雲，擲置海中。諸比丘！此是第一雨障因緣。而天文師及占候者，不見不知，心生疑惑，記天剋雨而遂不雨。

「諸比丘！或復有時，虛空起雲，雲中亦作伽茶伽茶聲，亦出閃電，亦復有吹涼冷氣來。時，天文人及占候者，見是相已，記天此

時剋當作雨。爾時，火界增上力生，於彼中間，雨雲燒滅，此名第二雨障因緣。彼天文人，不見不知，心生迷惑，記天必雨而遂不雨。

「諸比丘！或復有時，虛空起雲，雲中亦作伽茶伽茶聲，亦出閃電，亦復有吹涼冷氣來。時，天文人及占候者，見是相已，記天此時剋當作雨。但以風界增上力生，則吹彼雲，擲置於彼迦陵迦磧中，或復擲著檀茶迦磧中，或復擲置摩登伽磧中，或復擲著空曠野中，或復擲著摩連那磧地，此名第三雨障因緣。彼天文人，不見不知，心生迷惑，記天必雨而遂不雨。

「諸比丘！又復有時，虛空起雲，而其雲中，亦作伽茶伽茶之聲，出生閃電，吹冷氣來。其占候者，記天必雨。然彼行雨諸天子輩，有時放逸，以放逸故，彼雲不得依時降雨，既不依時，雲自消散，此是第四雨障因緣。以是義故，諸天文人，心生迷惑，記天必雨而遂不雨。

「諸比丘！又復有時，空中起雲，而天亦作伽茶伽茶之聲，亦出閃電，吹涼冷風。彼天文人等，記剋當雨。然此閻浮世間人輩，其中多有不如法行，躭樂諸欲，慳貪嫉妬，邪見所纏。彼等人輩，以惡行故，習非法故，樂著欲故，貪嫉競故，天則不雨。諸比丘！此名第五雨障因緣。其天文人及占候等，不見不知，心生迷惑，記天必雨而遂不雨。

「諸比丘！是名五種雨障因緣。於其中有優陀那偈：

「花法色壽命，　衣服并賣買，
嫁娶三摩提，　四種飲食等。
二行晡沙他，　上下名三界，
雲色諸天等，　俱盧舍鳴電。

起世經鬪戰品第九

「諸比丘！我念往昔，有諸天等，共阿修羅，起鬪戰時，帝釋天王告其三十二天言：『諸仁者輩！汝等諸天，若共阿修羅戰鬪之時，宜好莊嚴，善持器仗。若諸天勝、阿修羅不如，汝可生捉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。當以五繫縛已，將向善法堂前諸天集會處所置之。』三十二天，聞帝釋命，依而奉行。爾時，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亦如是告諸阿修羅言：『若諸天等，共阿修羅鬪，天若不如，即當生捉帝釋天王，以五繫縛，將向七頭諸阿修羅集會之處，置立我前。』時，諸阿修羅亦受教行。諸比丘！當於彼時，帝釋天王戰鬪勝故，

生捉阿修羅，以五繫縛，至善法堂天集會處帝釋前立。當於彼時，其毘摩質多羅王作如是念：『願諸阿修羅，各自安善，我今不用諸阿修羅輩。我今在此，共諸三十三天一處，同受娛樂，甚為適意。』當其毘摩質多羅王興此念時，即見自身五縛悉解，諸天種種五欲功德，皆現其前。又復有時，作如是念：『我今不用三十三天。願諸天等，各自安善，我當還歸阿修羅宮殿。』起此念時，其身五繫即還自縛，五欲功德忽然散滅。

「諸比丘！彼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有於如是微細結縛；其諸魔縛，復細於此。所以者何？諸比丘！邪思惟時，即被結縛；正憶念時，即便解脫。何以故？諸比丘！思惟有我，是邪思惟；思惟無我，亦是邪思；乃至思惟，我當有常，我當無常，有色無色，有想無想，及非有想非無想等，並是邪思。諸比丘！此邪思惟，是癰是瘡，猶如毒箭。於其中有多聞聖者智慧之人，知是邪思，如病如瘡，如癰如箭，如是念已，繫心正憶不隨心行，令心不動，多所利益。諸比丘！若念有我，則是邪念，則是有為，則是戲論。若念無我，亦是戲論，乃至有色無色，有想無想，非有想非無想，悉是戲論。諸比丘！所有戲論，皆悉是病如癰如瘡，猶如毒箭。於其中有多聞聖者智慧之人，知此戲論諸過患已，樂無戲論。守心寂靜，多所修行。

「諸比丘！我念往昔，有諸天王，共阿修羅，欲戰鬪時，帝釋天王告其四面三十二天，作如是言：『諸仁者輩，宜善嚴備身諸器仗，今諸阿修羅，欲來戰鬪。若諸天勝，可生捉取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以五繫縛，將向諸天集會之處善法堂前，持見於我。』三十二天受帝釋命，依而奉行。其阿修羅，亦如是教。諸比丘！當爾戰時，諸天得勝，即以五繫縛阿修羅，將來詣向善法堂前。爾時，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既被五繫，在天眾前，見帝釋王來入善法堂中而坐，即便惡言，諸種罵詈毀辱天主。其天帝釋，有調御者，名摩多離，見阿修羅毘摩質多羅對眾惡言毀罵天主，即便以偈白帝釋言：

「『帝釋天王為羞畏，　為當無勢故懷忍？
聞於如是麁惡罵，　含受容耐都不言。』

「爾時，帝釋還以偈答摩多離言：

「『我非羞畏故懷忍，　亦非無力於修羅，
誰能如我神策謀，　豈得同於彼無智？』

「時，摩多離復更以偈白天主言：

「『若不嚴加重訶責，　愚癡熾盛轉更增，
若當折伏無智人，　猶如畏杖牛奔走。
今以縱之為彼樂，　至其處所更憍高，
是故明智示以威，　顯現勇猛斷愚騃。』

「爾時，帝釋復以偈答摩多離言：

「『如斯之事我久知，　為伏諸人愚癡故，
彼以瞋嫌而罵詈，　我聞堪能自制心。』

「時，摩多離更復以偈白帝釋言：

「『帝釋天王願善思，　如是之忍有一患，
彼愚癡者如是罵，　謂言怯畏耻不言。』

「爾時，帝釋重復偈答摩多離言：

「『愚癡種類隨心意，　謂言畏彼我默然，
若欲益身求利安，　於彼等邊須有忍。
如我意見彼惡罵，　不應於瞋復起瞋，
於瞋者邊報以瞋，　如是戰鬪難得勝。
若當為他所嬈惱，　有力能忍者為難，
應知此忍最為強，　如此忍時須讚美。
若自若他所興心，　皆求救拔大畏處，
既被他人瞋罵已，　不應於彼起怨憎。
若於自己及他邊，　如是二處應作益，
既知他瞋嫌罵已，　能使自瞋轉得消。
如是二處利益心，　若自若他皆悉為，
若他意念是癡者，　斯由不知法所因。
若有大力諸丈夫，　能為無力故含忍，
如是忍人他讚歎，　無力人邊忍不瞋。
為彼無有智慧力，　唯以愚癡力為力，
以愚癡故棄捨法，　如此人輩無正行。
愚癡心生念我勝，　瞋恚罵詈出麁言，
能忍彼惡有常勝，　是忍增上難具說。
勝者語言畏不論，　於等恐生冤故忍，

聞下論說能忍者，　此忍為諸智稱揚。』

「諸比丘！汝等當知，彼時帝釋則我身是。我於爾時，身作三十三天王，自在治化，受勝福報，縱任快樂。恒常懷忍，亦讚歎忍，樂行調順，無有瞋恚，恒常讚歎無瞋恚者。諸比丘！然今汝等自說行中，有信解心，捨俗出家，精勤不懈。汝等若於餘眾生邊，能行忍辱，讚歎忍者，調順慈悲，常行安樂，滅除瞋恚，讚無瞋者。諸比丘！汝等亦應作如是學。諸比丘！我念往昔，諸天眾等，共阿修羅，各嚴器仗，欲鬪戰時。爾時，帝釋告天眾言：『諸仁者輩！若阿修羅共諸天鬪，天得勝時，汝等可以五繫縛之。』如前所說，諸天奉教。阿修羅王，亦勅軍眾。諸比丘！爾時鬪戰，阿修羅勝，帝釋天王恐怖不如背走而還。是時，馭者迴於千輻賢調御車，欲向天宮。爾時，有一居吒奢摩梨樹，其上有金翅鳥王，巢內有諸卵。帝釋見已，告摩多離調馭者言：

「『摩多離知樹上卵，　為我迴此車轅軸，
為阿修羅寧捨命，　勿令毀破諸鳥巢。』

「時，摩多離善調馭者，聞釋天王如是勅已，即便右迴彼天千輻賢調御車，路還指向阿修羅宮。諸比丘！時，諸阿修羅見帝釋車，忽然迴還，謂言：『帝釋別有戰策，更來欲鬪。』阿修羅退，各趣本宮。諸比丘！爾時，帝釋以慈因緣，諸天還勝，阿修羅不如。諸比丘！欲知爾時天帝釋者，今我身是。諸比丘！我於爾時作天主，領三十三天，自在治化，受勝福報，猶能憐愍一切眾生，為其壽命，而作利益，起慈悲心。汝等比丘，以信捨家，應當利益一切眾生。「諸比丘！我憶往昔，天阿修羅欲戰鬪時，爾時帝釋告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言：『仁者！我等且停種種器仗。天及阿修羅，其中並各有智慧者，彼等悉能知於我等，若善若惡，說諸法義。但以善言長者取勝。』天共阿修羅，相推前說。爾時，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即便在先，向天帝釋而說偈言：

「『愚癡猛盛者，　必須重訶責，
折伏於無智，　猶牛畏鞭走。
愚癡無有樂，　在處難調制，
是故用嚴杖，　速疾斷其癡。』

「爾時，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向天帝釋說此偈已，其阿修羅諸眷屬等，皆大歡喜，稱歎踊躍。帝釋諸天及眷屬等，皆默然住。爾

時，毘摩質多羅王告帝釋言：『汝大天王！便可說偈。』爾時，天主向阿修羅，而說偈言：

「『我明見此事，　不欲共癡同，
愚者自起瞋，　智者誰與諍。』

「爾時，帝釋天王說此偈已，三十三天及眷屬等，皆大稱歎，踊躍歡喜。諸阿修羅及其眷屬，默然而住。爾時，帝釋告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言：『仁者！可更辯說善言。』時，阿修羅即向天王，說偈報言：

「『寂然忍辱意，　帝釋我亦知，
愚癡者勝時，　言我畏故忍。』

「爾時，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說此偈已，諸阿修羅及眷屬等，皆悉踊躍，稱歎歡喜。帝釋諸天并其眷屬，默然而住。時，阿修羅告帝釋言：『仁者天主！可更辯說如法善言。』爾時，天主帝釋大王向阿修羅眾，說偈報言：

「『愚癡者自隨，　稱忍為畏彼，
以此求自益，　彼邊則無利。
我意彼作惡，　不應瞋彼瞋，
於瞋能默然，　彼鬪則常勝。
若為他所惱，　有力能忍者，
當知如此忍，　忍中最為上。
無問自及他，　皆求離畏處，
若知他瞋已，　不於彼起憎。
二處作利益，　若自若於他，
他瞋嫌罵者，　自瞋能消滅。
二處作利益，　若自若於他，
他意念愚癡，　斯由不知法。
若有強力人，　為彼無力忍，
此忍為最勝，　餘忍更無過。
彼無智慧筋，　唯有愚癡力，
愚癡捨法故，　自然失正行。
愚癡自矜勝，　瞋恚出惡言，
若忍此罵時，　彼則常有勝。
聞高勝言忍以畏，　於齊等忍恐生怨。

為下惡罵能忍者，　斯忍智人所稱讚。』

「爾時，帝釋天王說此偈已，三十三天并及眷屬，稱歎歡喜，踊躍無量。其阿修羅眾，皆各默然。時，諸天中有智慧天，阿修羅中有智慧者，各集一處，皆共量議此等諸偈，詳審思念，觀察諦忍，同稱讚已，作如是言：『諸仁者輩！今天帝釋，善說言辭。彼等治化，一切無有刀杖鞭撻，亦無諍鬪毀辱怨讎，亦無言訟及求報。復於生死中，有可患厭，求遠離欲，為寂滅故、為寂靜故、得神通故、得沙門故、成就正覺得涅槃故。諸仁者輩！若彼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所說之偈，無有如是善妙語言；彼等一切，唯有刀杖鞭打楚撻、諍鬪毀辱言訟怨讎，有求報復，長養生死無可患厭，貪著諸欲，無求寂靜寂滅之行，不希神通及沙門果，無望正覺及以涅槃。諸仁者輩！帝釋天王所說之偈，名為善說；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所說之偈，非是善說。諸仁者輩！帝釋天王所說之偈，善說善說；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所說之偈，非是善說，非是善說。』諸比丘！汝等應知，彼時帝釋，即我身是。諸比丘！我時作彼忉利天王，自在治化，受於福樂，猶說善言以為戰鬪，由善言故，鬪戰常勝。而今汝等諸比丘輩，於我善說法教之中，淨心離俗，捨家出家，有精進行。汝等若求善說惡說教法之中，欲取義者，應如是知。

「諸比丘！我念往昔，諸天王等，共阿修羅，合戰鬪時。帝釋天王，摧阿修羅。鬪戰勝已，造立勝殿，東西縱廣五百由旬，南北縱廣二百五十由旬。諸比丘！彼勝殿外，別有一百尼梨由河，而彼由河一一間內，復各有七鳩吒伽羅，皆七寶成。而其一一鳩吒伽羅內，各置七房，一一房中，安施七牀。一一牀上，有七玉女，一一玉女，復各別有七女而侍。其釋天王，并及彼等諸玉女侍，更無餘為食飲資須，香花服玩一切樂具，皆隨往業果報而受。諸比丘！三千大千世界之內，所有天宮，更無如是帝釋天王勝殿比類。

「爾時，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作如是念：『我有如是神德威力，日之與月，及三十三天，彼等雖於我上轉行，我力能取，作耳環瑞，處處遊行。』曾於一時，其羅睺羅阿修羅王，內心瞋恚熾盛煩毒，意不歡喜，則念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。爾時，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作如是念：『其羅睺羅阿修羅王，今念於我。』彼復自念其所統領小阿修羅王及諸眷屬小阿修羅輩。時，彼小王及諸阿修羅，知其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念已，即各嚴備種種器仗，詣向彼邊，到已在前，各各而住。爾時，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自服鎧甲，持仗嚴駕，與其小王并諸軍眾圍遶，往詣羅睺羅阿修羅邊，到已而住。爾時，羅睺羅阿修羅王，復念踊躍并及幻化二阿修羅王。爾時二王知彼念已，還如鞞摩質多羅王所念。小王并其所部知已，各各嚴備

器仗，向其王邊。到已皆來詣於羅睺羅阿修羅王邊。爾時，羅睺羅阿修羅王，自服種種嚴身器仗，共鞞摩質多羅、踊躍、幻化三阿修羅王，并諸三王小王眷屬，前後圍繞。從阿修羅城，導從而出，欲共忉利諸天戰鬪。

「爾時，難陀、優波難陀二大龍王，從其宮出，各以身遶須彌留山七匝動之，動已復動，大動遍動，震已復震，大震遍震，湧已復湧，大湧遍湧，以尾打海。其一滴水，上至須彌留山頂上。諸比丘！於彼時天主帝釋作是念已，告天眾言：『汝等仁輩，見此大地如是動不？空中靉靆，猶如雲雨，又似輕霧，決知阿修羅欲共天鬪。』是時，海內所住諸龍，各從自宮，種種嚴備，持仗而出，向阿修羅前，共其戰鬪。勝者逐退，逕至其宮。其不如者，恐怖背走，往到地居夜叉等邊，到已告言：『汝等當知，諸阿修羅欲共天鬪，汝等今可共我向彼相助打破。』夜叉聞已，嚴持甲仗，共龍往戰。其勝者逐，不如者退，恐怖而走。詣向鉢足夜叉之所，到已告言：『鉢足夜叉，仁輩知不？諸阿修羅欲共天鬪，汝等可來共我相助往彼打之。』鉢足聞已，嚴身持仗，相隨而去，乃至退走。往告持鬘諸夜叉等如前，不如退走，往告常醉夜叉，常醉聞已，又復嚴仗，共持鬘等，并力合鬪。其有勝者，逐入到宮。其不如者，恐怖退走，詣向四大天王等邊，到已諮白四天王言：『四天大王，仁輩當知，諸阿修羅，今者欲來共諸天鬪，汝等應可共我相助打彼令破。』其四天王聞常醉言，即各嚴持種種器仗，駕馭而往，乃至退走，不能降伏。是時，四王即便上詣彼善法堂諸天集會議論處所，啟白帝釋，說如是言：『天王當知，諸阿修羅，今者聚集，欲共天鬪，宜應向彼與其共戰。』時，天帝釋從四天王聞是語已，意中印可，即喚一天摩那婆告言：『汝天子來，汝今可往須夜摩天、珊兜率陀，并化自樂，及他化自在諸天王等，至彼處已，為我白言：「仁輩諸天！若其知者，諸阿修羅欲共天鬪。汝等仁輩，應可助我，來共向彼與其戰鬪。」』時，摩那婆聞帝釋語已，即便向彼須夜摩天，具白其事。

「爾時，須夜摩天王，從釋天使摩那婆邊，聞是語已，心中即念彼須夜摩諸天眾輩。時，彼天眾知其天王心念我彼已，即著種種鎧甲器仗，乘天種種所有諸騎，各來詣向其天王邊，到已在前，各各而立。時，須夜摩天王自身即著種種天諸鎧甲，持寶器仗，與其無量百千萬數諸天子，俱圍遶來下，向須彌留山王頂上，在於東面，竪純青色難降旗幡，依峯而立。爾時，彼使天摩那婆，復上詣向珊兜率陀天子之邊，到已還白珊兜率陀如是之言：『仁者當知，帝釋天王有是啟白：「阿修羅輩欲共天鬪，仁者願來，助我往彼，并力鬪戰。」』彼兜率陀聞是語已，即自念彼諸天子眾，知已悉來，集兜

率陀大天王邊。到已即各嚴持器仗，乘種種騎，相率圍遶，下來到於須彌留山，於南面住，無量百千萬眾雲集，竪於黃色難降旗幡，依峯而立。

「爾時，彼天摩那婆使，又復更上向化樂天白言：『仁者化樂天王！當知帝釋有如是語：「其阿修羅，欲共天鬪。」』如前啟請，乃至彼天與其無量百千萬數諸天子來，各嚴鎧甲，種種騎乘，下來到於須彌留山西面，竪於赤色難降旗幡，依峯而立。如是上白他化自在諸天子等，一一如前。時，彼天眾嚴持器仗，復倍化樂，與其無量百天子、無量千天子、無量百千天子圍遶，來下向須彌留山王北面，竪於白色難降旗幡，依峯而立。

「爾時，帝釋見上諸天並皆雲集，心念空中諸夜叉輩。時，虛空中諸夜叉眾，各作是言：『帝釋天王，意念我等。』如是知已，即相誡勅，著甲持仗，嚴備身具，皆各服之，乘種種乘，詣天帝釋前，一面而住。時，天帝釋又復念其諸小天王并及三十三天眷屬。如是念時，並各著鎧嚴持器仗，乘種種乘，詣天主前。是時，帝釋自著種種鎧甲器仗，乘種種乘，共空夜叉及諸小王三十三天，前後圍遶，從天宮出，共阿修羅欲戰鬪故。

「諸比丘！諸天爾時共阿修羅戰鬪之時，有如是等諸色器仗，所謂刀、箭、殲、棒、搥、杵金剛、鈹箭、面箭、鑿箭、鏃箭、犢齒箭、迦陵伽葉鏃箭、微細鏃箭、弩箭如是等器，雜色可愛，七寶所成，金銀琉璃、頗梨赤真珠、車璩馬瑙等。以彼諸仗，遙擲向彼阿修羅身，不著不害，而懸徹過於彼等身，亦復不見瘡瘢痕處，唯觸緣故，受於害痛。諸比丘！其阿修羅，所有器仗共天鬪時，色類相似，一種七寶之所成就，著時徹過亦無瘢痕，唯觸因緣，受於害痛。諸比丘！欲界諸天共阿修羅戰鬪之時，有如是色種種器仗，況復世間諸人輩也。

起世因本經卷第八

起世因本經卷第九

隋天竺沙門達摩笈多譯

劫住品第十

「諸比丘！世間凡有三種中劫。何等為三？一者所謂刀杖中劫、二者所謂飢饉中劫、三者所謂疾疫中劫。云何名為刀杖中劫？諸比丘！刀杖中劫者，彼等人輩無有正行，不如法說，邪見顛倒，具足皆行十不善業。彼時眾生，唯壽十歲。諸比丘！其人如是壽十歲時，女生五月即便行嫁，猶如今日年十五六，嫁與夫主。今者地力所有酥油生酥、石蜜沙糖粳米，至於彼時，一切滅沒，並皆不現。當彼十歲人壽命時，純以羖羊毛[毯-炎+旁]為衣，猶如今日迦尸迦嬌奢耶衣、芻摩繒衣、度究邏衣、句路摩娑衣、劫貝衣、甘婆羅寶衣，最為勝妙，其毛[毯-炎+旁]衣，亦復如是。當於彼時，唯食稗子，如今粳米。又為父母之所憐愛，唯願十歲，是其上壽，如今人願乞壽百年。諸比丘！彼十歲時，所有眾生，不孝父母、不敬沙門及婆羅門、不敬耆舊，彼等亦當得他供養讚歎尊重，猶如今日行法教人名譽一種。何以故？其業爾故。又諸比丘！十歲人時，無有善名，人亦不行十善業道，一切多行不善之業。眾生相見，各生殺害誅戮之心，無慈愍意。如今獵師在空山澤見諸禽獸，唯起屠害殺戮之心。又諸比丘！當彼之時，其諸人輩，緣身之具瓔珞莊嚴，皆是刀杖。譬如今者華鬘耳璫、頸瓔臂釧、指環釵鐲，交絡嚴身一種無異。又諸比丘！當彼之時，中劫將末，七日之內，於其手中，所當觸者，若草若木，土塊瓦石，彼等一切，皆為刀杖，其鋒甚利，勝人所造。七日之中，各各競捉，共相屠害，一切相殺，命終並墮諸惡趣中，受地獄苦。何以故？以其相向各生殺心、濁心惡心，無利益心、無慈悲心、無淨心故。諸比丘！如是名為刀杖中劫。

「諸比丘！云何名為飢饉中劫？諸比丘！飢饉劫時，其諸人輩無有法行，邪見顛倒，具足行十不善業道。以是義故天不降雨，以無雨故世則飢饉，無有種子，白骨為業，諸皮活命。云何名為白骨為業？諸比丘！飢饉之時，彼諸人輩，若四衢道，街巷城郭，道路處處，悉收白骨，以水煎煮，取汁而飲，以資活命，是故名為白骨為業。云何名為諸皮活命？諸比丘！飢饉劫時，彼諸人輩，以飢急故，取諸樹皮，以水煎煮，而飲其汁，以資活命，是故名為諸皮為業。諸比丘！彼時眾生，飢餓死已，皆當生於諸惡趣道，或復墮於閻羅世中。所謂餓鬼，為彼等輩，慳貪嫉妒，畏諸物盡，爭取藏貯。諸比丘！以是故名飢饉中劫。

「諸比丘！云何名為疾疫中劫？諸比丘！彼時諸人，亦欲行法，欲說如法，亦欲行於無顛倒見，具足欲行十善業道。但彼時中，如法人輩，以其過去無十善業勝果報故，致令非人放於災氣行諸癘疫，於中多有人輩命終。又諸比丘！於彼疾病三摩耶中，復有他方世界非人，來為此等作疫病故。何以故？以放逸故，行放逸行。亦復與其惡相觸故，惱亂其心，奪彼威力。於中多有薄福之人，得病命終。譬如國王或王大臣，守護民故，於其界首，安置戍邏。爾時，他方有盜賊來，為彼戍邏不謹慎故、有放逸故，以諸劫賊，一時誅戮，或滅諸家、或殄村舍、或破聚落、或毀國城。如是如是，彼人放逸，他方非人來行疾疫，命終悉盡，亦復如是。又復彼時他方非人來行疾病時，諸眾生無放逸行。彼鬼大力，強相逼迫，與其惡觸，令心惱亂，奪其威力，於中多有遇病命終。譬如國王或王大臣，為諸聚落作守護故，安置鎮防。於彼時中，他方劫賊，來相侵擾，而是鎮防無有放逸，勤謹遮護。彼賊大力，強相逼迫，於此人等，一時誅戮，或滅諸家村舍聚落，略說如前。如是如是，諸比丘！其疾疫劫，人輩遇病，逼切命終，亦復如是。彼身死已，皆得向上諸天中生。所以者何？為彼等輩無相害心、無有亂心，有利益心、慈心淨心。當命終時，又各相問：『汝病可忍，得少損不？頗有脫者，頗有起者，從諸疾病有差者不？』諸比丘！以是義故，得生天上，以是名為疾疫中劫。諸比丘！是名世間三種中劫。

起世經住世品第十一

「諸比丘！世間之中，有四無量，不可得量、不可得稱、不可思議。若天若人，世中算數，欲取其量，有若干年、若干百年、若干千年、若干百千年、若干俱致年、若干百俱致年、若干千俱致年、若干百千俱致年，終不可得。何等為四？諸比丘！若世界住，此不可得算計而知，若干年、若干百年、若干千年、若干百千年、若干俱致年、若干百俱致年、若干千俱致年、若干百千俱致年。

「諸比丘！若世界住已壞，亦不可得算計而知，若干年、若干百年、若干千年、若干百千年、若干俱致年、若干百俱致年、若干千俱致年、若干百千俱致年。諸比丘！若世界破壞已復住，此亦不可算計而知，若干年、若干百年、若干千年、若干百千年、若干俱致年、若干百俱致年、若干千俱致年、若干百千俱致年。

「諸比丘！若世界成已住，此亦不可算計而知，若干年、若干百年、若干千年、若干百千年、若干俱致年、若干百俱致年、若干千俱致年、若干百千俱致年。

「諸比丘！此等名為四種無量，不可得量、不可得稱、不可思議、不可計得，若天若人，無有算計而能得知，若干百千萬年、若干百千萬俱致年。諸比丘！於此東方，有諸世界，轉住轉壞無有間時，或有轉成轉住轉壞。諸比丘！南西北方轉成轉住轉壞，亦復如是。諸比丘！譬如五段輪除其軸却，轉無暫住無暫間時，略說如是如是。又如夏雨，其滴麤大，相續下注無有休間。如是東方南西北方，成住壞轉無有停住時，亦復如是。

「諸比丘！於其中間，復有三災。何等為三？一者火災、二者水災、三者風災。其火災時，光音諸天，首免其災；水災之時，遍淨諸天，首免其災；風災之時，廣果諸天，首免其災。云何火災？諸比丘！火災之時，諸眾生輩，有於善行，所說如法，正見成就無有顛倒，具足而行十善業道，得無覺觀二禪，不用功修，自然而得。爾時，彼等諸眾生輩，以神通力住於虛空、住諸仙道、住諸天道、住梵行道，如是住已，受第二禪無覺觀樂，如是證知，成就具足，身壞即生光音天處。地獄眾生、畜生眾生、閻摩羅世、阿修羅世、四天王世、三十三天、夜摩、兜率、化樂天、他化自在，及魔身天，乃至梵世諸眾生輩，於人間生，悉皆成就無覺無觀，快樂證知，身壞即生光音天處。一切六道，悉皆斷絕，此則名為世間轉盡。

「諸比丘！云何世間，住已轉壞？諸比丘！若有於彼三摩耶時，及無量時、長遠道時，天下亢旱，無復雨澤，所有草木，一切乾枯，悉無復有。譬如葦荻青刈之時，不得雨水，乾枯朽壞，皆無復有。如是如是，諸比丘！天久不雨，一切草木悉皆乾枯，亦復如是。諸比丘！一切諸行亦爾，無常、不久住、不堅牢、不自在、破壞法、可厭離、可求解脫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於彼時，有迦梨迦大風，吹散八萬四千由旬大海水已，於下即出日之宮殿，擲置海上須彌留山王半腹四萬二千由旬，安日道中。諸比丘！此名世間第二日出，所有諸小陂池江河一切乾竭，悉無復有。諸比丘！一切諸行，悉皆無常，略說如前，可求免脫。復次，諸比丘！略說如前，大風吹海，出日宮殿，置日道中，是名世間第三日出，所有一切大陂大池大河及恒河等，一切大河悉皆乾竭，無復遺餘；諸行亦爾。如是世間，第四日出，所有大水大池、所謂善現大池、阿那婆達多大池、曼陀祇尼大池、蛇滿大池等，悉皆乾竭，無復有餘；諸行亦爾。如是世間第五日出，其大海水，漸漸乾竭，初如脚踝，已下減少，乃至猶如膝，已下減乃至半身，或復一身二三四五六七人身，已下乾竭。諸比丘！其五日出，大海水減半多羅樹，乃至一多羅樹，或二三四五六七多羅樹減；乃至半俱盧奢，或一二三四五六七俱盧奢減；乃至半由旬減，

或一二三四五六七由旬而減，乃至百由旬減，或二三四五六七百由旬減。諸比丘！其五日出，大海之水，千由旬減，乃至二三四五六七千由旬減。諸比丘！其世間中五日出時，彼大海水，略說乃至七千由旬，餘殘住時，或至六五四三二一千由旬在，如是乃至七百由旬，其水殘在；或至六五四三二一百由旬在，或七由旬，其水殘在；或復六五四三二一由旬水在；或復減至七俱盧奢，其水殘在；乃至六五四三二一俱盧奢水餘殘住在。諸比丘！其世間中，五日出時，彼大海水，深七多羅餘殘而在，或復六五四三二一多羅樹水餘殘而在；或如七人其水殘在；或復六五四三二一；或復半人、或膝已下、或至踝骨，其水殘在。又五日時，於大海中，少分有水，餘殘而住。如秋雨時於牛跡中少分有水。如是如是，五日之時，彼大海中，亦復如是。又諸比丘！五日之時，彼大海中，於一切處，乃至塗脂水無復遺餘。諸比丘！一切諸行，亦復如是，無常不久，須臾暫時，略說乃至，可厭可離，應求免脫。復次，諸比丘！略說如前。乃至六日出現世時，其四大洲并及八萬四千小洲，諸大山等、須彌留山王，悉皆起烟，起已復起，猶如凡師欲燒器時，器上火焰一時俱起。其火大盛，充塞遍滿。如是如是，其四大洲及諸山等，烟起猛壯，亦復如是，略說乃至，諸行無常，應求免脫。復次，諸比丘！略說如前，七日出時，其四大洲并及八萬四千小洲，諸餘大山及須彌留山王等，皆悉洞然。地下水際並盡乾竭，其地聚既盡，風聚亦盡。如是火大焰熾之時，其須彌留山王上分七百由旬，山峰崩落。其火焰熾，風吹上燒梵天宮殿，乃至光音。其中所有後生光音宮殿下者諸天子輩，不知世間劫轉壞成，及轉成住，皆生恐怖，驚懼戰悚，各相謂言：『莫復火焰來燒光音諸宮殿也。』是時，彼處光音天中諸天子輩，善知世間劫壞成住，慰喻其下諸天子言：『汝等仁輩，莫驚莫畏(上兩句梵本並再稱)。所以者何？仁輩！昔有光焰，亦至於彼。』時，諸天子聞此語已，即便憶念往昔時光，憶念彼光不離於心，故有此名，名曰光天。彼等如是，極大熾然，猛焰洪赫，無有餘殘灰墨燋燼，可得知別。諸比丘！諸行如是，略說乃至，可求免脫(梵本從此已下還覆述論從一日乃至七日出名住已壞，今悉略之)。

「諸比丘！云何世間壞已復成？諸比丘！彼三摩耶，無量久遠不可計時，起大重雲，乃至遍覆梵天世界。如是覆已，注大洪雨，其雨滂麤，猶如車軸或有如杵，經歷多年百千萬年，而彼水聚漸漸增長，乃至梵天世界為畔，其水遍滿。然彼水聚，有四風輪之所住持。何等為四？所謂一住、二者安住、三者不墮、四者牢主。時，彼水聚雨斷已後，還自退下無量百千萬踰闍那。當於爾時，四方一時有大風起，其風名為阿那毘羅，吹彼水聚，波濤沸涌，攪亂不

住，於中自然出生泡沫。然其泡沫，為彼阿那毘羅大風之所吹擲，從上安置作諸宮殿，微妙可愛，七寶間成，所謂金銀琉璃、頗梨赤真珠、車璩馬瑙等寶。諸比丘！此因緣故，梵身諸天，有斯宮殿諸牆壁等，世間出生。

「諸比丘！如是作已，時彼水聚即便退下無量百千萬踰闍那，略說如前，四方風起，名曰阿那毘羅大風，吹擲沸沫，即成宮殿，名魔身天。垣牆住處，如梵身天，無有異也，唯有寶色，精妙差降，上下少殊。如是造作他化自在諸天宮殿、化樂諸天宮殿牆壁，其次造作刪兜率陀諸天宮殿，其次夜摩諸天宮殿，如是出生，具足悉如梵身諸天，次第而說。

「諸比丘！時彼水聚復漸退下無量百千萬踰闍那，縮而減少，如是停住。彼水聚中，周匝四方，自然起沫，浮水而住，厚六十八百千由旬，廣闊無量。譬若泉池及以泊中，普遍四方，有於漂沫覆水之上彌羅而住。如是如是，諸比丘！彼水聚中普四方面，泡沫上住，厚六十八百千由旬，廣闊無量，亦復如是。

「諸比丘！時，彼阿那毘羅大風，吹彼水沫，即便造作彼須彌留大山王身，次作城郭，雜色可愛，四寶所成，所謂金銀琉璃頗梨等諸妙寶。諸比丘！此因緣故，世間便有彼須彌留山王，出生如是。諸比丘！又於彼時，毘羅大風，吹彼水沫，於須彌留山王上分四方化作一切山峰，其峰各高七百由旬，雜色微妙七寶合成，乃至車璩馬瑙等寶，以是因緣，世間出生諸山峰岫。彼風如是，次第又吹其水上沫，為三十三諸天眾等造作宮殿，其次復於須彌留山東南西北半腹中間四萬二千踰闍那處，為彼四大天王造作諸宮殿住城壁垣牆，雜色七寶可愛端嚴。如是訖已，爾時彼風又取水沫，於須彌留山王半腹四萬二千踰闍那中，為月天子造作大城宮殿處所，雜色七寶，成就莊嚴。如是作已，風復取沫，為日天子造作七日諸天宮殿，城郭樓櫓，七寶雜色，種種莊嚴。以是因緣，世間有斯七日宮殿，安置住持。又諸比丘！彼風次吹其水聚沫，於須彌留大山王所，造作三片城郭莊嚴，雜色七寶，乃至車璩馬瑙等寶，如是城聚世間出生。

「諸比丘！時，彼阿那毘羅大風，次吹水沫，於海水上高萬由旬，為於虛空諸夜叉輩造作頗梨宮殿城郭。諸比丘！此因緣故，世間便有虛空夜叉宮殿城壁，如是出生。

「諸比丘。時，彼阿那毘羅大風，次吹水沫，於須彌留大山王邊，東西南北，各各去山一千由旬，在大海下，造作四面阿修羅城，雜色七寶，微妙可愛，乃至世間，有此四面阿修羅城如是出生。復次阿那毘羅大風，吹彼水沫於須彌留大山王外擲置彼處，造作一山，名曰佉提羅迦，其山高廣，各有四萬二千由旬，雜色七寶，莊嚴成

就，微妙可觀。諸比丘！此因緣故，世間便有佉提羅迦山，如是出生。

「復次，阿那毘羅大風，吹彼水沫，於佉提羅迦山外，擲置彼處，造作一山，名曰伊沙陀羅，其山高廣，各有二萬一千由旬，雜色可愛，七寶所成，乃至車璩馬瑙等寶。諸比丘！此因緣故，世間便有伊沙陀羅山，如是出生。

「復次，阿那毘羅大風，吹彼水沫，擲置伊沙陀羅山外，於彼造作，一山而住，名曰由乾陀羅，其山高廣一萬二千由旬，雜色可愛，乃至為彼車璩馬瑙七寶所成。諸比丘！此因緣故，世間便有由乾陀羅山王出生。如是次第，作善現山，高廣正等，六千由旬；次復造作馬片頭山(舊云半頭)，高廣正等，三千由旬；次復造作尼民陀羅山，高廣一千二百由旬；次復造作毘那耶迦山，高廣正等，六百由旬；次復造作彼輪圓山，高廣正等，三百由旬，雜色可愛，所謂金銀琉璃頗梨，及赤真珠車璩馬瑙等，諸七寶之所成就，廣說如上，佉提羅迦造作無異。諸比丘！此因緣故，世間有斯輪圓山出。

「復次，阿那毘羅大風，吹彼水沫，散擲置於輪圓山外，各四面住，作四大洲，及八萬小洲，并諸餘大山。如是展轉造作成就。諸比丘！此因緣故，世間便有斯四大洲，并及八萬小洲，諸大山等，次第出現。

「復次，阿那毘羅大風，吹彼水沫，擲四大洲及八萬小洲，須彌留山王，并餘諸大山之外，安置住立，名曰大輪圓山，高廣正等，六百八十萬由旬，牢固真實，金剛所成，難可破壞。諸比丘！是因緣故，大輪圓山，世間出生。

「復次，阿那毘羅大風，吹掘大地，漸漸深入，即於其處，置大水聚，湛然而住。諸比丘！此因緣故，世間之中，便有大海，如是出生。復何因緣，其大海水，如是鹹苦，不中飲食？諸比丘！此有三緣。何等為三？一者從火災後無量時節長遠道中，起大重雲，住持彌覆，乃至梵天，然後下雨，其雨滂大，廣說如前。彼大雨汁洗梵身天諸宮殿已，次洗魔身諸天宮殿、他化自在諸天宮殿、化樂宮殿、刪兜率陀諸天宮殿、夜摩宮殿，洗已復洗，如是大洗，彼等洗時，所有鹹鹵辛苦等味，悉皆流下；次洗須彌留大山王身，及四大洲八萬小洲，自餘大山，并輪圓等，如是澆漬，流注洗盪，其中所有鹹苦辛味，一時併下，墮大海中。諸比丘！此一因緣，其大海水鹹不中飲。

「復次，其大海水，為諸大神大身眾生之所居住。何等大身？所謂魚鼈蝦蟇、獺虬宮毘羅、低摩耶低寐(迷私反)彌羅低寐(音同上)、兜羅兜羅祁羅等，其中或有身百由旬，或有二百三四五六七百由旬。如是大身，在其中住，彼等所有屎尿流出，皆在海中，以是因緣，

其海鹹苦，而不中飲。諸比丘！此名第二鹹苦因緣。復次，其大海水又被往昔諸仙所呪，仙呪願言：『願汝成鹽，味不中飲(此兩句梵本再稱)。』諸比丘！此是第三鹹苦因緣，其大海水鹹不中飲。復次，於中有何因緣，大熱燋竭世間出生？諸比丘！若此世間劫初轉時，於彼三摩耶，其阿那毘羅大風，聚彼六日宮殿城郭，擲置於彼大海水下，其安置處，即於彼住。其大水聚，皆悉消盡，不曾盈汎。諸比丘！是因緣故，世間有是大熱燋竭，示現出生，此名世間轉壞已住。

「復次，云何名世間轉壞已成住？諸比丘。譬如現今世間成已，如是住立，有其火災。於中云何復有水災？諸比丘！其水災劫三摩耶時，彼諸人輩有如法行，說如法語，正見成就無有顛倒，持十善行。彼諸人輩當得無喜第三禪處，不勞功力，無有疲倦，自然而得。時，彼眾生得住虛空諸仙諸天梵行道中，得住中已，離喜快樂，即自稱言：『快樂，仁輩！此第三禪，如是快樂。』爾時，彼處諸眾生輩，即共問彼得禪眾生，彼便答言：『善哉仁輩！此是無喜第三禪道，應如是知。』彼等眾生，知已，成就如是無喜第三禪道。禪成已證，證已思惟，思惟已住，身壞命終，生遍淨天。如是下從地獄眾生、閻羅世中、阿修羅中、四天王中，乃至梵世、光音天下，諸眾生輩，一切處一切有皆斷盡。諸比丘！是名世轉。

「復次，於中云何世間轉已而壞？諸比丘！有三摩耶，無量久遠長道時節，大雲遍覆，乃至光音諸天已來，雨沸灰水，無量多年，略說乃至，百千億年。諸比丘！彼沸灰水，雨下之時，消光音天所有宮殿，悉皆滅盡，無有形相微塵影像可得識知。譬如以酥及生酥等擲置火中，消滅然盡，無有形相可得驗知。如是如是，彼沸灰水，雨下之時，消光音天諸宮殿等，亦復如是，無相可知。諸比丘！諸行無常，破壞離散，流轉磨滅，不久須臾，亦復如是，可厭可患，應求免脫。諸比丘！如是梵身諸天、魔身、化樂、他化自在、兜率、夜摩諸宮殿等，為沸灰雨澆洗消滅，略說如前，似酥入火融消失本，無有形相，亦復如是。乃至一切諸行無常，應求免離。諸比丘！彼沸灰水，雨下之時。雨四大洲、八萬小洲、自餘諸山、須彌留山，消磨滅盡，無有形相可得記識，廣說如前。應可患厭，如是變化，唯除見者，乃能信之，此名世轉住已轉壞。

「復次，云何轉壞已成？諸比丘！於時起雲，注大水雨，經歷多年，起風吹沫，上作天宮，廣說乃至，如火災事，是為水災。

「復次，云何有於風災？諸比丘！其風災時，諸眾生輩，如法修行成就正念，生第四禪廣果天處。其地獄中眾生，捨身還來人間，修清淨行成就四禪，亦復如是；畜生道中、閻羅世中、阿修羅中、四天王天、三十三天、夜摩、兜率、化樂、他化，及魔身天、梵世、

光音、遍淨、少光等，成就四禪，廣說如上。諸比丘！是名世間轉成。云何轉壞？諸比丘！於彼無量久遠道中，有大風起，彼之大風，名僧伽多(隋言和合)。諸比丘！彼和合風，吹於遍淨諸天宮殿，令其相著揩磨壞滅，無有形相餘殘可知。譬如壯人取二銅器於兩手中，相揩破壞磨滅消盡，無有形相可得識知。彼和合風，吹遍淨天宮殿磨滅，亦復如是。諸比丘！一切諸行無常破壞，不久須臾，乃至可厭，應求免離。如是次吹光音諸天宮殿，吹梵身天宮殿、魔身諸天、他化自在、化樂、夜摩諸天宮殿，相打相揩，相磨相滅，無形無相，無影無塵可知其相。諸比丘！一切諸行，亦復如是，敗壞不牢，無有真實，應當厭離，早求免脫。

「諸比丘！彼僧伽多大風，吹四大洲，八萬小洲，并餘大山、須彌留山王，舉高一拘盧奢，分散破壞；或二或三四五六七拘盧奢已，分裂散壞；或吹舉高一踰闍那，二三四五六七；或吹舉高百踰闍那，二三四五六七百踰闍那，分散破壞；或吹舉高千踰闍那，二三四五六七千踰闍那；或復舉高百千由旬，分散破壞。彼風如是，吹破散壞，無形無相，無如微塵餘殘可知。譬如有力壯健丈夫，手撮一把麥麨令碎，擲向虛空，分散飄颺，無形無影。如是如是，彼風吹破諸洲諸山，亦復如是。唯除見者，乃能信之。此名世間轉住已壞。復次，世間云何壞已轉成？諸比丘！彼三摩耶無量年歲長遠道中，起大黑雲，普覆世間，乃至遍淨諸天居處。如是覆已，即降大雨，其雨滂麤，猶如車軸，或有如杵，相續注下，如是多年百千萬歲，而彼水聚，深廣遠大，乃至遍淨，滿其中水。四種風輪，持如前說。乃至吹沫，造遍淨宮，七寶雜色，顯現出生。一一悉如火災水災，次第而說。諸比丘！是名世間壞已轉成。云何世間轉成已住？諸比丘。譬如今者，天人世間轉成已住。諸比丘！如是次第，有於風吹，此等名為世間三災。

起世經最勝品第十二上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彼三摩耶世間轉已，如是成時，其眾生輩，多得生於光音天上。彼等於彼天上生時，身心悅豫，歡喜為食，自然光明。又有神通，乘空而行，得最勝色，年壽長遠，安樂而住。諸比丘！彼三摩耶世間轉壞，其轉壞時，虛空無物。於梵宮中，有一眾生，光音天上福業命盡，從光音天下來，生彼梵宮殿中，不從胎生，忽然化有，是梵天名娑婆波帝(上兩句梵本再稱之)，為如是故，有此名生。

「諸比丘！彼時復有自餘眾生，福業壽盡，從光音天，捨身命已，於此處生，身形端正，亦以歡喜持為飲食，自然光明有神通力，騰

空而行，身色最勝，即於此間長遠久住。彼等於此如是住時，無有男女，無有良賤，唯有眾生眾生名也，如是得名。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當於如是三摩耶時，此大地上，出生地肥凝然而住。譬如有人熟煎乳訖，其上便有薄膜而住，或復水上有薄膜住。如是如是，諸比丘！或復於三摩耶時，此大地上，生於地肥凝然而住。譬如攢酪成就生酥，有於如是形色相貌，其味有如無蠟之蜜。爾時，彼處諸眾生輩，其中有生貪性眾生，作如是念：『我於今者，亦可以指取味而嘗，乃至我知此是何物。』時彼眾生作是念已，即以其指齊一節間，取彼地味向口而嘗，吮已意喜，如是一過再過三過，即生貪著，次以手抄漸漸手掬，後遂摶掬而恣食之。時，彼眾生如是以手摶掬食時，於彼復有自餘人輩，見彼眾生如是噉已，即便相學競取而食。諸比丘！彼等眾生，以手如是摶掬地味，食噉之時，彼等身形自然澁惡，皮膚麤厚，軀體濁暗，色貌改變無復光明，亦更不能飛騰虛空，以地肥故神通滅沒。諸比丘！如前所說，後亦如是，彼三摩耶世間之中，便成黑暗。
「諸比丘！為如是故，世間始有大暗出生。復次，云何於彼時節，世間自然出生日月？彼三摩耶現星宿形，便有晝夜，一月半月，年歲時節，名字而生。諸比丘，爾時，日天大勝宮殿從於東出，繞須彌留山王半腹，於西而沒西向沒已，還從東出。爾時，眾生見彼日天大宮殿已，各相告言：『諸仁者輩！還是日天光明宮殿，再從東方出已，右繞須彌留山半腹西沒。』再三見已，各相謂言：『諸仁者輩！此是彼天光明流行，是天光明流行世也。』是故稱言修梨耶修梨耶(修梨耶者隋言此彼是也)，故有如是名字出生。
起世因本經卷第九

起世因本經卷第十

隋天竺沙門達摩笈多譯

最勝品下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其彼光明日大宮殿，縱廣五十一踰闍那，上下四方，周匝正等，七重牆壁、七重欄楯、七重多羅樹，普皆圍遶，雜色間錯，以為莊嚴。彼諸垣牆，皆為金銀瑠璃頗梨，及赤真珠車璩馬瑙等，諸七寶之所成就。普四方面，悉有諸門，彼等諸門，各有樓櫓却敵臺觀，及諸樹林池沼園苑。其中悉生種種樹、種種葉、種種華，及種種果，種種香熏。復有種種諸鳥鳴聲。諸比丘！其彼日天大宮殿中，有二種法，立其宮殿，四方如宅，遙看似圓。諸比丘！其日大宮殿，多有天金及天頗梨，間錯成就，兩分天金。清淨無垢，離諸穢濁，皎潔光明。其一面以天頗梨成，淨潔光明，善磨善瑩，無垢無穢。諸比丘！其彼日天大宮殿中，有五種風，吹轉而行。何等為五？所謂一持、二住、三隨順轉、四波羅呵迦、五將行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其彼日天大宮殿前，別有無量諸天先行。無量百天、無量千天、無量百千諸天而行行時，各各常受安樂牢行，牢行有是名字。又諸比丘！其彼日天大宮殿中，有閻浮檀妙輦出生，其輦上高十六由旬、廣八由旬。而彼輦中，其日天子及內眷屬，入彼輦中，以天五欲功德和合具足受樂歡喜而行。諸比丘！其日天子，壽命歲數，滿五百年，子孫相承，皆於彼治，其宮殿住，滿足一劫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其日天子諸身分中，光明出照閻浮檀輦，其閻浮檀輦中光明出已，照彼日大宮殿。從彼日大宮殿，光明相接出已，照四大洲及於世間。諸比丘！其日天子，具足而有一千光明，五百光明傍照而行，五百光明向下而照。復次，於中何因緣故，其日天子大勝宮殿，照四大洲及眾世界？諸比丘！有一種人能行布施，彼布施時，施於沙門婆羅門及貧窮孤獨遠來乞求，所謂食飲乘騎、衣裳華鬘瓔珞塗香、床敷房舍燈油。凡是資身養活命者，彼布施時，速疾即施，不諂曲施。或復供養諸持戒仙功德具足行善法者，種種承事，彼因是故，受無量種種身心安樂。譬如曠澤空閑山林，或復廣磧而有池水，其水涼冷，清淨輕甜。時，有壯夫遠行疲極，熱惱渴乏，不飲食來已經多日。至彼池所，飲已澡浴，除斷一切渴乏熱惱，出於池外，身意怡悅，受於無量快樂歡喜。如是如是，彼布施

時，心清淨故，身壞命終，於日天子宮殿中生，彼中生已，報得如是速疾稱心飛行宮殿。此因緣故，日大宮殿，照四大洲及餘世界。
「諸比丘！復有一種，斷於殺生、不盜他物、不行邪婬、口不妄語、不飲諸酒，身不放逸，供養持戒功德具足諸仙諸賢，親近純直善法行人，廣說如前，身壞命終，隨願往生日天宮殿，住彼當受速疾果報，是故名為諸善業道。此因緣故，其日宮殿，照四大洲并餘世界。復有一種，修不殺生，乃至正見，彼曾供養諸仙持戒功德具者，純直善行，曾值遇彼清淨因緣，亦當報生日宮殿中受速疾果。以是緣故，其日宮殿，照四大洲及餘世界，廣說如前。
「諸比丘！六十剎那名一羅婆，三十羅婆名牟休多。諸比丘！若干剎那，若干羅婆，及牟休多，其日宮殿，六月北行，日於一日行六俱盧奢，不曾暫時離於日道。六月南行，亦一日行六俱盧奢，不差日道。諸比丘！其日宮殿，六月行時，其月宮殿，十五日中還爾許行。
「復次，於中有何因緣，生諸熱惱？諸比丘！其日宮殿，六月之中，向北道行，一日中行六俱盧奢，亦不曾離日道而行，但於其中，有十種緣故生熱惱。何等為十？諸比丘！須彌留山王外，其次有山，名佉提羅迦，高廣正等四萬二千由旬，雜色可觀，七寶成就，於其中間，日大宮殿所有光明，照於彼山觸而生熱，彼三摩耶，致有熱惱，此第一緣故生熱惱。復次，諸比丘！佉提羅迦山外，其次有山名伊沙陀羅，高廣正等二萬一千由旬，於其中間，日大宮殿所有光明，照觸彼山，此是第二熱惱。其次由乾陀山，高廣一萬二千由旬，是第三緣。其次善現山，高廣六千由旬，是第四緣。其次馬片頭山，高廣三千由旬，是第五緣。其次尼民陀羅山，高廣一千二百由旬，是第六緣。其次毗那耶迦山，高廣六百由旬，是第七緣。其次輪圓山，高廣三百由旬，是第八緣。其次，從此大地已上虛空，高萬由旬，彼有夜叉諸宮殿輩，頗梨所成，是第九緣。其次四大洲中，并及八萬小洲之中，自餘大山、須彌留山王等，是第十緣。具足應如佉提羅迦中說，此是十種，日大宮殿，六月之中，向北道行，熱惱因緣。
「復次，於中何因何緣，有諸寒冷？諸比丘！日大宮殿，六月已後，向南而行，於中復有十二因緣，故生寒冷。何等十二？諸比丘！其須彌留山、佉提羅迦等，二山中間，須彌留海，廣八萬四千由旬，周迴無量優鉢羅、鉢陀摩、究牟陀、奔茶梨迦等華，悉皆遍滿，甚有香氣，於彼中間日大宮殿所有光明，而相照觸，此是第一寒冷因緣。如是次第，伊沙陀羅山，是第二緣。由乾陀山，是第三緣。善現山，是第四緣。馬片頭山，是第五緣。尼民陀羅山，是第

六緣。毗那耶迦山，是第七緣。輪圓之山，是第八緣。其中諸花，具足次第，應如佉提羅迦山中廣說。
「復次，所有閻浮洲中諸河流行，日大宮殿所有光明，而相照觸，故有寒冷，略說乃至，此是第九寒冷因緣。
「復次，所有閻浮洲中諸河流行，其瞿陀尼洲中諸河流行，倍多於彼，日大宮殿，所有光明，而相照觸，此是第十寒冷因緣。
「復次，所有瞿陀尼洲中諸河流行，其弗婆提洲中諸河流行，倍多於彼，此是第十一緣。
「復次，所有弗婆提洲中諸河流行，其欝多羅究留洲中諸河流行，倍多於彼，日大宮殿光明而相照觸，此是第一寒冷，此是第十二緣。
「諸比丘！日大宮殿，六月向南行，日於一日行，六俱盧奢，不違其道，於中有此十二因緣，所以寒冷。
「復次，於中有何因緣，其冬天時，夜長晝短？諸比丘！其日宮殿，過六月已，次向南行，日於一日，日行六俱盧奢，亦不差移。但於彼時，其日在於閻浮提洲最南邊際，地形狹小，日過速疾。
「諸比丘！此因緣故，其冬分中，晝短夜長。復次，於中有何因緣，春夏晝長其夜短促？
「諸比丘！日天宮殿，過六月已，向北而行，一日中行六俱盧奢，亦不差移，乖異常道。但於彼時，正在閻浮處內而行，地寬行久，所以晝長。諸比丘！此因緣故，春夏晝長，其夜即短。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若閻浮提洲日中，於弗婆提洲則日沒，其瞿陀尼洲日出，欝多羅究留洲正夜半；若瞿陀尼洲日中，其閻浮提洲日沒欝多羅究留洲日出，弗婆提洲夜半；若欝多羅究留洲日中，其瞿陀尼洲日沒，弗婆提洲日出，閻浮提洲夜半；若弗婆提洲日中則欝多羅究留洲日沒，閻浮提洲日出，瞿陀尼洲夜半。諸比丘！其閻浮提洲人所有西方，瞿陀尼洲人以為東方；其瞿陀尼洲人所有西方，欝多羅究留洲人以為東方；其欝多羅究留洲人所有西方，弗婆提洲人以為東方；其弗婆提洲人所有西方，閻浮提洲人以為東方。南北二方，亦復如是。」
佛於此中，說優陀那：

「轉住及轉壞，　天出及薄覆，
十二重風吹，　於前諸天行。
樓櫓及風吹，　身體光明照，
布施持戒業，　剎那羅婆過。
說熱有十緣，　論寒十二種，
晝夜及日中，　東西說四方。

「諸比丘！其月天子最大宮殿，縱廣正等四十九由旬，周匝上下，七重垣牆、七重欄楯、七重鈴網，復有七重多羅行樹，而為圍繞，雜色可觀。彼諸牆壁，皆以金銀乃至馬瑙七寶所成，四面諸門，各有樓櫓，種種莊校，廣說如前日天宮殿，乃至眾鳥，各各自鳴。諸比丘！其月宮殿，純用天金銀，天青琉璃，以為間錯，其二分銀，清淨無垢，無諸滓穢，其體皎潔，甚為明曜；彼之一分，天青瑠璃，亦復清淨，表裏映徹，光明遠照。諸比丘！其月天子最勝宮殿，有五種風所持而行。何等為五？一持、二住、三順、四攝、五行，以是五種因緣持故，其月宮殿依空而行。諸比丘！其月宮殿，復有無量諸天宮殿，在前而行，無量百千萬數諸天在前而行；其行之時，受於無量種種快樂。彼諸天等，皆有名字。諸比丘！其月天子大宮殿中，更復別有青瑠璃輦，其輦出高十六由旬，廣八由旬，其月天子及諸天女，入於輦中，以天種種五欲功德，和合受樂，歡娛悅豫，隨意而行。

「諸比丘！其月天子，依天數量，壽五百歲，子孫相承，皆於彼治，然其宮殿，住於一劫。諸比丘！其月天子諸身分中，光明出已，即便照彼青瑠璃輦，其輦光照月大宮殿，月宮殿光照四大洲。諸比丘！其月天子有五百光向下照行，有五百光傍照而行，故名月天千光照也，亦復名為涼冷光明。

「諸比丘！何因緣故，月大宮殿照四大洲？過去世時，布施沙門及婆羅門、貧窮孤獨遠來乞求，所謂食飲乘騎、衣服華鬘諸香、床鋪房舍諸資生等，而彼施時，應時疾與，不諂曲心，或復供養諸仙持戒具功德者，正直純善，彼因緣故，受無量種種身心快樂。譬如空閑山林荒澤曠野磧中，有一池水，凉冷輕美，無有濁穢。是時，有人，遠行疲乏，飢渴熱逼，入彼池中，澡浴飲水，除一切苦，受無量樂。如是如是。彼因緣故，生月天子宮殿之中，受樂果報。

「諸比丘！復有一種，斷於殺生，乃至斷酒及放逸行，供養承事諸仙人等，亦生於彼月宮殿中，照四洲界。復有斷殺乃至正見，故得速疾空行宮殿，此則名為諸善業道。又何因緣，其月宮殿，漸漸而現？有三因緣。何等為三？一者偑方面出；二者有青身諸天，形服瓔珞一切悉青，常半月中，隱覆其宮，以隱覆故，彼時月形，漸漸而現；三者從彼日天大宮殿中，別有六十光明出已，障彼月輪。以是義故，漸漸而現。

「復次，於中何因緣故，其月宮殿，圓淨滿足，如是顯現？諸比丘！此亦三緣，故使如是。一者彼時月大宮殿，正方面出，以是義故，圓滿而現。復次，彼青色天，衣服瓔珞一切皆青，常半月中，隱月宮殿，而月宮殿，於逋沙他十五日時，圓滿光明，照曜熾盛。

譬如多有諸種油脂，中然大炬，彼等一切諸餘燈明，悉皆翳覆。如是如是，月大宮殿，十五日時，每恒如是。復次，日大宮殿，六十光明出已，障彼清淨月輪。而月宮殿，於逋沙他十五日中，圓滿具足，於一切處，皆捨翳障，彼時日光，不能覆蔽。

「復次，於中何因緣故，月大宮殿，於彼黑月第十五日，一切不現？諸比丘！其月宮殿，於彼黑月第十五日，近日宮殿行。彼由日光作覆翳故，一切不現。復次，何緣月大宮殿得名月也？

「諸比丘！其月宮殿，於彼黑月一日已去，以其光明顏色威德缺而減少，以此因緣得名月也。復次，於中何因緣故，月大宮殿，其中有影？諸比丘！有閻浮樹，因此故言閻浮洲也，於彼清淨月輪光明，為其作影，此因緣故，有於影現。復何因緣，有諸河水流於世間？諸比丘！有日故有熱，有熱故有惱，有惱故有炙，有炙故有汗濕，有汗濕故，諸山之中，汁流水出。諸比丘！此因緣故，河流世間。復何因緣，有五種子世間出現？諸比丘！若於東方，或有世界，轉成已壞，或壞已成，或成已住；南西北方，成壞及住，亦復如是。爾時，阿那毘羅大風，別於他界，轉成住處，吹五種子，散此界中，散已復散，乃至大散，所謂根子、莖子、節子、合子、子子，此為五子。諸比丘！閻浮大樹，有是色果。譬如摩伽陀國中量斛摩尼，彼等摘已，其汁流出，色譬如乳，味甜如蜜。

「諸比丘！閻浮樹果，有五種分，出生利益，謂東、南、西、上、下。彼東分者，諸揵闥婆輩食，其南分有七種大聚落人輩食，所謂一不正叫、二叫喚、三不正體、四賢、五善賢、六牢、七勝。於彼七種大聚落中，有七黑山，所謂一偏箱、二一搏、三小棗、四何髮、五百偏頭、六能勝、七最勝。彼七山中，有七梵仙所居之窟，一善眼、二善賢、三小、四百偏頭、五爛物池、六黑人、七增長時。其西分中金翅鳥輩食，上分虛空夜叉輩食，下分海中諸蟲輩食。於中有優陀那偈：

「初說雨多少，　宮殿中示現，
二事多有風，　於前諸天行。
輩及於壽命，　身體光明照，
布施持戒業，　偏及滿足輪。
月影及不現，　有影何因緣，
諸河諸種子，　閻浮樹最後。

「諸比丘！劫初眾生，食地味時，既資益已，久長住世。而彼等輩，若多食者，顏色即劣；若少食者，光相殊勝。當於彼時，形色現故，眾各相欺，言爭勝劣，勝者生慢。以我慢故，地味便沒。即

生地皮，色味具足。譬如成就羯尼迦囉花，有如是色，又如淳蜜無蠟，有如是味。彼等眾生，共聚集已，憂愁苦惱，椎胷叫喚，迷悶困乏，唱言：『嗚呼我地味！嗚呼我地味！』譬如今者，所有勝味，既嘗知已，唱言：『嗚呼！此是我味。』執著舊名，不知真義，彼等眾生，亦復如是。時，彼眾生食於地皮，久長住世，多食色麤、少食形勝。以勝劣故，我慢相陵，地皮復沒。便生林蔓，形色成就，香味具足。譬如成就迦藍婆柯花，有如是色，割之汁流，猶無蠟之蜜，乃至如前，聚共愁惱。如是次第，林蔓沒已，粳米出生，不曾耕種，自然顯現，無芒無糠，清淨米粒，香味具足。彼時眾生，如是食已，其諸身分，即有脂髓皮肉筋骨膿血眾脉，及有男女根相而彰。根相既生，染心即起。以有染故，數相視瞻，既數相看，便生愛欲。以欲愛故，便於屏處，行非梵行，不淨欲法。彼時，復有自餘眾生，未如此者，見已告言：『謂汝眾生，所作甚惡，云何如此？』其彼眾生，遂生慙愧，墮在不善諸惡法中，即得如是波帝波帝之名字也(梵語波帝隋言夫主)。時，彼眾生以墮如是諸惡法故，共行欲者，將飯食來，言『有墮也』、言『有墮也』，如是立名，為婆梨耶婆梨耶也(梵語婆梨耶隋言婦)。諸比丘！此因緣故，舊時下來諸勝人輩，見於世間夫婦出故，彼等眾輩，以左手捉用右手，推令離彼處。而彼眾生，或復二月，三月去已，還復歸來。時，彼眾輩見彼還來，即以杖木土塊瓦石，而用打擲，作如是言：『汝善隱藏！汝善隱藏。』譬如今者，諸女嫁時，或復擲花金銀衣服及擲羅閣(梵稱羅閣隋言熱稻穀花)，復作如是呪願言語：『願汝新婦，安隱快樂。』諸比丘！如是次第，往昔眾人，如是惡作，見今諸人，亦如是作。以是因緣，諸眾生輩，於世法中，行於惡行。如是次第，起作舍屋，為彼惡業作覆藏。故偈言：

「初時作占婆，　於後波羅奈，
過劫殘末際，　規度王舍城。

「諸比丘！此因緣故，前最勝者，造作村城聚落處所、國邑王宮，莊嚴世間出生住處，如是眾輩，更復增長非法行時。有餘眾生，福命業盡，從光音天捨身來下，母腹受胎。諸比丘！此因緣故，舊時勝者先生世間，彼等眾生餘福力故，不須耕種，而有自然粳米出生。若有欲須，日初分取，於日後分即復還生；日後分取，日初還生，成熟一種；若不取者，依舊常在。時，彼眾生福漸薄故，懶惰懈怠，貪恪心生，作如是念：『今此粳米，不曾耕種，何用辛苦，日初日後時別各取，徒自困乏？我今寧可一時頓取。』遂即併取。時，餘眾生喚彼人言：『食時節至，可共相逐，收取粳米。』彼人

報言：『我以一時，為日初後，頓取將來。汝欲去者，可自知時。』彼作是念：『此眾生等，善作快樂，於日初後，一時頓取。我今應當為兩三日，亦可併收。』即便悉取。爾時，更有別眾生喚彼眾生言：『我等可共收取粳米。』彼即報言：『我前總已取三日分，汝自知時。』彼眾生聞，復作是念：『此人甚善，我今亦宜一時併取四五日分，為貯積故。』時彼粳米，即生皮糠，裹米而住；被刈之者，即更不生；未刈之處，依舊而住。其此稻穀，即便段別，叢聚而生。是時，眾生相共聚集，愁憂悲哭，各相謂言：『我憶往昔，意所生身，以喜為食，自然光明，騰空自在，神色最勝，壽命長遠。而為我等，忽生地味，色香味具，食已久住。其多食者，色形則麤；少食之者，顏色猶勝。爭勝劣故，起憍慢心，則成差別，緣於此故。地味滅沒，次生地皮，次生林蔓，次生粳米，乃至皮糠，刈者不生，不刈如舊。以如是故，成此一叢段別住也。我等今者，宜應分壃結作界畔，并立謫罰，彼是汝許，此是我分，侵者罰之。』諸比丘！此因緣故，世間便有界畔謫罰名字出生。

「爾時，別有餘一眾生，自惜己稻，盜他稻穀。餘人見已，即告彼言：『謂汝眾生，汝惡作也，汝惡作也。云何自有，盜取他稻！』呵已而放，更莫如此。而彼眾生，已復再作，亦且呵放，如是再三，猶不改悔。麤言呵責，以手打頭，牽臂將詣眾人之中，告眾輩言：『此人盜他！』而彼眾生，對於眾前，拒諱爭鬪，語眾輩言：『此之眾生，麤惡言語，罵詈於我，以手打我。』時彼眾輩，聚集憂愁，悲哭叫喚：『我等今者，相共至此，困惡處也。我等已生惡不善法，為諸煩惱增長未來生老苦果，當向惡趣。現見以手共相牽排，駈遣呵責。我等今應求正守護，為我作主。合呵責者正作呵責，合謫罰者即正謫罰，合駈遣者即正駈遣。我等所有田分稻穀，各自收來。彼守護主，有所須者，我等供給。』大眾如是共平量已，時彼眾輩，即共推求正守護者。

「爾時，彼處大眾之中，別有一人，長大最勝，可愛端正，形容奇特，微妙可觀，身色光儀，種種具足。時諸眾輩，向彼人邊，作如是言：『善哉仁者！汝為我等，作正守護。我等此處各有田畔，勿使侵欺，合呵正呵。合責正責，乃至謫罰，合遣正遣。我等所收不耕稻穀，當分與汝，不令乏少。』彼人聞已，即許可之，為作正主，訶責謫罰，駈遣平正，無有侵凌。眾斂稻穀，而供濟之，不令短闕。如是依法，為作田主。以從彼等眾生田裏，取地分故，因即立名，為剎帝利(剎帝利者隋言田主)。時，彼眾生悉皆歡喜，依誡奉行。彼剎帝利，於眾事中，智慧巧妙，處彼眾內，光相最勝，是故稱名，為曷囉闍(曷羅闍者隋言王也)，大眾立為大平等王，是故名為摩訶三摩多(摩訶三摩多者隋言大眾平等王也)。諸比丘！其摩訶三摩多作王

之時，彼諸人輩因始立名，為薩多婆(薩多婆者隋言眾生)。諸比丘！其摩訶三摩多王有息，名乎盧遮(隋言意喜)。諸比丘！彼乎盧遮作王之時，彼諸人輩稱為何夷摩柯(隋言金者)。諸比丘！其乎盧遮王有息，名柯梨耶哪(隋言正真)。諸比丘！其柯梨耶哪作王之時，彼諸人輩稱為帝羅閣(隋言烏麻生也)。諸比丘！其柯梨耶哪王有息，名婆羅柯梨耶哪(隋言最正真也)。諸比丘！其婆羅柯梨耶哪作王之時，彼諸人輩稱為阿婆囉騫咃(隋言雲片)。諸比丘！其雲片王有息，名烏逋沙他(隋言齋戒)。諸比丘！其齋戒王在位之時，彼諸人輩稱為多羅承伽(隋言木脛)。諸比丘！其齋戒王頂上自然出一肉胞，生於童子，端正具足，三十二相，生已唱言：『摩陀多(摩陀多者隋言持戒)。』其頂生王，具大神通，甚有威力，統四大洲，自在治化。諸比丘！此等六王，壽命無量。諸比丘！其頂生王右脞出胞，生一童子，端正具足，三十二相，名右脞生，亦有威力，統四大洲；其右脞王，左脞出胞，生一童子，亦三十二相，名左脞生，具威德力，王三大洲；其左脞王，右膝肉胞，生一童子，威相如前，王二大洲；其右膝王左膝生一童子，威相如前，領一大洲。

「諸比丘！從此已來，有轉輪王，皆領一洲，汝等當知。諸比丘！如是次第，最初眾立大平等王、次意喜王、次正真王、次最正真王、次受齋戒王、次頂生王、次右脞王、次左脞王、次右膝王、次左膝王、次已脫王、次已已脫王、次體者王、次體味王、次果報車王、次海王、次大海王、次奢俱梨王、次大奢俱梨王、次茅草王、次別茅草王、次善賢王、次大善賢王、次相愛王、次大相愛王、次叫王、次大叫王、次尼梨迦王、次那瞿沙王、次狼王、次海分王、次金剛臂王、次牀王、次師子月王、次那耶坻王、次別者王、次善福水王、次熱惱王、次作光王、次曠野王、次小山王、次山者王、次焰者王、次熾焰王。諸比丘！其熾焰王，子孫相承，有一百一，並悉在彼逋多羅城，治化天下。其最後王，名為降怨，以能降伏諸怨敵故，名曰降怨。

「諸比丘！其降怨王子孫相承，於阿踰闍城中治化，有五萬四千王，其最後王，名為難勝。

「諸比丘！其難勝王子孫相承，於波羅奈城中治化，有六萬三千王，彼最後王名難可意。諸比丘！其難可意子孫相承，於柯箄囉城中治化，有八萬四千王，彼最後王，名為梵德。諸比丘！其梵德王子孫相承，於彼白象城中治化，有三萬二千王，彼最後王，名為象德。諸比丘！其象德王子孫相承，於拘尸那城中治化，有三萬二千王，彼最後王，名曰藿香。諸比丘！其藿香王子孫相承，於優羅奢城中治化，有三萬二千王，其最後王，名那伽那嗜。諸比丘！其那嗜王子孫相承，於難降伏城中治化，有三萬二千王，彼最後王名曰

降者。諸比丘！其降者王子孫相承，於葛那鳩遮城中治化，有一萬二千王，彼最後王，名勝軍。諸比丘！其勝軍王子孫相承，於波波城治化天下，有一萬八千王，彼最後王，名曰天龍。諸比丘！其天龍王子孫相承，於多摩梨奢城中治化，有二萬五千王，彼最後王，名曰海天。諸比丘！其海天王子孫相承，還於多摩梨奢城中治化，有一萬王，彼最後王，還名海天。諸比丘！彼海天王子孫相承，於檀多富羅城中治化，有一萬八千王，彼最後王，名為善意，子孫相承，於王舍大城治化，有二萬五千王，彼最後王，名善治化。諸比丘！善治化王子孫相承；還於波羅奈城中治化，有一千一百王，彼最後王，名大帝君。諸比丘！大帝君王子孫相承，於茅主大城中治化，有八萬四千王，彼最後王，復名海天。諸比丘！其海天王子孫相承，還於逋多羅城中治化，有一千五百王，彼最後王，名為苦行。諸比丘！其苦行王子孫相承，還於茅主大城中治化，有八萬四千王，彼最後王，名為地面。諸比丘！其地面王子孫相承，還於阿踰闍城中治化，有一千王，彼最後王，名為持地。諸比丘！其持地王子孫相承，還於波羅奈大城中治化，有八萬王，彼最後王，名曰地主。諸比丘！其地主王子孫相承，於寐(亡毘反)洟(湯梨反)羅城中治化，有八萬四千王，彼最後王，名曰大天。諸比丘！其大天王子孫相承，於彼寐洟羅大城中治化，有八萬四千剎帝利王，彼一切王，於彼寐洟羅城菴婆羅林中，修行梵行，其最後王，名曰尼寐王、次沒王、次堅齊王、次軻呶王、次優波王、次呶摩王、次善見王、次月見王、次聞軍王、次法軍王、次降伏王、次大降王、次更降王、次無憂王、次除憂王、次肩節王、次王節王、次摩羅王、次婁那王、次方主王、次塵者王、次迦羅王、次難陀王、次鏡面王、次生者王、次斛領王、次食飲王、次饒食王、次難降王、次難勝王、次安住王、次善住王、次大力王、次力德王、次堅行王。諸比丘！其堅行王子孫相承；於迦奢波城中治化，有七萬五千王，彼最後王，名菴婆梨沙。諸比丘！其梨沙王子，名善立。諸比丘！其善立王子孫相承，於波羅大城中治化，有一千一百王，彼最後王，名枳梨祁。

「諸比丘！彼時有迦葉如來、阿羅訶、三藐三佛陀，出現世間，菩薩於彼修行梵行，生兜率天。枳梨祁王息，名為善生，子孫相承，還於逋多羅城中治化；有一百一王，彼最後王，名耳。其耳王有二息，一名瞿曇，二名婆羅墮闍；彼王一息，名甘蔗種。諸比丘！其甘蔗種子孫相承，還於逋多羅城中治化，有一百一甘蔗種王，彼最後王，名不善長甘蔗種王。諸比丘！不善長王，而生四子，一名優牟佉，二名金色，三名似白象，四名足璩。其足璩息，名曰天城。其子牛城，子孫相承，於迦毘羅婆蘇都城中治化，有七萬七千王。

彼最後王，名廣車王、次別車王、次堅車王、次住車王、次十車王、次百車王、次九十車王、次雜色車王、次智車王、次廣弓王、次多弓王、次兼弓王、次住弓王、次十弓王、次百弓王、次九十弓王、次雜色弓王、次智弓王。

「諸比丘！其智弓王生於二息，一名師子頰，二名師子足。其師子頰紹繼王位，生於四子，一名淨飯，二名白飯，三名斛飯，四名甘露飯。又生一女，名為不死。諸比丘！其淨飯王生於二子，一悉達多，二名難陀；白飯二子，一名帝沙童，二名難提迦；斛飯二子，一阿泥婁馱，二跋提梨迦；甘露飯王亦生二子，一阿難陀，二提婆達多。其不死女，唯有一子，名世婆羅；菩薩一子，名羅睺羅。

「諸比丘！如是次第，從於大眾平等王來，子孫相承，最勝種族，至羅睺羅童子身上成阿羅漢，斷於煩惱，盡生死際，更無復有。諸比丘！此因緣故，舊往昔時，有勝剎利，世間出生，依於如法，非不如法。諸比丘！有如是法，世間剎利，最為勝生。爾時，自餘諸眾生輩，如是念言：『世間有為，是病是癰，是其毒箭。』熟思惟已，棄捨有為，於空山澤，造作草庵，寂靜禪定。有所求須，或日初分，或後分中，出於草庵，入村乞食。眾人見已，須者與之，復為造作，或有稱言：『此等眾生，最好作善，棄捨世間，有流不善諸惡法故，名婆羅門。』此因緣故，婆羅門種，世間出生。或有眾生，禪定不成，倚著村落，多教呪術，因此得名為教者也；以其下來入村舍故，名向聚落；復為成就諸欲法故，名成就欲。此因緣故，舊往昔時，勝婆羅門，高行種姓，世間出生，依於如法，非不如法。復有自餘諸眾生輩，造作種種求利技能、工巧藝術諸業之處，以此得名為毘舍也。此因緣故，舊往昔時，毘舍種姓，現於世間，彼亦如法，非不如法。諸比丘！此等三種，世間生已，於後復有第四種姓，世間出生。諸比丘！復有一種，各自毀呰自家法已，剃除鬚髮，身著袈裟，棄捨世間，出家修道，口自唱言：『我作沙門。』彼作是稱，即成正願婆羅門也；毘舍亦然。復有一種，如前毀呰，亦捨出家，口自稱：『我當作沙門。』為彼故，有如是正願。諸比丘！復有一種剎利，以身口意行於惡行，以惡行故，身壞命終一向受苦；其婆羅門及毘舍等，亦如是。復有一種剎利，以身口意行善行故，身壞命終一向受樂；婆羅門、毘舍亦然。

「諸比丘！復有一種剎利，以身口意行二種行，身壞命終當受苦樂；婆羅門、毘舍亦爾。諸比丘！復有一種剎利，正信出家修習，證於三十七助道，能盡諸漏，心解脫、智解脫，現見證法，得諸神通，既作證已，口自唱言：『我已盡生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更不受有。』其婆羅門、毘舍亦爾。諸比丘！此三種姓，於彼邊生，

能成就明行足，得阿羅漢，名為最勝。諸比丘！其梵王娑訶波底，昔於我前說如是偈：

「『剎利勝生者，　若出諸種姓，
明行足成就，　彼最勝天人。』

「諸比丘！其梵王娑訶波底，彼偈善頌，非為不善，我已印可。諸比丘！我多陀阿伽度、阿羅訶、三藐三佛陀，亦說此義。諸比丘！如是次第，我所具說，世間轉成轉壞轉住。諸比丘！若有教師，為諸聲聞，所應作處，哀愍利益，而行慈悲，我已作訖，汝等須依。諸比丘！此等空閑山林樹下、虛房靜室、土窟崖龕，或塚墓間，以稻芊等，為草庵住，離於村舍聚落居停如是之處。汝等比丘，應修習禪，勿墮放逸，致令後悔。此我教示，汝諸比丘。」
佛說經已，諸比丘等，歡喜奉行。
起世因本經卷第十
按中亞出土梵本三葉屬長阿含，阿吒那智經眾集經是也。
1.阿吒那智經一葉 (Hoernle Mss. 149 X/6) D. 32, Āṭānaṭiya sutta
呪經名漢譯今闕，開元錄九沙門那提下云，阿吒那智經一卷，龍朔三年於慈恩寺譯，見續高僧傳。
善見律十一云，若國王及聚落大檀越有病者，遣人至寺，請比丘為說呪，比丘為說阿吒那吒經 (Āṭānāṭa)。
十誦律廿四亦舉長阿含經名阿吒那吒劍 (Āṭānāṭikam)。
2.眾集經二葉 (Hoernle Mss. 149 X/25 及 X/29) D. 33, Saṅgīti
sutta 法數經名 [No. 1(9)]。
又按漢譯凡三十經，其中增一 [Ekottara, No. 1(11)] 三聚 [Trirāsi, No. 1(12)] 世記 [Lokaprajñapti, No. 1(30)] 三經巴本全闕，巴本凡三十四經，其中四經漢譯全闕，二經收于中阿含，今揭其全表。
1.Brahmajāla (21)梵動經
2.Sāmaññaphala (27)沙門果經
3.Ambaṭṭha (20)阿摩晝經
4.Soṇadaṇḍa (22)種德經
5.Kūṭadanta (23)究羅檀頭經
6.Mahāli 闕
7.Jāliya 闕
8.Kassapasīhanāda (25)倮形梵志經
9.Poṭṭhapāda (28)布檀婆樓經
10.Subha 闕

11.Kevaddha (24)堅固經
12.Lohicca (29)露遮經
13.Tevijjā (26)三明經
14.Mahāpadhāna (1)大本經
15.Mahānidāna (13)大緣方便經
16.Mahāparinibbāna ┐
├(2)遊行經
17.Mahāsudassana ┘
18.Janavasabha (4)闍尼沙經
19.Mahāgovinda (3)典尊經
20.Mahāsamaya (9)大會經
21.Sakkapañha (14)釋帝桓因問經
22.Mahāsatipaṭṭhāna 念處經[中阿含 (98)]
23.Pāyāsi (7)弊宿經
24.Pāṭika (波梨子) (15)阿㝹夷 (Anuppiya) 經
25.Udumbarika (烏暫婆) (8)散陀那 (Sandhāna) 經
26.Cakkavatti (6)轉輪聖王修行經
27.Aggañña (5)小緣經
28.Sampasādanīya (18)自歡喜經
29.Pāsādika (17)清淨經
30.Lakkhaṇa 三十二相經[中阿含 (59)]
31.Siṅgālaka (16)善生經
32.Āṭānāṭiya 闕(阿吒那智經)
33.Saṅgīti (9)眾集經
34.Dasuttara (10)十上經
(以上　長阿含對照表)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